

红色年代

——大兴革命斗争故事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主 编：张振东 魏书亮

副主编：曹艾君

编 辑：赵玉良 胡岩芳 史 楠

前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精神，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使“中国号”这艘巨轮继续破浪前进、扬帆远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我们编辑出版《红色平南——大兴革命斗争故事》，就是要让人们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满信心，开创未来，建设好我们的明天。

大兴位于北京南郊，素有“京南门户”之称，弯弯的永定河流经大兴西南，河对岸就是河北省廊坊市、涿州市。区域东西宽、南北长均约 44 公里，总面积 1036 平方公里（含亦庄新城大兴部分）。

在这片沃土上，大兴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在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中，大兴人民前仆后继，战斗不息，这种抵御外来侵略和反抗封建剥削与压迫的斗争精神，形成大兴人民的光荣传统。大兴的革命武装，活跃在大兴、固安、安次、涿州等平

序

南地区，这里是晋察冀边区冀中区革命斗争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都先后对这一地区实行严酷统治，使这里的斗争极为艰难、残酷、激烈。但是大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投身于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和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赢得了彻底解放，谱写了大兴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在这片土地上，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出现过许多感人的英勇悲壮的斗争事迹，有 400 多名英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未来更不应该忘记他们。

今天，大兴迎来了发展的新阶段，在先烈们曾经抛头颅洒热血的土地上，我们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力以赴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发展的大兴，腾飞的大兴已经形成。特别是随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通航，大兴将向世界展现出新国门的新形象，这些都是无数革命先辈舍生忘死换来的，我们应永远铭记！

——大兴区史志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大兴位于北京南郊，境内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素有“京师南大门”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大兴地区军民在这里建立了平南根据地，所以又被称为平南地区。所谓平南地区，泛指北平以南、平汉铁路以东、永定河以北、北宁铁路以西的广大区域，包括当时的大兴大部，宛平南部，固安押堤区，永清查马坊区，安次白家务、旧州及万庄一带，良乡窑上区和涿县码头区。开辟平南，使其逐步由敌战区变为抗日游击区，进而建设隐蔽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这对于巩固、发展冀中十分区抗日根据地，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兴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顽强不息地坚持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谱写了大兴革命斗争史上辉煌的一页。

中国共产党在大兴的早期活动起源于 1930 年。当年 7 月，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李立国（又名李烈飞）派平杰三到大兴黄村一带开辟党的工作。平杰三在位于黄村火车站东北一里地的河北省立实验乡村民众教育馆，以职员身份接近、团结进步青年，

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革命思想，先后秘密发展了张秀中、甄柳风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共黄村支部，直属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他们深入附近村庄，启发农民觉悟，在黄村火车站的铁路工人中建立“赤色工会小组”，以民众教育馆的名义在礼堂集会，散发传单，号召民众。但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平杰三等人过早暴露，12月党的组织活动被迫停止。尽管中共黄村支部存在时间不长，但它为中国共产党以后在大兴地区的发展和壮大打下了思想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武力侵华，人民群众停止内战、一致抗战的热情日益高涨。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示威游行，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受“一二九”运动影响，1936年1月，平津学生3000多人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北平第一、第二团途经大兴的青云店、大辛庄、礼贤等地，组织“儿童抗日团”并举行群众集会，宣传抗日救国道理。

驻守大兴地区的国民党29军广大官兵，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要求抗日。中共北平市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对29军上层进行抗日争取工作。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南苑29军军官教导团聘请了共产党员和进步教授任教官，进行抗日思想教育。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大兴地区沦为敌占区。面对日军的烧杀抢掠，大兴地区军民奋起抵抗，第一仗就是团河保卫战。在日军不断向中国军队挑衅的紧急形势下，1937年7月25日，驻防河间的国民党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奉命增援南苑，

7月27日拂晓赶至大兴团河。午后一点多钟，从黄村、魏善庄下火车的日军第20师团河边旅团千余人，分两路向团河行宫发起攻击。29军守军凭借简易工事奋勇抵抗，双方均伤亡惨重。激战到傍晚，赵登禹率部撤至南苑。次日，日军集中优势兵力3000余人，向南苑29军驻地发起总攻，南苑失守，佟麟阁、赵登禹壮烈殉国。日军沿平大公路两侧分兵数路追踪南下的29军，沿途杀害大兴民众，仅在济德堂一次就杀害青壮年农民18人。

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吓不倒有着光荣斗争传统的大兴人民，他们奋起抵抗，自卫队、联庄会等各种民间武装蜂拥而起。1937年8月初，在永定河西岸长安城村避难的辛庄村村民李万兴、刘瑞等20余人，自发成立长安城义勇队，并秘密潜回永定河东岸，伏击日军巡逻队，打响了大兴人民自发武装抗日第一枪。1939年春夏，为反日伪收缴民间枪支，采育上路（采育镇以北20余村）和采育下路（采育镇以南近20个村）以各村自卫团为基础，分别成立联庄会武装，与敌人展开反收枪斗争，第三路总指挥阎墨缘在敌人的“讨伐”中，为掩护群众壮烈牺牲。1939年春，朱家务村村民赵景安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后编入中共冀中五分区改编为警备第二营。这支抗日武装，多次与日伪军作战，为开辟永定河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大兴县各阶层积极投入抗日斗争中。1938年南各庄镇商会会长、南各庄小学校长、开明士绅夏赞亭，与八路军三纵队独立第一支队取得联系，并协助该部深入大兴南部边缘地区，打击日伪势力。在他的影响下，

南各庄、榆堡、庞各庄一带民间武装力量、地方士绅、上层人物有多人加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夏，中共冀中五地委派来步云开辟永定河北的固安十一区（这一地区大部在现大兴境内）。7月，固安十一区抗日政府成立。来步云区长等以永定河畔的东西押堤为落脚点，昼伏夜出，成立抗日村政权及群众抗日团体。当年底，所辖26村相继成立了抗日村政权和群众抗日团体。

1940年2月，日伪妄图摧毁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游击根据地，“扫荡”大清河北地区，3月，区长来步云被捕，区助理员吴国祯被杀害，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永定河地区，仅留下少数同志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坚持隐蔽斗争。

1943年8月，冀中第十分区、第十地委，在“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指导下，利用青纱帐有利条件，以武装斗争为主，以恢复和开辟地区为中心对敌开展夏季攻势。1943年10月，中共大宛安永固涿良工作委员会和办事处（简称七字工委和七字办事处）成立，从此大兴地区抗日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在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下，大兴人民相继开展反收枪、改造伪政权、减租减息、挖地道等斗争；地方人民武装则运用奔袭战、夜袭掏窝战、化装袭击战、伏击战、单打一、挑帘战等战术，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摧毁日伪一个又一个据点。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永定河沿岸数十村庄成为隐蔽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境内除铁路沿线和黄村、青云店、采育、庞各庄、榆堡等几个日伪据点外，广大农村地区成为抗日军政人员公开或半公开活动地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兴地区广大农村获得解放，各项工作相继展开。很短时间内，全县100多个村庄组织了农会和工会，进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清算复仇等斗争，路南解放区的妇女解放运动和文化教育工作也得到初步开展。广大妇女挣脱封建枷锁，剪发放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各村小学实行免费教育；不少村庄成立了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开展送字上门、高房广播等文化宣传活动；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到1946年4月份，大兴县已有60多个村建立了党支部，党员总数达到500余人。

1946年5月后，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蚕食”袭扰路南解放区，悍然出兵向大兴、宛平、安次三县政府所在地庞各庄、礼贤和安次县城进攻。大兴地区武装在极其艰苦、残酷的环境中，一次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的“扫荡”，大兴、涿良宛两支独立营多次受到军区、军分区嘉奖。

在敌人反复“围剿”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大兴县区干部一方面继续以人民武装作后盾，打击消灭敌人，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方针，留下少数干部在敌据点林立、“扫荡”频繁的残酷环境中，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夏秋依靠青纱帐，冬春在简陋的地道里藏身，昼伏夜出，恢复党政组织，镇压倒算的反动地主，联络上层，瓦解敌军，领导群众反抓丁、反抢粮等。堡垒户为保护地方干部，也作出很大牺牲，有的多次遭到毒打，有的被抄家，被迫外逃，有的甚至被敌杀害。

1948年5月，大兴县区主要领导干部及交通队、武工队陆

目 录

前言
序

第一部分 星星之火

大兴第一颗革命火种·····2
平杰三在黄村·····5
勇斗反动馆长·····8
古镇儿童抗日团·····10
大兴第一个农村党支部·····13

第二部分 同心御辱

张文生献机枪·····18
联庄会众反收枪·····24
神勇机智炸铁路·····28
天官院民兵群众破公路·····32
化装侦察长辛店·····36
大乡长巧献枪·····40
绿林携手抗日·····45

续返回永定河北，与基层组织取得联系。6月下旬，大兴县独立营返回永定河北，接连打了四五次胜仗。大兴、涿良宛两县环境有所好转，但仍属敌占区。

1948年12月初，平津战役进入战略包围的第一阶段。13日，第四野战军迅速占领了北宁铁路以北的采育、安定、青云店一带，国民党地方保安团、大乡队望风而逃。14日，华北野战军7纵19旅在义和庄全歼王凤岗保安二旅。7纵20旅一部攻克庞各庄。21旅解放了黄村。15日，20旅在旅长刘秉彦率领下攻克南苑机场，逼近北平市区，至此大兴全境解放。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大兴党政军民除与敌正面作战数百次，还在敌人严密统治地区顽强坚持敌后隐蔽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数百名革命干部英勇献身。在血与火交织的战场上，在生与死抉择的境遇中，他们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他们的事迹和英名将永载史册。

编者
2019年10月

开明士绅夏赞亭·····	50
智捉败兵·····	55

第三部分 抗日烽火

西麻各庄伏击战·····	60
赵景安智取求贤据点·····	64
奇袭黄村火车站·····	68
南北蔡村巷战·····	72
周密安排巧歼敌·····	75
刘秉彦兴隆场突围·····	78
攻克押堤据点·····	82
永定河边激战·····	86
化装袭击敌军车·····	90
回民支队灭汉奸·····	94
朱垆村地下交通站·····	98
突袭白家务据点·····	101
徐溅脱险·····	105
青云店大集除奸·····	108
东北台前打伏击·····	112
伏击伪军送粮队·····	116
智取青云店伪警局·····	120
郑河村前伏击日寇·····	125
杨福增摘掉“丧门星”·····	129

第四部分 黎明决战

大兴敌后武工队·····	132
围歼土匪张滑机儿·····	135
除夕夜袭南研堡·····	139
护学生过境·····	144
护送日俘回边区·····	147
破袭北宁铁路·····	150
伏击旧州壮丁队·····	154
巧劫敌军饷·····	158
夺枪记·····	163
独立营激战敌骑兵·····	168
歼敌东梨园·····	172
沙窝地道有奇迹·····	175
虎口脱险·····	179
智夺军粮·····	183
活捉悍匪冯兆文·····	187
剿杀“黑杀团”·····	191
礼贤保卫战·····	193
庞各庄保卫战·····	196
突出重围·····	200
除夕夜里“包饺子”·····	203
地下党员：有种你来清剿我！·····	206

包政解救被抓壮丁·····	211
父子冒险贴标语·····	216
儿童团长用计擒敌·····	220
用身体堵洞口的堡垒户·····	225

第五部分 铭记英雄

绿林传奇金老太·····	232
“大洋马”深入虎穴·····	236
玉面书生郑承勤·····	241
巧送情报斩敌顽·····	244
英雄喋血诸葛营·····	247
张营长神枪毙顽敌·····	250
饮弹四英雄·····	255
女中豪杰佟景茂·····	260
宁死不屈耿玉亭·····	264
英勇机智的杨凤珍·····	269
神勇敌工杨福增·····	273
为黎明而战的华黎·····	277

后记

第一部分

星星之火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为苦难中的中华民族指出了—个民族得解放、人民得翻身的光明方向，中国革命形势由此而焕然一新。九年后，这星星之火燃至平南大兴，以平杰三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平南大兴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事业的先驱，迅速凝聚大兴地区先进分子和革命群众，为平南大兴人民的革命事业打开了崭新的局面，带领大兴人民从此踏上了为争取解放和自由而斗争的正确道路。



大兴第一颗革命火种

河北省立实验乡村民众教育馆，就位于现在的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北京教学点和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一带。西侧有一条小河，名字叫小龙河，傍着河边有一条很宽的石子路叫京开路，顺着路往北可以进北平城，往南可以直达河南开封。就在小河、公路上面有一条铁路横跨而过，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京山铁路，而这京山铁路恰好又在和这小河、公路交叉的地方设立了一座火车站——黄村火车站，从这里就可以直达北平城和山海关。夏日的风是热的，夏日的风是焦虑的。1930年8月，某天傍晚，在这小河旁，在公路边，在车站的站台和货场，都能见到一个年轻人边走边思考，这个人就是平杰三，大兴第一个中共党组织——黄村支部的创建人。

熟悉大兴历史的人都知道，1930年7月底到8月初，平杰三建立了大兴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黄村党支部。支部成立后，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李烈飞在1930年8月曾来到黄村，参加了支部会，并同意了平杰三任支部书记、张秀中任宣委、甄柳风任组委、小梅做青年工作的分工。如何尽快开展工作，怎么

打开工作局面，成了当务之急。

因为当时的大兴县政府不在黄村，而是在北平交道口方家胡同，而黄村属于农村，既有农民，还有工人、学生，同时又是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用平杰三的话来讲就是，“教育馆属河北省，结果河北省管不了，大兴县、北平市又管不着，形成了三不管”，于是，经过他的思考并提出意见，支部通过，确定了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方向：一是向农村开展工作，因为实验民众教育馆就是向农民宣传科学文化的，经常给农民演戏，教农民识字，宣传改良土壤等，有接近农民的方便条件，而宣委张秀中就是教员，所以这块工作就交给他负责；二是向黄村车站的机务段、铁路道班开展工作。全国铁总负责人刘锡五曾经几次来过黄村火车站，在广东暴动的时候就想建立铁路赤色工会，有在车站工人、职员中建立组织的基础，此项工作由平杰三负责；三是向河北省第十八中学开展工作，准备筹建学生会组织，此项工作由熟悉学校工作的甄柳风和小梅负责。

分工后，大家就分头开始秘密活动，除了自己分工的工作外，大家还每天相互交流，相互帮助，工作开展非常顺利，迅速在学校和附近几个村结识了几个发展对象，但是没有建立起来支部，在铁路上发展的几名党员跟黄村支部一起活动，并在铁路员工中成立了“赤色工会小组”，广泛开展宣传工作，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但是，当时受“左”倾盲动路线影响，黄村支部不适当地过多集会，再加上为了纪念广东暴动三周年，北平市委指示基层开展宣传活动，正在印传单时被教育馆馆方发现。由于是朋友介绍来的，所以田馆长就找平杰三谈话，并辞退了平杰三。平杰三回

到了北平市委，到职工部工作，接替平杰三的张秀中继续组织完成了纪念广东暴动的工作，并组织了集会活动。结果，张秀中、小梅也被馆方解雇了。无奈，张秀中、小梅和甄柳风只好一同回到了北平。

这以后，中共北平市委又两次派平杰三到黄村恢复党组织，他把在教育馆工作的一位女同志马国英、铁路机务段的张师傅和教育馆隔壁河北省立十八中学一位固安籍学生组织到一起，继续开展工作。

虽然黄村支部的活动被迫停止了，但是革命没有停止，平杰三在大兴这片土地上擎起了一盏真理的明灯，在黑暗中点燃了革命火炬，在大兴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被大兴人民永远铭记在心。



1945年11月，北平工作委员会（简称平委会）外交股人员在大兴太子务周梦胡家合影

平杰三在黄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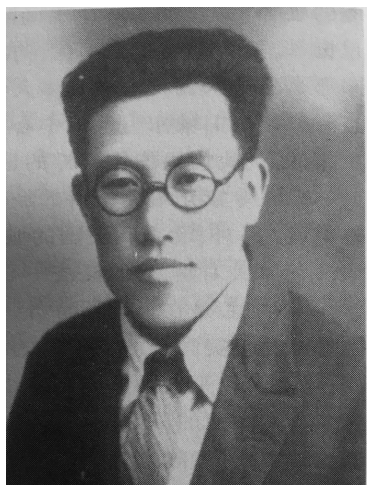
1930年仲夏的一个闷热的夜晚，在黄村火车站附近的一所小屋内，门窗已经遮严，当中桌子上明晃晃的两根蜡烛燃烧正旺。正面墙上，有一面鲜红的旗帜，旗子中央，是一幅白布缝成的镰刀斧头图案。旗下笔直地站着两个人，他们右手握拳，举臂齐头，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宣誓完毕，那位年龄稍长者紧握年纪略轻者的手，说：“张秀中同志，祝贺你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年纪略轻者说：“感谢平杰三同志介绍我入党，把我带领到革命队伍中来！”

在我们讲述或回忆大兴的建党史及革命史的过程中，有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要有浓重一笔，那就是中共黄村地区党支部的创建者——平杰三同志。

平杰三是河南濮阳人，他于1927年入党，在早期党建中担任许多重要工作。建国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等重要职务，是我们党和国家老一辈领导人。

当时，中国还处于军阀混战的割据局面。在平南黄村地区，



平杰三（1930年摄于北京）

广大农民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地主恶霸剥削压迫，土匪帮派抢掠欺压，反动会道门威逼利诱；一道道重压让生活在最下层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感觉走到了命运尽头。

就在这时候，中共北平党组织注意到了这一点，为了宣传革命，组织工农，救民于水火，北平党组织于当年7月作出决定：委派平杰

三同志到黄村地区开展工作。

在黄村火车站附近，有一所被称做“河北省立实验乡村民众教育馆”的单位，平杰三通过相关熟人的介绍，到这个教育馆里当了职员。他利用这个可以公开的身份，在这里广泛地接触基层民众，了解当地的民情民意，宣传进步思想并积极主动地接近、团结、联络有进步思想和意识的年轻人。平杰三抓住所有机会向他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扬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宣讲革命道理。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工作下，觉醒的工农百姓和进步青年逐渐团结在他周围。故事开头一幕，就是平杰三发展张秀中入党的情景。自此张秀中成为黄村地区的首个中国共产党党员。

还是在那个夏天，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仍是在那所房子里，平杰三和张秀中带领一位更年轻的男子，再次面对党旗宣誓。

这次入党宣誓人叫甄柳风。誓毕，平杰三和张秀中与甄柳风

握手祝贺。接着，三人围桌就座，由平杰三宣布北平地下党组织关于建立黄村党支部的决定。平杰三任首任支部书记，张秀中任组织委员，甄柳风任宣传委员。

黄村党支部成立以后，他们在北平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和指导下，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并取得了相应成果。后来，由于党内外斗争及形势的变化，以及革命工作的需要，党组织决定将平杰三同志调离黄村，另行安排重要职务。黄村党支部书记一职由张秀中接任。平杰三同志坚定地执行党组织的决定，安排好今后的工作任务后，与黄村党支部的同志们握手作别，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平杰三同志建立的中共黄村党支部，在大兴地区的革命各时期，都发挥了积极和重要作用。让我们记住这些优秀的共产党人、这些为新中国英勇奋斗的人吧！



大兴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黄村支部书记平杰三

勇斗反动馆长

1930年，因工作需要，平杰三同志调离黄村党支部，由张秀中接任黄村党支部书记一职。张秀中是平杰三发展的第一个黄村本地的中共党员。张秀中接任党支部书记后，继续按照原来制定的方针开展工作。这年十二月份，黄村党支部根据当时形势，组织了党支部的外围组织——赤色工会小组，组织起周围群众进行革命宣传教育工作。他们宣传新思想，宣传劳苦大众要团结起来，要打倒骑在人民头上的地主资产阶级，要打倒反动派，要推翻旧世界，建立一个属于劳动人民的新天下。经过张秀中等人努力工作和赤色工会小组的配合，黄村地区的革命形势有了新的起色。

那年12月的一天上午，天空飘着雪花，北风也不紧不慢地吹着。张秀中和赤色工会小组带领数十人，敲开了那个河北省立实验乡村民众教育馆馆长的门。一进门，张秀中就质问那个反动馆长：为什么克扣工作人员的工资？凭什么不给工作人员应有的待遇？那反动馆长依仗着背后有反动势力撑腰，狐假虎威地高喊着：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造反么？张秀中严厉地指着他的鼻子说：“你

不顺应时代潮流，不理睬民众意愿，我们就要造你的反，就要革你的命！”反动馆长冷冷一笑，说：“就凭你们这些个穷光蛋，也敢说造反，也敢喊革命？”张秀中严厉地把声音提高说：“就是我们这些穷光蛋，这些个被你们欺压的穷苦人要团结起来，要造你的反！要革你的命！”其他人也高喊起“革命”“造反”口号。一见这阵势，反动馆长没了刚才的嚣张气焰，装出一副笑脸，摊开双手说：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张秀中作为群众代表向反动馆长提出条件，要求按时按量发放工资报酬，保障工作人员的人身权利，不允许欺压污辱工作人员及穷苦民众。那反动馆长一一答应，说：“好说，好说，本人一定把你们的意思告知上方……”

呸！没等他说完，张秀中就打断了他，说：“等你向上方告知，那就是得等到驴年马月！克扣工资和报酬，就是你干的！还用告知上方？你现在就说，答应不答应我们的条件？”

那反动馆长被说中了尾巴根子，又见张秀中他们人多势众，只好说：“行行行，是是是。”张秀中说：“你别光是嘴上答应我们，我们要看你办实事！”说完，挥挥手说：“工友们，咱们要团结起来，这家伙如果不按咱们的要求办，咱们就天天来他这里闹！天天跟他们斗！直到把他们这样的反动派斗倒斗垮！”众人纷纷挥手应和，那反动馆长吓得满头大汗。

张秀中及黄村党支部发起并领导的对乡村民众教育馆馆长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也让广大劳苦人民感受到了团结起来的力量。

但是后来，由于形势所迫，黄村党支部和赤色工会小组都转入地下，张秀中也调离了黄村党支部。

古镇儿童抗日团

1936年年初，连下了几天的大雪忽然在天亮时停了。这天，正好是青云店大集，人们从各自村庄纷纷赶来，准备购置年货。天色近午，在青云店十字街的高台阶上，一个短发青年女子正在激情演讲：“同胞们，自‘九一八’日本人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我们的国家正在被蚕食，我们的同胞正在被蹂躏……”



1936年1月，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在大兴县青云店镇召开民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

演讲的这个人正是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女学生。他们按照计划要深入到河北农村城镇，宣传鼓动人民大众组织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赶集的乡民都围过来倾听，并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女学生接着说：“日本人抢占我们的土地，掠夺我们的资源，杀害我们的同胞，奸淫我们的姐妹。他们像畜生一样无恶不做，我们就这么俯首贴耳地忍着吗？”

“不行！不能忍！”有人在下边搭言了。

女学生接着说：“对！不能忍！坚决不能忍！我们要组织起来，我们要武装起来，跟日本鬼子斗，跟汉奸卖国贼斗！”

这时，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跑上台阶，问：“怎么组织？怎么武装？”

女学生满脸笑容地问：“你是哪里人？你叫什么？”

男孩子说：“我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他们都叫我小五。”

女学生说：“小五同学，你可以组织你的同学和附近的孩子们，成立儿童抗日团，宣传抗日救亡，还可以在村边路口站岗放哨，盘查过往人员，严防汉奸。”“明白了。”小五说完就跑下台阶。

说到这儿，得交代一下：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在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北平、天津的学生还组织起三千余人的宣传团，深入农村城镇，宣传抗日主张。上面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再说小五，回到学校就联系身边的同学，组织成立了青云店儿童抗日团。这些小孩子们积极参加抗日集会，带头高呼抗日口

号；他们四处张贴抗日标语，开展多种多样的抗日宣传。他们还在各自的住地，布置岗哨，检查来往的陌生人。那年元宵节过后，村口来了一个戴皮帽子骑洋车的男人，儿童抗日团的站岗团员马上伸出红缨枪拦住，问：“你是干吗的？进村干吗去？”来说：“我是礼贤的，到这串亲戚。”儿童团员问：“到谁家串亲戚？”那人结结巴巴，顺口编了个人名。儿童团员一听，没有这么个人。就说：“不行，你不能进村。”说完大声喊：“小五快来！这个人不是好人！”那骑车人一听，赶快蹬车子跑了。后来经打探，那个骑车人真是一个给伪政府打听事儿的。那个时候，这儿童抗日团成了抗战前夕一股小小的热潮。在青云店儿童抗日团的影响下，附近的礼贤、大辛庄等村镇也都成立了儿童抗日团。

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儿童抗日团的孩子参加了许多次打击日本鬼子的战斗。后来，许多儿童抗日团员加入到了各种抗日军队和各级抗日武装，有的还成为抗日英雄模范。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在礼贤镇组织“儿童抗日团”

大兴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1940年11月，被日寇占领的大兴县白雪皑皑。过了下午，瘦小的村庄已经一片寂寞，厚厚的积雪如同臃肿的棉絮，把村庄包裹得几近窒息。

在这寂寞寒冷的冬天，太阳也很知趣，不到五点，光秃秃的树梢上只挑了几根余辉的细丝。庄户人家早早地关了门，准备睡觉。

也像别的人家一样，刘各庄村的李广林家也已经关了门，拉上了厚厚的窗帘，然而，屋子里的几个人却异常地兴奋。

吃过晚饭，李广林就让老婆带着孩子到厢房休息，自己则和几个村里人一边抽着旱烟一边东扯西扯地闲聊。然而，大家都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眼睛里因兴奋而闪着明亮的光。

二更过后，刘各庄村更加寂静，连一声狗叫都没有。李广林磕磕烟袋锅里的烟灰，低声地对坐在炕沿上的一个穿着灰布褂子的中年人说：“史书记，咱们开始吧。”史珍书记静了静，满眼深情地望了望周围坐着的四个汉子，又把目光定到李广林的脸上，

郑重地说：“老李，开始吧。”

李广林像一名听到了命令的战士，迅速地从炕上跳下来，拉开屋子里边靠墙的八仙桌，从桌子底下的一个罐子里拿出一个带着补丁的包裹，又从包裹拿出一个小白布袋子。大家都聚拢过来，把头聚到一起。李广林粗糙的大手颤颤地伸进袋子，慢慢地从里面拿出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红布。随着红布的展开，大家的头也都抬起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红布上画着的镰刀斧头上，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庄严、郑重的神色。

李广林把党旗挂到土坯墙上，回过头来，用征询的目光看着史书记。

史书记拉过四个人的手，五双大手紧紧地握到一起。他低声地说：“同志们，我宣布，今天，大兴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咱们刘各庄村成立了。我们都是第一小组的党员。”

“史书记，谢谢你，我们终于有组织了。”几个人哽咽着，不断重复地说着同样的话。

1940年春天，日伪在扫荡大清河河北的同时，对大、宛、永、安、固的交界地带增设据点，疯狂地抓壮丁补充力量，大肆砍伐道路两旁的树木，毁坏田里的庄稼。日伪的横征暴敛、对农田的疯狂破坏，激起了老百姓的强烈不满，很多有血性的庄稼人拿起土枪对敌人进行反抗。但因为缺乏组织，没有领导，他们的反抗如同大石下的一只蚂蚁，丝毫起不到一点作用，甚至一些人还搭上了性命。

李广林也曾组织村里的庄稼汉商议如何保护道边的树木，如

何应付敌人的抓丁，但他们绞尽脑汁还是想不出稳妥的办法。

就在这时，为了加强新开辟地区党组织的建设，被派到宛平开展工作的县委书记兼县基干大队政委史珍也正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子里积极寻找斗争骨干和表现好的村干部。之前，史书记曾经接触过李广林，觉得他是条有血性有骨气的汉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派刘孟几同志秘密深入到刘各庄村，找到李广林，和他仔细地分析了斗争形势，让他知道日伪反动派虽然表面看着嚣张，但在英勇的八路军和广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只不过是兔子的尾巴，不会长久。

有了刘孟几同志的鼓励，李广林誓和日伪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更强烈了。随后，他又找来另外三个曾跟他一起保护过道旁树木的村里人。大家见到刘孟几都跟见了亲人一样，纷纷表示，只要有党组织的召唤，要消灭日伪反动敌人，大家一定拧成一股绳，就是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很快，在刘孟几的介绍下，李广林等四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对敌斗争的热情更高涨了。

1940年秋天，日伪敌人对刘各庄村进行扫荡，强行搜缴百姓的粮食。李广林等四名党员分头到百姓家中，动员大家把粮食藏好，不能让这些杀人不眨眼的畜生抢走一粒粮食。同时，他们还发动村里的庄稼汉，组织起护秋队，粮食收仓后，又动员乡亲们把粮食拿出来，支援八路军抗战，保家卫国，早点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在李广林等四名党员的带动下，刘各庄村的对敌斗争做得非常起劲儿，在宛平地区的抗日斗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

了发动更多的群众力量，使敌占区这些零星发展起来的党员能够团结起来，让这些星星之火燃起燎原之势，史珍书记决定在刘各庄村成立起大兴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煤油灯闪着橘黄色的光，照到每个人的脸上，大家的脸上都是红彤彤的。

“请大家举起右手，我们对党宣誓。”史书记举起右手，四个人也紧跟着举起握紧拳头的右手。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这低沉的声音，在寒冷的冬夜，如嘹亮的号角，穿透黑暗，在白雪茫茫的北方平原上久久地回荡。

第二部分

同心御辱

1935年，中国共产党倡议，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千千万万的民众，成为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在平南大兴地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各种正义的力量响应倡议，团结一致，一致对外。英勇无畏的大兴人民，纷纷拿起武器，走上打击侵略者的战场，书写了一曲曲保家卫国的热血战歌。



张文生献机枪

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向驻守宛平城的国民党29军守军挑衅，29军奋起反击，卢沟桥事变爆发。29军的赵登禹、佟麟阁两位将军英勇牺牲，日本鬼子随即占领了北平，北平一带成为日本人的天下，日本鬼子在这一带烧杀掠夺干尽了坏事。

在离北平不远的永定河西岸有一个村子叫朱岗子村，村里有个地主叫张文生。他家是这一带有名的地主，有几百亩地，大小枪十来支。那个时期地主的手里有枪很正常，一个是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另一个是日本入侵中国以后，在大兴、宛平两县建立了伪政权，这些地方要求凡是有30亩地的人家都要买枪，各村要组织自卫团。张文生是地主，不仅有枪还有十几个家丁护院，替他保护财产。他的枪大部分是买来的，也有的是捡来的。过去军阀混战时，永定河两岸有逃兵，把枪装在麻袋里往永定河一扔就跑，河岸边的人就得到了这些枪。张文生家有枪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他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

捷克式轻机枪是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国营兵工厂在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研制的一种轻机枪，20发装弹匣在枪身上方，简单好操作。那时候机枪是个稀罕物，火力强大，突突突一扫，人就倒下一大片。张文生这挺轻机枪是从一个逃兵手里买来的，花了他整整200大洋。那是他一年的收入啊，但他觉得值，有了机枪，附近村子的自卫团对他刮目相看，把他尊为老大，对他说：张爷，兄弟有难您可要出手相救啊！不用别的，您只要抱着机枪一去，那土匪就得吓傻了，跪下管您叫爷爷。张文生听着很是高兴，拍着胸脯说：没问题，有事您尽管说。他对这挺机枪爱不释手，连睡觉时都抱在怀里。

俗话说树大招风。张文生手里有机枪的消息被城里的小鬼子知道了，鬼子派他们这一带的伪保长来找张文生，要他把机枪上交。

张文生说：“我这枪是防土匪的，自打有了这枪土匪就没来村子骚扰过。”

伪保长说：“皇军来了就天下太平了，就没土匪了。”

“真是放屁。”张文生心说，“就是因为你们日本人来了，才整天闹土匪的。”他心里这么想可没敢说出来。只能陪着笑脸说别的。

“让老百姓买枪是皇军的令，让咱买枪防匪维护治安。我这枪是花了200大洋买的。”张文生说。

伪保长说：“皇军说了，你把机枪交了，银票大大的有！要防匪好说啊，皇军说了，为皇军效力，让您做自卫团团长。”

“为皇军效力，那是让我做汉奸啊，这事说什么不能做。”

张文生说。

“说什么呢，什么叫汉奸啊，识时务者为英雄，皇军说了，要是不交，就死啦死啦的。”伪保长一生气走了。

伪保长走了，张文生可发愁了，他心里清楚，机枪吓唬土匪行，可小鬼子惹不起，自己要是扛着不交，把鬼子惹急了，带兵来抢，那就不是机枪的问题了，弄不好整个村子都遭殃。就在他坐在屋里发愁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进来了，谁啊，他的儿子张福来。张福来十六岁，在宛平县念书，日本人占领宛平后，学校停课他就回来了。这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爱国青年，看见伪保长走了，他怕父亲答应替日本人做事，就进来打探消息。进来后看见父亲坐在那里发呆，知道事情不好，就问父亲什么事。张文生就把刚才发生的事对儿子说了。张福来说：“这枪说什么也不能给日本人。”

张文生说：“我也不想给，可这事这么办呢？”

张福来抬头向外看看，四下没人，他小声说：“您知道铁腿夜眼神八路吗？”

“八路？”张文生愣住了。最近外边都传神了，八路军攻占押堤据点、横扫榆堡伪警察局、巧打白家务据点、夜袭长辛店。这是真英雄，他打心眼里佩服。

“八路据说就在咱这一带活动，咱可以把枪交给他们，让他们打鬼子。”张福来说。

“是啊，给八路，可鬼子那头咱们怎么交代？”张文生担心地说。

“让八路军帮咱想办法。他们里边净是高人，他们会有办法的。”张福来说。

“招惹了他们，他们把咱这枪都弄走怎么办？”张文生有些担心。

“不会的，八路军是仁义之师，不会不讲道理。”张福来说。

“那咱就试试吧！”张福来说。

“可怎么能跟他们联系啊？”张文生问道。

“我去找他们。”张福来说。

“你去，行吗？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张文生开始为儿子担心。

“没事，我有一个老师是他们队伍上的。我的好几个同学都参加了八路。”张福来说。

“好吧，你找找看，出门在外长点儿心眼啊。”张文生嘱咐着。

“您就放心吧。”张福来说完就走了。

很快他就找到了八路军。十分区刘秉彦司令员得知张文生手里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并且要交给八路军，十分高兴。要知道那时机枪可是稀罕物。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才装备一两挺，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中则更是稀少。十分区是冀中根据地下属的二级单位，部队属于地方部队，刘秉彦率领的队伍有几百人，一挺捷克式机枪都没有。这可是大事，于是派平南办事处主任刘广钰负责这事。

刘广钰是北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不仅有知识文化，仪表堂堂，而且还是当地有名大地主的儿子，在当地有着很大影响。

张文生知道刘司令员派刘广钰主任来接枪很高兴，他跟刘主

任说了自己的想法，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第一，给了八路轻机枪后，他家其余长短枪再不要动了；第二，取轻机枪时，不要带队伍去；第三，取枪时，别进村，最好是让刘主任亲自去。

刘主任看他真心献枪，欣然答应了他的条件。

交枪时间定在三天后的夜里十二点，地点定村东大堤上的三间汛房。接头方式为划火柴三次，击掌三次。

那天夜里，没有月亮，天特别黑，刘主任带着警卫员王嘉民，又找了个身体结实的区小队战士，一块去接枪。

他们从北蔡顺着大堤，经过葫芦堡据点，直奔东大堤上的三间汛房。

这边张文生张福来父子和一个庄丁扛着机枪也摸黑前来。

时间到了，划火柴，击掌。



日本侵华时期修筑的碉堡（位于原金星乡北部团河路东）

对方回应，也是这样。

接头成功，终于会面了。互相寒暄了一番后，张文生的儿子把用麻袋包捆好的一挺轻机枪递给了区小队的那个战士。

“感谢您为抗战作过的贡献。”刘主任说。

“没什么，机枪交给你们我就放心了。”张文生说。

“您别的枪也要保管好了，别让鬼子弄去。”刘主任说。

“您放心吧，我会小心的。”张文生说。

“好吧，你是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希望你能为国家出更多的力。”刘主任嘱咐着。

“请刘主任放心，我不会做对不起国家的事，更不会为日本人做事，那成什么了，死了都对不起祖宗。”张文生激动地说。

“说得好，咱们后会有期。”刘主任紧紧地握了一下张文生的手，带着队伍消失在夜色里。

就这样，张文生献枪成功，后来八路军武工队袭击了日军据点，打死了惦记张文生手里这挺机枪的日本军官，机枪这事再没人追究。

张文生贡献的这挺机枪装备了我们的县大队，在抗日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联庄会众反收枪

1939年3月22日，正是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人们按照传统风俗，出了正月应该理个发，然后开始干新一年的事情了。一大清早，村里剃头棚就热闹非凡，早早地烧好了热水，准备开张迎客。就在这时，村里安插在采育敌伪据点里的联庄会人员秘密送来情报，说日伪军要来河津营、山东营一带收枪。那时，由于社会不稳定，很多地方都出土匪，他们打家劫舍，骚扰乡里，让人们不得安宁。于是各村的地主老财大户人家为了防止他们的粮食、财产被抢，就强迫租种地的老百姓和他们一起出资购买枪支弹药，当时有不成文的规定：每三十亩地一支枪。地主老财和租户们就凭借这些枪支弹药组成自卫队，看护着自己的村庄和财产，防止土匪来抢劫，这就是大兴民间枪支的由来。针对日伪军的不断骚扰，各村的自卫队都觉得自己势单力薄，难以抵抗。于是，大皮营、小皮营、利市营、大康营、小康营、延寿营、庙洼营、凤河营、堤上营等村的自卫队联合起来，公推凤河营的阎墨缘、堤上营的赵喜财为采育下路联庄会头目，梁希奇、梁希庆为采育

上路联庄会召集人。

得到消息的梁希庆、梁希奇等人立刻联系各村的联庄会成员，决定就近几个村庄的联庄会携起手来，集中力量，打一次伏击战，灭一灭反动政府及日伪警的嚣张气焰。

太阳升起一竿子高的时候，果然驻扎在采育据点的日伪军果然出发了，四百多日伪军，一路上连砸带抢地就来了，他们见了鸡鸭就逮，遇上牛羊就牵，稍有阻拦就大打出手，轻的头破血流，重的伤筋断骨。眼看着这帮子畜生胡作非为，沿途百姓敢怒不敢言。

再说梁希奇和梁希庆他们带着联庄会组织的几百号人，手持各种杀敌武器，有刀有枪，有斧有铲，还有的拿着铁耙子粪叉子，反正是能杀伤人的家伙什儿都带上了。他们静静地埋伏在敌人必经的道路两旁，借助荒草、水沟和别的什么杂物做掩护，只等小鬼子和伪警送上门来。

快到晌午的时候，日伪的队伍出现了，只见他们带着洗劫来的财物，乱糟糟地走着说着，把个队伍拉开了很长很长，一点儿没有队伍的模样儿。抢夺来的禽畜也裹挟在人群里，又咩咩哞哞或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就显得更加混乱了。也难怪，自打伪县政府成立，他们还没遇到过大规模的反抗，所以，这帮家伙也没拿这次收枪行动当回事儿。可是这些枪是老百姓用粮食换来保护自己的，怎么可能让他们得逞！

这埋伏的联庄会成员和村民们，看着这些畜生般的强盗，心中更加愤恨，恨不得扑上去撕他们，咬他们。可梁希奇他们下了

死命令：没有命令，谁也不许出声，更不许擅自行动。谁违犯命令，破坏了这次伏击战，就按汉奸处理，砍头枪毙！

就在人们咬紧牙关强压怒火的时候，传来一声高喊：“给我狠狠地打！”随着这一声令下，人们手中的土枪土炮一齐开火，愤怒的枪弹和铁沙带着仇恨，雨点般射向敌人。人们手中的铁铲粪叉也纷纷投向敌人。与此同时，过年时剩下的二踢脚、麻雷子也点燃了扔进敌群。日伪军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更是吓破了苦胆。就在这眨眼的工夫，已经撂倒了他们十几个。剩下的日伪警赶紧扔掉抢夺来的牛羊鸡鸭和手中的东西，慌慌张张拿起枪来毫无目标地反击。

可联庄会的人都按事先的安排，隐藏得很深，也躲避得很好，更没有人伤着碰着。他们趁着敌人还在晕头转向的时候，悄悄地退出阵地，去下一个地方设伏。

再说这帮日伪军放了好一阵子枪，也不知打中对方没有。但听着对方没有还击，过一会儿还是没有动静，就心惊胆战又莫名其妙地伸脖子瞪眼地四下张望，仍然是看不见人也瞅不着影儿。过了好一阵子仍不见有啥动静，就仗着胆子开始行动。他们扯着死尸，抬着伤兵，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似漏网之鱼，可着劲头儿地往前面的村子里跑。只嫌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更怕的是再遭到伏击。这帮鬼子和伪军好不容易跑进村边的一户场院。场院不是很大，有个土墙围子。

不承想，几百号人刚刚挤进院子，四周围的树林里又劈哩叭啦响起枪声，子弹尖叫着射进场院，打在院子里的肉坨上，顿时

院子里一片血肉模糊。日伪军们被打得晕头转向，一个个蹲在土围子墙后面，东躲西藏。等他们缓过神儿来，把机枪架起来开始还击的时候，外面树林里却看不见人影。

他们趴在土墙里，胡乱地向外面射击，直到太阳快落山了才像受惊的兔子，胡乱地向四周开着枪，灰溜溜地跑回了据点。

而得胜的联庄会成员们在收缴了战利品后，高高兴兴回家剃头、吃煎饼去啦！

据战后统计，这次伏击战共杀死杀伤日伪军三十来人，还有一个是小头头。这正是：

联庄会巧设计谋，
大兴人民手挽手，
二月初二打日伪，
带着胜利喜剃头。

神勇机智炸铁路

您知道抗日战争时期的“百团大战”吗？这是八路军对日寇开展的一次大规模战役。百团大战就发生在华北地区，而大兴的北上支队和地方武装也参与了其中的一部分战斗。

自1939年冬以来，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企图压缩八路军的作战空间，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刘伯承语）。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交通迫击战，重点破袭正太铁路和同蒲路北段，给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北平至汉口）、同蒲（山西大同经太原市至运城市蒲州镇）两条铁路的纽带，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下达《战役预备命令》；8月8日，下达《战役行动命令》，百团大战开始了。我第十军分区在固安县蒲落堡召开了动员会，确定了主要目标就是破坏北宁铁路，切断敌人的交通

线。

会议结束，我十分区北上支队队长李大卫马上从固安赶往安次县，去见在这一带赫赫有名的绿林首领金秀珍。金秀珍尽管才四十几岁，但是因为在安次、固安、涿州一带杀富济贫而有巨大的影响，被人们俗称“金老太太”，是这一带绿林的代表人物。李大卫来到金部大营，跟门口的哨兵一拱手，高声说道：“八路军冀中十分区北上支队队长李大卫拜见金大当家的。”虽然李大卫是第一次来，但是对金部并不陌生，因为日本鬼子来以前，金部很少骚扰普通百姓，而日本鬼子来了以后，坚决拒绝了日寇的拉拢。在我们几次与日本人交手的时候，金部不仅不趁火打劫，反而曾经暗中相助。这一切，使李大卫觉得，华北地区的全面抗日，有金部一支力量加入进来，不仅可以壮大抗日武装，还会影响到其他地方武装。所以，李大卫对动员金部参战充满信心。金秀珍英姿飒爽，一听下面来报是八路军的人来访，马上出门迎接。

李大卫赶上前来，向金秀珍前几次出手相助表示感谢。金秀珍爽朗地说：“都是中国人嘛。再说也没帮什么忙，我们是绿林，比不得你们正规军。”李大卫说：“只要是抗战，就不分地方武装还是正规部队。从您的几次帮忙，我深切地感觉到您的爱国热情。现在，华北地区八路军主力开始了正太路战役，我们要配合主力破坏北宁线，打破日本鬼子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金秀珍说：“太好了，这几年日本人靠着铁路、公路，把我们欺负苦了。现在你们要求我们扒了他们的铁路，没说的，干！”

8月23日夜晚，夏日的熏风正浓。在京南茫茫的大地上，两支精干的队伍趁着夜色穿行。他们带着铁锹、洋镐，背着炸药，一路向北而来。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他们绕开了礼贤，这里有投靠了日本鬼子的胡二、胡三支土匪武装。金秀珍远远地看着胡部的炮楼，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他们曾经跟金部一起打过鬼子，但是后来却被鬼子收编了。她想，有机会一定要劝他俩走上正道。

很快，他们来到了北宁铁路边。这里是安定车站与万庄车站之间的路段。李大卫让战士们用洋镐试探着能否把铁路弄断。但是这些战士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对于拆卸铁轨一窍不通。而且看着那么多的大螺钉，又没有恰当合手的工具，短时间内无法破坏掉。况且偶尔还会有一列火车轰隆隆地通过这里。李大卫和金秀珍想了想，商量着说：“别心疼炸药了，不用炸药咱们短时间破坏不了。”金秀珍大方地说：“既然来了，达到目的是主要的。炸药用了，以后我们还可以再置。”然后，她一挥手，轻声说：“放炸药。”北上支队的战士们已经用洋镐在铁轨下面刨出了一个大坑，金秀珍指挥着她的人把炸药一包包码好，一直顶到了铁轨。然后向后摆了摆手，除了李大卫和她，其他手下的人都向后退去。李大卫仔细检查了引信，这才说：“全部撤退。”金秀珍拉了一下李大卫的衣服，说：“让猴子点火，咱们都撤。”

“猴子？”李大卫问。

金秀珍指了指她身边的一个瘦小枯干的孩子：“他可机灵了，脚底下飞快。咱们先撤，他点完火一会儿就追上咱们。”

李大卫还要再说什么，金秀珍说：“放心吧。”

只见“猴子”向金秀珍点了点头，就悠闲地蹲在了地上。顺手从耳朵上拿下一根烟卷，在铁轨上轻轻磕了磕，就夹在了手指缝里。

李大卫和金秀珍带着手下一路往南撤，都走出三四里地了，还不见动静。金秀珍知道这是“猴子”想让大伙撤离得更远一些。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心里也有些着急。

恰恰此时，沉沉夜幕中一束白光从远处出现：有火车过来了！

“猴子”怎么还不点火？

李大卫他们此时已经撤到距离铁路三公里左右的皋营村西了，但是暗夜里移动的灯光让他们几乎要赶回去。就在火车越来越远的时候，突然北边大地上一团火球炸开，然后脚下的大地随着一声巨响剧烈抖动了一下。伴随着这声巨响，远方越来越近的火车发出了尖利刺耳的刹车声，钢铁车轮在铁轨上的摩擦发出长长的一串火花。

然后，除了一束不再移动的灯光，夜变得安静无比。李大卫和金秀珍相视一笑，大手一挥：“撤！”

当他们撤到天堂河附近的时候，金秀珍对李大卫说：“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猴子’呢？”

金秀珍身后闪出一个身影，向李大卫一拱手：“多谢大队长关心，我没事。”

第二天，法新社、美联社发表新闻，北宁路被炸，致使日本军列被迫停运。

天宫院民兵群众破公路

天宫院，早在明朝的《宛署杂记》里就有记载，起码成村于金之前，天堂河（现称永兴河）在村子里蜿蜒穿过，给平凡的村庄带来鱼虾蟹蛤和四季秀色，曾经的官马大道紧邻河道连接北平和河北大名。天宫院像华北平原上其他村子一样，村民们生活在静谧安逸的氛围之中。然而，卢沟桥事变改变了这一切，日本侵略者在“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政策下，加紧了对占领区的掠夺。

英雄的天宫院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也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战争洪流之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进入尾声，预感到战争即将失败的日本鬼子加紧了对占领区的经济掠夺和调兵遣将。针对这一情况并按照冀中十分区领导的命令，天宫院民兵把工作重点放到了“破路”上来。

天宫院位于鬼子黄村据点和庞各庄据点之间，都在十里地左右，破路的过程中要防备鬼子的阻挠，上级领导安排平南支队一部在中堡村北设伏，涿良宛一部在大庄村北设伏，分别监视据点

里的敌人，其余指战员和天宫院的民兵一起执行破路任务。

出发前，天宫院武委会主任王殿举在十字街口的磨盘上进行了简短的动员：“乡亲们好！同志们好！根据情报，明天早晨将有一队日本军车从咱们村外路过，拉的都是重要物资，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破坏掉天宫院到大庄间的洋灰路，让这些汽车不能通行！我知道有些乡亲会想不通，咱们门前这条路，给咱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不再像以前因为流沙难走。但是，这条路便利了我们，也便利了敌人，他们利用这条路，把抢来的粮食，把屠杀中国人的武器运到他们想要的位置。为了我们的粮食和财产安全，为了我们兄弟姐妹的生命安全，我们今天就要把这条洋灰路完全捣毁，这也是我们天宫院人对分区政府、对中国革命最大的支持！等打跑了日本侵略者，建立了新中国，八路军会和我们一起把这条路修得又宽又直又平！咱们都是好庄稼把式，力气活难不住我们，今天晚上破路任务完成得彻底，也是对抗日战争胜利的重大贡献，一辆车也不让从我们眼皮子前面过去，出发！”

等到了分区领导指定的破路地点，王殿举和他带领的民兵也暗暗称奇，这个地方简直就是打伏击和破路的绝佳场所，只见平大路从北过大庄后折向西南，又向东拐了半个马蹄铁似的U形弯，沿河是一个从南到北的大沙岗子，有情况千军万马也藏得下，路东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芦苇荡，微风吹过，沙沙作响，里面好像藏着千军万马……

天宫院的民兵、群众和平南支队、涿良宛大队的部分干部战士拿着各种劳动工具，有大锤、撬杠、洋镐、刨斧、钎子、铁锹……

大家掌锤的掌锤，支钎的支钎，砸的砸，撬的撬，掏的掏，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

这么大场面就不怕有人去报告给伪保长或者日本人吗？说起来这也是地区领导把这次行动选在这里并以天宫院民兵群众为骨干的原因之一。天宫院村子虽然大，有郭、马、杨、李、赵、张、王几大姓，几百年来相处融洽，民风淳朴，村民间虽然偶有小摩擦，但在大是大非面前，都懂理给面，即使两个人心里有过节，在外人面前也不说人家坏话。前些日子武委会主任王殿举被日本兵抓到了庞各庄，就是保长郭凤岭跑到据点里，拿自己的性命担保王殿举就是一个老实巴交庄稼主，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通八路，最后，请庞各庄的鬼子汉奸吃了几桌酒席，才把武委会主任带回了天宫院。再者，当年大兴和宛平的队伍和地方干部，在往返两个地区之间，都要跨过平大公路，而他们最北的过路地点，就是中堡村北，更靠近天宫院的地方，从来没有被敌人发现过，这个问题当时部队一直认为天宫院的自卫队警惕性松懈，直到后来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日本人让各村有钱的买枪，没钱买枪的站岗，发现问题鸣枪示警。天宫院晚上站岗巡逻的都是受苦人，白天还要下地，本来积极性就不高。再说，他们早就听说共产党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在冀中、在晋察冀、在华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从心里盼望八路军早点胜利，所以，每当发现八路军过境，都是睁大眼睛为八路军站岗，竖起耳朵给八路军听风，巡逻哨一定会去村北土围子监视黄村方向的动静。

破路行动进展相对缓慢，这小日本的路修得忒结实了，上面

是二十公分的洋灰路面，下面还有近半米的夯土，十八磅油锤砸下去，就一个白点，铁锹掏下去，夯土挖不动，下面掏不空，上面的力就白废。这时候有一个村民出了一个主意：“我当年被日本抓丁修过马路，他们在拆路的时候用火烧，别看这洋灰路结实，架火一烧，噼啪乱爆，一会儿就酥。”“这主意成吗？力气是省了，烟别把日本招来。”争执间，来了一个平南支队的干部，朗声道：“乡亲们，我代表部队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破坏平大公路，不放过一丁点儿敌人的战略物资。咱们尽量把火烧起来，让烟小一点，就是敌人发现了有烟，也不敢轻举妄动，真出来更好，上级领导已经有了部署，让他们有来无回！我们甩开膀子加油干吧！”

天色微明，天宫院的民兵和群众与部队一起，胜利完成了破路任务，把天宫院村北的公路破坏了好几段，更绝的是最边上被破坏的一段，村民们又把撬下来成块儿的水泥块铺回了原地，与下面掏空的路基组合成一个大陷阱！

破路队伍撤离没多久，日本运输队的车就过来了，头车一头扎进了天宫院村民布置的陷阱。后面的司机发愣的工夫，已经撞上了前车的尾巴，日本指挥官就剩下叽哩哇啦叫苦的份儿了，什么掠夺物资，什么收缩战线，什么调兵遣将，没有一条畅通的公路，一切都是空谈！

而我们天宫院的村民该睡觉睡觉，该下地下地，就当参加了一次义务劳动一样，在后来的岁月里很少有人提起……

化装侦察长辛店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南部有一个抗日县政府——涿良宛县政府就秘密坐落在现北臧村镇西王庄村开明地主邢得茂家，一是经过考验，这一家人比较可靠；二是他们家比较富裕，可以负担干部的日常生活；三是这个村离永定河比较近，紧急情况下可以撤往河西；四是这家的公子邢锦堂已经是我城工部联络员，可以利用学生身份及时把印刷品带到城里。据邢锦堂回忆，他的上级是县委敌工部陈宗奇。而大名鼎鼎的长辛店“枪案”的策划，就是从当时还叫“王家庄”的邢家院子里开始的。

事情缘起侵华日军对我冀中解放区多次“扫荡”后，我冀中部队之一部来到窑上、公议庄一带，日军从琉璃河、窦店、良乡和黄村调动部队围剿，在窑上村战斗中，不但死伤惨重，八路军在转移中还拔掉了北章客的据点，附近民团没有接应，由此引发日本人的不满，意识到散落在民间的武器不能对付八路军了，所以发起了收枪运动。在收枪运动中，我们获得了很大一部分枪支，可还是有基础工作薄弱的村子、胆小怕事的村子把枪交给了敌人。

这一千多支枪被日本人收缴存放在宛平县政府所在地长辛店。

我涿良宛县长阎占彭、敌工部长陈宗奇找到皮各庄乡乡长韩天经，商量怎么才能把这些枪弄到手。阎占彭县长说：“韩天经同志，感谢您在前些日子收枪运动中对我们的帮助，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已经把您所做的工作报给了上级，冀中军区的吕正操司令员也知道了这件事，希望您能继续为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作出贡献。”阎县长的一番话，让见多识广的韩大乡长受宠若惊：“不敢当，不敢当，这些都是鄙人应该做的。”“现在有有这么个情况让我们的陈同志向你介绍。”陈宗奇同志开门见山：“事情是这样的，有一部分枪呢被日本人收了，集中存放在长辛店宛平县警察所。我们想不能把这些枪留给日本人，可是苦于不清楚长辛店的具体情况，那里毕竟是敌人统治的核心。我们的原则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为了取得尽可能大的战果，尽可能少的牺牲，我们决定派人进去侦察一下。据我们了解，您有个哥哥叫韩天功，是宛平县的税务股长，就住在长辛店镇里，所以呢，还得麻烦您把我们的人带进去，安排好落脚点，配合我们完成这个任务。”“这个这个这个……不是我不帮忙，八路同志，鄙人是有一个哥哥在长辛店，我负责引见也没问题，可我不敢保证进去的同志安全，一是这长辛店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二是想把镇子里的情况摸清楚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三来我把身家性命交给你们没问题，可要是我哥哥一家有个好歹，我在族人面前也不好交待……”陈宗奇说：“这个请您放心，您只管把我们的人带进去，见了贵兄长，您就算完成任务了。至于韩股长的安全问

题由我们负责，只要他不向日本人说，我保证不会有问题。”“那什么时候去？”“事不宜迟，明天出发，我们给你哥哥准备好了礼物，我替同志们谢谢您！”

第二天一早，永定河左堤路上，由南向北走来了三个人，中间走着的就是大高各庄村的开明地主韩天经，从上到下一身上好的绸子衣服，头上扣一顶瓜皮帽，鼻梁上架一款时髦的墨镜，手里摇一把折扇，从上到下、从前到后怎么看都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左边这个伙计精明干练，眉清目秀，肩挑一摞食盒，他就是敌工部的郑承勤。这个人可不简单，他1940年就来到永定河北做敌工工作，配合爱国民主人士夏赞亭对伪职人员进行争取工作，为建立抗日政权创造条件，形势变化以后，隐蔽在现大兴区北臧村镇皮各庄完小当日语教员，他的良民证就是通过夏赞亭的亲家韩天经给办的。令人称奇的是，宛平三区的日本小队长白谷竟成了郑承勤的好朋友，从白谷的嘴里得到了很多重要的情报！韩天经右边挑挑子的汉子正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冀中十分区四十三区队政委岗彪！

闲言少叙，头晌午三个人就到了长辛店，卡子里的伪军松松垮垮，无精打采地对进出镇子的人例行检查。三个人到了跟前，只见韩天经亮出良民证：“兄弟们辛苦，本人是三区大高各庄的韩天经，这两个人是我的伙计，我们这次来呢一是看看我哥，另外我找个木匠给他打几把椅子，行个方便了几位。”话音未落，变戏法似的甩出几包烟卷。“敢情是韩股长家里来人了，您还客气什么呀，赶紧进去吧，别耽误了晌午饭。”

一行人三拐两拐，就来到了韩天功家。叫开门，寒暄过后吃罢饭，说明了来意，韩天功汗就下来了：“八路兄弟，小人也是没有办法才干了这么一份伪差，你们干的也是掉脑袋的事，我一个人出点事还则罢了，可这但分出点事，一家老小都跟我倒霉呀！”郑承勤说：“哥哥放心，您好好配合我们工作，最多三天，我们就走。至于现在的形势，我不说您也应该知道，日本人蹦跶不了几天了，希望您能认清形势，配合我们完成任务，也给自己留条后路。我们也不是不管不顾的人，这几天您该上班上班，我们的任务不用您参与，三天后我们一定不会再给您添麻烦。”韩天经接过话茬：“哥，如果有人问起来，年轻的这位您就说是老家新添的伙计，来大地方见见世面，另外一位您就说是请的木匠，添置几件家具。其他的您放心好了。”

就这样，两个人住进了宛平县税务股股长韩天功的家。两个人早出晚归，侦察了三天，摸清了藏枪地点、守备情况和敌人的活动规律，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临出长辛店，还忙里偷闲打出了四把太师椅，韩天功一家老小从心里佩服：八路里面都是能人！

两个人回来后和区长刘广钰、区队长冰野制订了详细的计划。8月25日夜，一行人从北臧村的六合庄出发，踏上了奇袭长辛店的征途，把日本人费尽心思收缴的枪支拉回了部队驻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乡长巧献枪

平南地区为京畿重地，敌人统治经营较早，保甲制度健全，联庄会的武器也比较好，一般村庄都有几十条枪，多的有上百条，不但有步枪、马枪、手枪，有的甚至有机枪。日本侵华部队为了“以华制华”，让平南地区的老百姓以五十亩地为标准买一支枪，不足五十亩地的两家买一支枪。而原来当地群众备枪的本意是防土匪，现在日寇想利用群众武装限制八路军。

1944年春夏之间，冀中十分区司令员刘秉彦亲率四十三区队两个大队，在永定河左右两岸打了几次漂亮仗，有力地支持了涿州、良乡、宛平、大兴等平南地区的革命斗争。日寇发现当地自卫团不打八路军后，命令对枪支造册登记，限期交出。

我们则针锋相对，召集了宛平县的皮各庄、曹各庄、翁各庄、丁村、赵村、大辛庄等乡的伪乡长、保甲长开会，宛平三区庞各庄的警察所长也来参加会议。我们对敌工作部的同志主持会议，申明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说道：“对付收枪的办法只有两条路：一是把枪交给日本人打中国人，一是把枪交给八路军打日本人。

现在的形势不用我多说，最近县大队动静也不小，想必乡亲们有耳闻，我跟在座的也撂个底儿，咱们的正规军也回来了，我说的是真是假，你们可以去榆垓和窑上一带打听打听。现在呢，也不要急着表态，我们共产党一直看实际行动，别唱的好听说一套做一套，跟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皮各庄乡伪乡长韩天经明里给日本人办事，也深得鬼子信任。他回家后直奔正房，躺在炕上抽起了旱烟：不用八路做工作，这枪也应该交给中国人，可问题是日本人眼睛也盯着这批枪呢，一个乡一百几十条枪给了共产党，日本人决饶不了我呀，弄不好还要搭上一家老小性命。怎么能把这些枪神不知鬼不觉地给了抗日队伍又不让日本人怀疑？搞不好这可是掉脑袋的事，事情紧急又容不得从长计议。唉，如何是好！

韩天经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他家几辈子都生活在今天的庞各庄镇西高各庄村，他本人则在霸县的新镇上过军校，在旧军阀的队伍里做过官，因为看不惯军队里那些作风，解甲归田，回乡伺候祖上留下的土地。想踏踏实实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在动荡的日子里这简单的想法成为了奢望。日本人知道他在附近有点声望，又学过军事，委任他为宛平县三区皮各庄乡武装自卫团团团长，他凭着平日里积攒的名声，小心翼翼地支应着平南这块土地上的土匪、治安军、日本人，也偷偷摸摸和共产党建立了关系，怎么交枪可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大问题。

一夜无眠，一个大胆而缜密的计划慢慢成型。吃了晌午饭，韩天经颠颠地跑进了庞各庄鬼子炮楼，向驻守的日本头目报告：

“太君，我们皮各庄乡自卫团愿意把枪交给皇军，为大东亚圣战贡献力量，配合皇军早日完成收枪任务，也给周边各乡各村带一个好头。”日本鬼子小头目连挑大拇指：“韩桑，你的，大大的好。”“太君的好，太君的好。不过最近土八路闹得欢，保险起见，希望傍晚您派人接应一下，省得出现意外。”“这个的韩桑的放心，我率全部队伍欢迎你们的到来！”

回到西高各庄，手下人早把辖下各村的分队长召集齐了，韩天经哭丧着脸说道：“父老乡亲们，老少爷们儿，日本人催得紧啊，这枪不交看来是不行了。我知道大家伙儿舍不得，这也是当初五十亩地一杆派下来的，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好些事由不得咱们。日本人说了，要么交枪，要么交命，大伙拿个主意吧！”下面一阵阵议论，有胆大的说：“这枪惦记的人多了，日本人惦记，八路军还惦记呢！你们没听说前几天他们拔了榆垆据点？听河西的朋友说，前两天窑上打了日本的伏击，成片的死尸，据说是四十三区队干的，这可不是土八路，是原来三十二团改编的正规军。这个节骨眼儿上把枪交给日本人，我看不妥……”韩天经把脸一沉：“可是我还知道，你丢了枪，八路的干部只会教育教育你，日本人轻则放狼狗咬你，重则让你脑袋搬家！清单我已经给日本人了，你们看着办吧！各位都是村里管事的，明儿露水落了，咱们集合队伍，皇军准备好了招待咱们呢。”韩天经脸一变，再加上一顿咋呼，一屋子的人都不言语了。

第二天按约定集合起队伍，无精打采地奔庞各庄进发，路过皮各庄和东高各庄之间的一片坟地，突然听见有人喊话：“老乡

们！日本鬼子是秋后的蚂蚱长不了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应该交给人民的武装……”众团丁一个个惊慌失措，纷纷问大乡长怎么办。韩天经哭丧着脸说：“还能怎么办，保命要紧呀，八路谁惹得起呀，连皇军都躲在庞各庄、黄村不敢出来。我先跟他们盘盘道。”然后提高声音喊：“对面的兄弟姓什么呀，报个名号啊？”“我们姓共，四十三区队听说过吗！”“敢情是土八路啊，我们可也一百多号人枪呢，你们一口气吃不了我们！这么着，这个买卖惦记的人多，给你们留下三十杆怎么样，也让我们和其他朋友有个交代。”“姓韩的，听好喽，我今天胃口大，能不能一口吃了你咱们试试吧！”听到这儿，团丁们议论纷纷，给谁都是给，犯得着开仗吗！你韩天经愿意给鬼子卖命你卖吧！韩天经看着左右众叛亲离，颇有几分无奈：“八爷，属下也是混口饭吃，你们看这么成不成，枪可以给你们，子弹留下一点，咱们都朝天开枪，打个一袋烟的工夫，兄弟我好交差！”“这个可以答应，别耍滑头，不然饶不了你。”然后双方真刀真枪地朝天空放了一阵枪，人民武装得到了一百多条枪。

那么，八路军是怎么得到的这个情报呢？原来，韩天经过一夜考虑，设计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去庞各庄炮楼之前通过地下党联系到区长刘广钰，一起演了这么一出瞒天过海的好戏！

事后，韩天经还有更绝的，腿上弄了点血，缠上了纱布，气喘吁吁地跑到庞各庄，向鬼子汇报：交枪路上遇到了八路军大部队，队伍打散了，人也负了伤。鬼子当然听见了密密麻麻的枪声，虽然有约定，也不敢离开据点去接应自卫团，只好安慰了一番，

安排韩大乡长去北平看病。

在这次反收枪斗争中，地方党和武装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合理制定相关政策，在平南地区共收缴了各种枪支 1700 有余，可以装备三个团的队伍，为抗日反攻阶段做好了积极的准备。

绿林携手抗日

北方的秋天，玉米已经干黄了叶子，高粱头红了。在乡间土路上，三匹战马飞驰，骑在马背上的不是平原作战中的李向阳，却是一位俊秀的中年女子，身后跟着一对金童玉女。中年女子在平南一带的名气比李向阳一点儿不小，是被尊称为“金老太”的金秀珍。她本来姓赵，叫赵金花。因丈夫家姓金，便随夫姓，改名金秀珍。

1940年9月，正是秋收前夕，为了避免日伪军在平南永定河、天堂河一带掠夺粮食，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上演了一出联合抗日的大戏。

在固安、安次、大兴交界地带，永定河流域，是密集的原始森林，到处是成堆的白色沙丘。在这样的环境下，活跃着十几支民间武装。他们有行侠仗义的金秀珍金部，有杀人越货的胡景荣、胡显荣胡部，还有徐玉芝、赵宗正、于丰年等部。本来这是些互不相扰、各占一方的地方武装，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神奇地走到了一起，进行了一次对日的激战。

深晓民族大义的爱国的绿林武装金秀珍部，在安次、固安一带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面对日本鬼子在中华大地上的胡作非为，早已义愤填膺，下决心给他们以打击。她的想法得到了我冀中十分区领导的肯定，并决定派 27 团一个营配合她的行动。

考虑到自己的军事实力有限，同时附近那么多的绿林武装也可以联合起来，使大家一起抗日，共同走上抗日的道路，金秀珍亲自前往礼贤胡部，找胡景荣、胡显荣兄弟做工作。胡氏兄弟早期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儿，为了得到这一带势力最大的绉子金秀珍的照顾，曾经拜金秀珍为干妈。尽管那时候金秀珍还不到五十岁，但是已是江湖上闻名的金老太太。几年来，由于这层关系，附近其他绉子真的没有跟胡部找麻烦的。

金秀珍来到礼贤胡部的寨门前，手下人就高声喊道：“告诉你们大当家、二当家的，干妈看他们来了。”

门口的人一听，撒丫子就往里面跑。很快，胡二胡景荣、胡三胡显荣就快步赶来，远远地就拱起双手，高声叫着：“干妈驾到，有失远迎，恕孩儿这厢有礼了。”

这时寨门已经打开，金秀珍骑马进来。胡二上前接过缰绳，金秀珍跳下马来，胡三躬身往里面请着。胡二让人去喂马，然后进来。

金秀珍进入议事大厅，落座后，直接说道：“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找你们哥儿俩帮个忙。”

哥儿俩对视了一眼，不明白她要干什么。

胡二说：“您老说笑话了，您那里兵强马壮，怎么可能需要

我们帮忙？”金秀珍微微一笑，品了一口茶，看了这哥儿俩一眼，没有说话。

胡二接着说：“不过您放心，只要我们哥儿俩能做的，一定做到。”

“好！这才是条汉子。”说着，金秀珍放下茶碗，认真说道：“我准备打鬼子，你们干不干？”

胡三说：“这几年咱们跟日本人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相安无事。只是咱们主动跟人家动手，这梁子可就结下了。”

金秀珍说：“好狗护三邻，好汉护三村。日本人在咱们眼皮底下折腾，这是相安无事？”

胡三说：“人家也没得罪我们啊。”

“你们他妈的喝西北风活着呢？不吃粮食是吧！哪儿来的？”金秀珍甩了脸子。

“得，干妈您别生气。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胡二拱手赔笑。胡三轻轻拉了拉胡二的衣角，胡二全然装作不知。金秀珍也装作没有看见，说：“永定河边这几家绉子呢，也全都答应一起干了。要是真有那么一两个不开眼的死土鳖，我真怀疑是得了日本人什么好处了，还是忘记祖宗是谁了？”

“行了干妈，您也别骂了。有您竖起大旗，我们兄弟没二话。就这么定了。”胡二说完，扭头大喊一声：“摆酒，给干妈接风！”

金秀珍起身一笑，“酒先存下吧，打完了鬼子我请你们哥儿俩喝酒。我还有别的事，告辞！”

哥儿俩紧说：“吃完再走吧。”

金秀珍已经来到院子里，手下已经牵马站在门边。来到大门口，她回身对胡二、胡三说：“具体行动日期，我派手下通知你们。”

然后飞身上马，扬鞭而去。

接着，金秀珍又去了徐玉芝、赵宗正、于丰年等部的寨子，各个大当家的听说八路军和胡部都参加这次行动，全都没有二话，一切听金老太太安排。

白家务据点住着鬼子、伪军、伪警察上百人，是永定河岸边一个比较大的据点，也是距离我冀中十分区活动区域最近的一个，是处在永定河流域各家民间武装中间的一根钉子。各方力量都想拔掉它，只是局限于各自力量的薄弱而没有办法。现在金老太太举起义旗，立即得到响应。

9月末的一天凌晨，白家务据点外枪声突然响起，我冀中十分区27团一个营的战士率先向据点发起攻击，各路绿林好汉们也使出了平时练就的绝技。有的枪法绝伦，一枪一个；有的善于攀爬，三窜两跳就到了寨子跟前，一甩挠钩就挂在了寨子围墙上的树枝上，然后就顺着绳索攀上土围墙，利用有利地势一边向里面射击，一边去打开寨门。战士们高喊着：“冲啊！”就洪水般冲了进去。各路绿林英豪不甘示弱，借势冲在最前面，不断举枪打死企图顽抗的敌人。

不到两个小时，结束了战斗。

清理战果，缴获长短枪30多支、子弹10000多发、手榴弹300多颗。除了打死鬼子伪军以外，还俘虏伪警察30多人。

这是永定河畔民间武装联合抗日的一次战斗，也引起了日本

鬼子的提防。不久之后，他们就是通过收买的手段，对这些民间武装进行了分化瓦解。礼贤胡部的胡景荣、胡显荣利用金秀珍生日之际，谋杀了积极抗日的绿林首领金秀珍，公开投敌，成为可耻的汉奸。这两个民族的败类，在礼贤解放前夕，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镇压。



团河保卫战遗址

开明士绅夏赞亭

在抗日战争时期，有许多开明士绅支持八路军抗日。他们为八路军送情报、捐钱、捐物，为抗战最终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里我要给大家讲讲榆堡南各庄村开明士绅夏赞亭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1938年的夏季。这天早晨，经夜雨洗礼，天清澈湛蓝，阳光明媚。几只白鸽飞落在夏赞亭家的屋顶，咕咕咕鸣唱，为这所深宅大院增添了几分静谧。

屋子里，夏赞亭正在摆砚研墨，身旁的桌子上信纸已铺好，只待挥毫。此时，他的心颇不平静。近日，一个消息在四村八庄传得沸沸扬扬：霸县驻扎了一支队伍，名叫八路军，就是早就传说的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从南方开拔而来。改名八路军，就是为抗日，打跑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这消息，为夏赞亭心里增添了几分兴奋。他亲眼见到驻扎在小黑堡据点的日伪军四处扫荡，烧杀抢掠，奸淫女人，欺压中国人，无恶不作。家国之仇，民族之恨，激发他盼着天降神兵，早早把这些侵略中国的日寇赶出去。

当他手持毫笔，在信纸一笔笔书写时，有多少心中之言要表

露笔端啊！他要说，爱国之心，匹夫不可缺，中华儿女理应人人有责。他要说，小黑堡据点日伪军是百姓之祸害，如同一方妖魔，该当早早诛灭。他要说，拥护八路军抗日，是我一名士绅的明智之举，我会竭尽全力，为抗日之军奔走呼号。

他将满心的爱与恨写于信间，又细细斟酌，然后装封。唤来心腹家人，去往霸县，并再三叮嘱：务必将此信笺亲自交付八路军三纵队独立第一队司令员朱占魁之手。家人遵嘱，悄然而去。

家人欣然归来时，带回八路军司令员的亲笔回信。信，老长，满满三张纸，字字诚恳，句句中听。信中对夏赞亭拥护抗日之举大为赞赏，并希望他及时提供小黑堡据点日伪军的新动向，以歼灭守敌。

此时此刻，一封信笺，成为了夏赞亭与八路军心蒂相连的纽带。

此后，夏赞亭时不时去小黑堡据点不远处溜达，留意日伪军的进进出出，察看人数、武器装备。他发现，日寇虽然嚣张跋扈，但人员混杂。伪军中不少人是为活命被迫而为，表面对日寇言听计从，但内心里怕中存怨，怨中有恨。虽是如此，但如何才能找到突破口？夏赞亭心中寻思。就在夏赞亭左思右想之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位名叫田三宝的伪军，请假回家看望病重的老娘，多超了几天假，回到据点，遭到日寇和伪军头目张士瑞的捆绑毒打。伪军们见了，愤愤不已，心中敢怒不敢言。夏赞亭心想：敌人这种面合神离、人心涣散的情况，不正是拔掉日寇据点的大好时机吗？想到此，夏赞亭大步流星地离开了小黑堡据

点。

这一天，在通往霸县的土路上，“哒哒哒”走来一头大青驴，大青驴背上驮着一袋米，牵驴人恰是夏赞亭。他装扮成去霸县集市卖米的样子，去见八路军独立第一支队司令员朱占魁。

司令员朱占魁仔细听取夏赞亭的敌情汇报，下决心拔掉小黑堡这个以张士瑞为头目的据点。

几日之后的一个夜晚，天黑如泼墨，永定河畔卷起浓雾。在夜色和浓雾掩护下，朱占魁带领队伍悄悄渡过永定河，埋伏在敌人小黑堡据点附近。只等准备就绪，发起突然袭击。可是未等朱司令下达攻击的命令，二大队却急不可待，提前开火了。张士瑞这个狡猾的狐狸，看形势不好，带队离开据点，仓皇而逃，逃向了日寇的榆堡据点。

第二天早晨，八路军队伍进驻南各庄一带。夏赞亭积极组织村民，迎接八路军队伍，腾出房屋，筹备军粮。还召集村民听取八路军宣传员作抗日演讲，使村民相信八路军是帮助穷人打天下消灭日本鬼子的仁义之师。

当天上午，一架敌机在南各庄上空盘旋，接着日伪军从东西北三面包围南各庄。八路军以天堂河芦苇荡为掩护，紧急迎战敌人。战场上号声冲天，枪声大作，八路军英勇出击，把追踪而来的敌人打得人仰马翻。

在这次战斗中，夏赞亭边组织村民转移，边鼓动群众坚信八路军一定能够打败敌人。

在日伪统治下的老百姓，第一次亲眼看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

八路军把日本鬼子打得屁滚尿流，个个拍手叫好，情绪激昂。夏赞亭趁机对乡亲们宣传八路军的种种好处，动员年轻人积极参加八路军抗日。不少年轻人在夏赞亭的动员下纷纷加入了八路军队伍。

当天晚上，夏赞亭随八路军部队转移到安次境内南、北寺堡。夏赞亭四下奔走，出面联络姚家马坊、僧堡头一带的上层人物积极参加到抗日中来。在这些被联络的人员中有位唐姓士绅，与夏赞亭长辈是亲戚关系。夏赞亭登门拜访，说明来意，申明救国救亡的大义，劝唐以民族大义为重，多多为援助八路军出力。唐听了夏赞亭的话有些犹豫，说：“贤侄儿啊，这可是手提脑袋系在腰带上的事，你得容我三思。”夏赞亭见唐犹豫，进一步耐心开导说：“共产党八路军一定会胜利，小日本迟早会被赶出中国。多行不义必自毙，古来如此。难道我们愿戴‘亡国奴’的帽子，遭子孙唾弃？”

唐说：“话是这么说，可这弄不好要掉脑袋。”

“不抗日就不掉脑袋了吗？每天我们有多少人死于日本鬼子的屠刀之下？远的不说，就在咱们眼前，日本鬼子杀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您没看见吗？”

“这……”唐被夏赞亭的话问得哑口无言。最终欣然接受夏赞廷的主张，表示愿意为抗日多多帮忙。

在夏赞亭联络下，八路军独立第一支队召开了有重大影响的士绅会议。在会上，夏赞亭带头表态：坚决跟共产党走，为抗日有粮出粮，有钱出钱。

有了群众基础，八路军独立第一支队在接下来的高辛庄战斗中，把廊坊日军指挥官草古新郎带领的日军讨伐队全部歼灭。

随着日伪加紧对大兴、宛平、固安等交界的统治，夏赞亭的身份逐渐暴露，为隐蔽起见，他改名继续为八路军工作，为抗日奔忙，相继联络了不少上层人士，为抗日积极作贡献。他的爱国精神在大兴抗战历史上记载下了浓重一笔。

智捉败兵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鬼子侵入中国，大兴成为敌占区。日军烧杀抢掠，大兴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奋起反抗，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发生了不少抗日故事。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个老头巧送情报智擒败兵的故事。

这对老夫妇住在永定河畔，老两口在河滩开荒，以种地为生。

这一天中午，老两口从地里干活回来，刚进家门，就有两名日本鬼子闯了进来。老两口一愣，上下打量着眼前的鬼子，只见这两个鬼子灰头土脸，衣衫不整，浑身上下透着疲惫。其中一个鬼子的裤腿上全是血，走路一瘸一拐的。老头一看就明白了，心说这肯定是被八路军打散了的鬼子的两个败兵。老头看一眼老太太，老太太也看出了两个日本鬼子是败兵。这时候，没有受伤的日本兵端着枪指着老太太，哇啦哇啦地冲老太太叫嚷着：“咪西咪西。”

“小鬼子这是饿了。”老头对老太太说。

“饿死他们，不给他们吃的。吃饱了他们又有劲儿打我们了。”

老太太愤愤地说。

小鬼子虽听不懂老头和老太太说什么，但从老两口的表情上看出了老两口不情愿。怕老太太不给做饭，小鬼子走到老两口跟前，用枪逼着老两口进屋拿粮食做饭。对老两口说：“咪西咪西，不咪西死啦死啦的。”

面对小鬼子的恐吓，老头灵机一动，忙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陪着笑说：“太君的咪西咪西。”说着拉着老太太进了屋，对老太太说：“赶紧去给太君做饭。”

老太太看着老头，说：“不管，哪有粮食喂豺狼？”

老头见老太太固执，忙说：“老婆子，给太君做饭去，家里不是还有高粱米吗？给太君做点高粱米饭，米不够的话，再给加点别的，一定要让太君吃饱。”老头边说边冲老太太挤挤眼。

老太太愣了一下，立时明白了老头的意思，会意地冲老头一笑，进屋做饭去了。

日本兵也要跟进去，被老头拦下说：“太君，看您这走了不少路。又累又饿的，您坐着歇会儿，饭一会儿就得。”

“哟西，你的大大的良民。”日本鬼子见老头说服老太太去做饭了，冲老头儿夸奖道。

“不敢，不敢，太君您先坐着。”老头指着院子里躺着的一块破木板子。

“哟西！”两个鬼子收了枪，坐在院子里的木板上。

不大的工夫，老太太把做得的高粱米饭端给两个日本鬼子。

饥饿中的日本鬼子见饭来了，一人端起一碗，狼吞虎咽地吃

起来。没吃几口，便将饭全吐了出来。原来老太太把高粱米里加了沙子，咯吱咯吱的直咯牙。每天净吃白米白面的日本鬼子，怎么吃得下去？两个鬼子扔了饭碗，恶狠狠地对老太太叫嚷：“这个的不要，全是沙子，馒头的给！不给，你的死啦死啦的。”

“太君，哪有馒头呀，馒头都让你们抢走了，只剩下这个了。”老太太一脸委屈发说。

“是啊，太君，这就是好的了，平时我们这都吃不上。”老头也说。

日本鬼子不信，一个日本鬼子起身端着枪去屋里翻腾，翻了半天，结果什么也没翻到。日本鬼子不甘心，用枪指着老太太说：“你的粮食、馒头。”

见日本鬼子用枪指着老太太，老头灵机一动赶紧说：“太君息怒，太君息怒。粮食真的没有了，要不这样，我出去借点面，给太君做馒头。”

日本鬼子看了看老头，又看了看院门外，翻翻眼珠，想了想，对老头说：“你的快去快回，不许耍滑头，耍滑头的死啦死啦的。”

“不敢，不敢，太君放心。”老头说完对老太太说：“你在家听太君的话，我去借面给太君蒸馒头。你要好好待太君，等我回来。”老头儿边说边给老太太使眼色，让老太太稳住鬼子。

老太太明白了老头的意思，说：“你去吧，快去快回。回来好给太君蒸馒头。”

老头走了，不大一会儿，便回来了，但老头儿没借到面，而是带来了几个全副武装的民兵。坐在地上饿得低了耷拉的两个日

第三部分

抗日烽火

本鬼子一见老头带人来，一下子警觉起来，伸手想去地上抄枪。说时迟那时快，几个民兵上前一脚踢飞了地上的枪。没受伤的日本鬼子见事不好，站起身来就想往外跑，受伤的鬼子见没受伤的鬼子要跑，嘴里叽拉呱啦地叫喊着，也想起来跑。几个民兵饿虎扑食一样，上前将两个小鬼子扑倒在地，老头儿和老太太找来绳子帮着把两个日本鬼子捆了起来。几个民兵押着小鬼子朝村公所走去。

“呸，还吃馒头，你吃枪子儿吧！”老头儿冲鬼子兵的背影骂道。

“糟蹋了我一顿高粱米，可惜了儿的。”老太太心疼地拾起地上的碗，将高粱米倒进狗食盆子里。

老头巧送情况捉败兵的事传出后，被当地老百姓交口称赞。

抗日战争烽烟四起，敌寇的凶残点燃人民愤怒的火焰。大兴人民义无反顾，将这火焰化作坚强、勇敢和智慧的力量，将敌人摧毁、吞噬。在对敌斗争的最前沿，战斗的号角响彻平南大地，大兴人民高昂的头颅从未低下。从防守，到相持，再到反攻，积小胜而大胜。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书写历史，每一场战斗都是在宣告正义，每一场战斗都是用献血保卫家园，每一场战斗都是用生命捍卫尊严。



西麻各庄伏击战

永定河澎湃千里，激流直下。自三家店出山，过卢沟桥，浩浩荡荡进入平原地区。在平原上，永定河很长一段流经大兴地域。所以，大兴关于永定河的故事有很多，古老的故事可逾千年，新发生的故事就在当下。今天，咱不说远的，也不说近的，就说一个不远不近的。

永定河自北向南流，流到西麻各庄村地段开始折向东南。也就是说，永定河在这儿拐弯儿了。就在这河湾处，曾发生过许多故事。今儿讲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初期。

1937年7月7日，在永定河的卢沟桥上突发事变，日本鬼子挑起事端，就此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永定河两岸人民不甘心沦为亡国奴，纷纷投入到抗日中来。河西边上有个辛庄村，有个村民叫李万兴，此人耿直仗义又胆大心细。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永定河两岸烧杀抢掠、无恶不做的无耻行径，怒火中烧，决心投入抗日洪流，用自己的身躯和热血，报效国家，保卫家园。

1937年9月初，李万兴联络了刘瑞等二十余名抗日村民，成立了抗日义勇队。李、刘二人分别担任正副队长。义勇队成立后，在国民革命军26路军一位姓王的副连长的指导下，立即投入到紧张的作战训练中。他们练瞄准、练射击、练拼刺、练投弹；在大家努力下，很快就掌握了步兵的基础作战技能。有了这能耐，李万兴和刘瑞就琢磨着要带大伙去真实的战斗中试一试。经过仔细侦察和反复商讨，他们决定过河到东岸袭击日本鬼子的巡逻小队。他们的决定得到了王副连长的大力支持，并答应带兵配合。

9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天上飘着毛毛细雨，义勇队决定此时过河袭敌。这个时候恰逢永定河秋汛水涨，水急浪大，那浑浊的河水在河湾处旋出无数漩涡，吱吱叫着急速东流，看着就吓人。李、刘二位队长带领二十名义勇队员，王副连长带领十多名正规军士兵。他们在左臂衣袖上系好带有“义勇”二字的白布条，带着武器下了河滩。经过细致勘察，找到一处水流稍缓的河段下水。正是秋汛时节，河面上见不到渡船和渔船，就连平时常见的打渔人也没有了。这伙子人只得涉水过河。这些人都是河边上长大的，那玩水的水平真不一般。只见刘瑞双手高举机枪，口中咬着手榴弹袋，踩水如履平地，飞似的冲向前去，一般的船家也赶不上他。这队人在水浅时趟水而过，水深了就凫水而行，只两袋烟工夫，就悄悄地来到了永定河东岸。

义勇队在西麻各庄附近的堤坡上的树后、土堆草丛中隐蔽

起来，武器弹药也都摆到触手可及的地方。大家按捺心情，就等鬼子的巡逻队送上门来。下午三点多钟，一队三十人的鬼子巡逻队进入义勇队视野。只见鬼子兵们头顶钢盔，穿着草黄色军服，长枪上挑着耀眼的膏药旗。那大皮鞋把河堤踏得直抖。看到鬼子兵们这趾高气扬的样子，更增加了义勇队员的忿恨。

等到鬼子兵进入到伏击范围，王副连长一声“打”，大家一起开火，这下子，鬼子兵们不神气了，死的伤的就地躺下了，活着的连滚带爬到处躲藏。稍稍缓过神儿，鬼子兵们开始抵抗，一时间，枪声大作。枪声引来了日本鬼子的援兵，战斗更加激烈了。只见王副连长跃出草丛，手端机关枪，朝着鬼子援兵一通儿猛射，鬼子兵纷纷倒下，没倒下的慌张溃逃。王副连长边打边喊边追赶，将鬼子兵压制在堤坡下。正当王副连长准备冲下去时，一颗手雷炸响，王副连长和他身后紧跟着的两个战士英勇牺牲。李万兴和刘瑞见状，高喊着“为王副连长报仇！跟小鬼子拼啦”冲出掩体，扑向敌人。杀红眼的义勇队员们，不顾鬼子兵的枪林弹雨，一个劲地猛冲猛打。鬼子兵见义勇队没有了机关枪的火力压制，便集中火力朝义勇队疯狂进攻。眼看义勇队要吃大亏，就在这危急时刻，忽见一彪人马由河西冲杀过来。原来，这是26路军的周营长得知战况，带领本营人马前来支援。

鬼子兵们见中国军队冲杀过来，心就虚了，连忙起身溃逃，躲进了他们的西麻各庄据点。

中方军队和义勇队打扫战场发现，此次伏击战共歼灭鬼子兵二十来人，毙伤敌人情况不明。

这场伏击战以中国军民的胜利结束。遗憾的是王副连长和两个战士在战斗中牺牲了。

抗日战争中，伟大的中国军民在永定河两岸，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许多英雄诗章，让我们记住他们吧。

赵景安智取求贤据点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榆垓镇的求贤村设立了一个据点，驻有伪军一个中队，这里位于涿州、大兴、固安的交汇处，西临永定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我抗日冀中五分区主要在这一地区活动，这个据点像钉子楔在这里，给我们的根据地带来很大不利。

军分区决定拔掉这个据点，让广大的平南根据地连成一片，任务交给了五分区东进总队第三支队。

第三支队支队长赵景安，又名赵明亭，1910年出生在大兴南各庄乡朱家务一个农民家庭。赵景安家境贫困，从小干农活，在本村小学读了三年半书就到庞各庄一家布铺做学徒。“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回村开了一家杂货铺维持生活，因无法忍受日寇和土匪的欺压，在1938年10月联络了十几个人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深受日寇和汉奸欺压的贫苦农民看到这是一支抗日的队伍，纷纷前来投奔。我党看到这支队伍在打击日寇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注意到他们由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就把他们改编过来。冀中军区五分区把这支队伍命名为警备第二营，

由赵景安任营长，后改为东进纵队第三支队。

第三支队人数不多，只有120余人，武器也很不行，而求贤据点的伪军有80多人，有轻重机枪，据点建在村外的高坡上，居高临下，硬攻肯定不行，要想完成任务只能智取。

怎么办呢？经过侦察，赵景安了解到伪军中队长张黑子最近迷上了打猎，不是用枪打而是用鹰抓。用他的话说，就那么肩膀一抖，鹰飞出去，就把兔子什么抓到了，那叫刺激。抓兔子的鹰需要事先训练好，在行里管这叫熬鹰，鹰有野性，把鹰熬服了，才乖乖听人指挥。熬鹰是个技术活儿，张黑子初学乍练，正上瘾呢，四处找会熬鹰的人请教。赵景安掌握这个情报后有主意了，他的发小儿席富元正好会熬鹰。

于是他派人把席富元找来说明了自己的意图，让席富元趁机打进敌人据点，里应外合消灭敌人。席富元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早就恨透了这伙汉奸，马上答应了赵景安的请求。

席富元领了任务带着自己的鹰到求贤一带放鹰。他的鹰训练得非常好，很快就抓到三只野兔。这情景被站在炮楼里的张黑子看得清清楚楚。张黑子一见这是高手啊，得好好跟他学学。赶快带了两个人追了过来。都有这共同的爱好，聊起来特别投缘。张黑子把席富元请进炮楼，兔肉就酒，两人喝得高兴，席富元答应过来帮张黑子熬鹰。

就这样席富元成了求贤据点的常客，随便出入，随便走动。借此机会，席富元把据点的人员、装备、火力点等重要情报传递给了赵景安。

赵景安根据情报排兵布阵，确定三天后的晚上夜袭求贤据点。

第二天，席富元带了一个大笼子去了据点，大笼子里装着五只鹰，他跟张黑子说好要教他熬鹰。

这些鹰被绳子牢牢地捆住了两脚、翅膀和嘴，只留下了鼻子呼吸。这鹰是席富元抓来的。所谓熬鹰就是人和鹰之间要进行一次意志的较量。因为鹰的意志还没有被完全打倒，一旦放出去很快就会恢复它的野性。熬鹰要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离开鹰的身边，为的是不让鹰睡觉，鹰一闭眼，就用一根小棍把它弄醒。鹰不睡，人也不能睡，也许是两天三天，也许三天五天，最后鹰屈服了，才听人使唤。

席富元让张黑子跟着他熬鹰，张黑子不仅自己学，还让旁人也学。一天，两天，三天，鹰快熬好了，可人也熬得没样了，为了庆祝熬鹰成功，席富元抽时间出去抓了几只野兔回来，让伙夫炖了，他又买了酒，他要让大伙好好吃一顿。

熬了三天，岗楼里的人都熬得大眼灯似的。这回熬到头了，有酒有肉，一顿大吃大喝，不到晚上十点，岗楼里杯盘狼藉，鼾声如雷。张黑子鞋都没脱就歪在床上睡了。

席富元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走向岗楼顶部，两个站岗的伪军正打瞌睡。

“困了吧？”席富元问。

“可不是，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熬鹰了。真他妈的困。”站岗的伪军说。

“你们哥儿俩睡会儿，我盯着。”席富元说。

“行吗？”一个伪军问。

“我没事，熬惯了。”席富元说。

“能有什么事，八路早让皇军打跑了，怕什么。”另一个伪军说。

“就是，谁敢上这来捣乱，不要命了，把机枪给我，八路来了我也放几枪过过瘾。”席富元说。

“可别乱动，小心走火，你看着点儿，我们睡会儿去，有事叫我。”伪军说。

“贿好吧您就。”席富元站到了岗位上。

两个站岗的伪军摇摇晃晃地睡觉去了。席富元看他们下去了，掏出火柴连划了三次。

赵景安率领的第三支队早已埋伏在岗楼的四周。划三次火柴是事先约好的信号。

“悄悄地摸进去，注意隐蔽。”赵景安发出命令。

战士们爬过壕沟，放下吊桥，如入无人之境。

伪军们睡得跟死猪一样，跟本没想到三支队会来。

就这样，战斗胜利结束，没费一枪一弹，拔掉了求贤据点。中队长张黑子罪大恶极，执行枪决。其他伪军经教育释放回家，这些人回去后把赵景安和三支队说得神乎其神，附近据点的人很长时间白天黑夜都不敢出门。

奇袭黄村火车站

漆黑的夜色里，一队矫健的身影冒着严寒，急匆匆行进在京南大地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全面爆发，7月27日，从天津方向过来的1000余名日军精锐，分别从魏善庄、黄村等地火车站下车，再加上从地面过来的日军，共3000余人，向我29军驻地团河及南苑大举进犯。28日，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率部突围时相继阵亡。29日，北平沦陷。

这一仗，狡猾的日本鬼子不光打死打伤我大量军民，攻陷了北平，而且还发现了黄村火车站的战略意义，于是决定修复、扩建黄村火车站。日本鬼子毫不怜惜地拆毁了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团河行宫的宫殿，砍伐了周边几百年的参天大树，统统拉到黄村、魏善庄、安定等火车站，大兴土木工程，修建交通要道，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做战略准备。1939年，富丽堂皇的黄村火车站扩建成了，日本军队堂而皇之地驻扎进去，并把黄村火车站升级为重要站点，成为了日本侵华运输物资的桥头堡。

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收复被日本占领的国土，我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朱占魁、副司令员阎力宣，决定袭击黄村火车站等日本主要军事据点。

这一天，我军侦察员化装成卖水果的小贩，来到黄村火车站口，一到这里就被鬼子拦在外面。天气寒冷，我侦察员挎着篮子，里面是大个儿整齐的金把黄大鸭梨。他在火车站附近巡回转着，慢慢发现了一个情况。这里是日本侵华战略物资的重要集散地，不光有大量的日本兵驻扎，还有为数众多的伪军协助把守。由于北宁铁路在黄村火车站附近是西北东南走向，但当地人一般把上行的西南侧叫铁路西侧，而有站台的东北侧叫铁路东侧，西南侧的物资贮藏场就叫西料场了。这西料场储存着日军的大量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每天都有大量物资通过火车或汽车从这里运到日军的各个据点、前线。因此，朱占魁司令决定把袭击目标定在这个料场。

冀中军区五分区决定由分区32团完成此次任务，这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32团老兵相对较多，有对日作战经验；二是32团家在黄村附近的人多，甚至有些人参军前还被抓壮丁，参加了黄村火车站的扩建，所以，他们对黄村火车站及周边的地形十分熟悉，便于进退。

接到任务的32团团长大立刻回到自己驻地所在的沙窝村，开始研究部署打黄村火车站的作战计划。团长和参谋们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实力后，首先明确了不能强攻只能智取的策略，随后确定了佯攻铁路东侧的站台、铁路线，实则攻打西侧的料场夺取物资

的作战方案，打一次真正的声东击西。

1939年12月25日，夜晚的黄村火车站，调度室、站台、料场等地方点燃着雪亮的大汽灯，日伪军组成的巡逻队不停地巡逻守护。

在浓重的夜色中，我32团3个排兵分两路，顺着铁路线，从南、北两个方向靠近了黄村火车站，只见站台上—队日伪军巡逻队背着三八大盖步枪从南到北不断地来回巡视着。由于没有火车通过，寂静的站台上除了日伪军巡逻的脚步声，就是从站长的房间传出的喝酒时的寻欢作乐声。

我32团的一、二排的战士们，已悄悄地越过了冰冻着的小龙河，在内应的帮助下，顺利剪断了料场的铁丝网，在料场的边缘地带停下来，等待着站台那边儿的战斗打响。

三排长再次确认了大家的位置后，抬起手腕，一枪打灭了站台北头那盏汽灯，随后埋伏在站台两端的战士们，同时开枪，不光打灭了站台南头的汽灯，更多的火力一起打向敌伪军的巡逻队。激烈的枪声吓得在站长室喝酒的日本鬼子手中的酒杯掉在了地上，稍一愣神，缓过劲来的敌人开始反击，半醉的敌人纷纷掏出枪就要冲出站室。这时，全军分区唯一的一挺机枪派上了用场，一梭子打出去，打得敌人伤的伤退的退，除了几个被打趴下的巡逻的，其余在站长室喝酒的全被吓得乘躲在屋内不敢出来。后来灭了屋内的汽灯，想趁黑冲出来。早就有预案的三排集中火力轮番开火，打得敌人不敢再露头。

而在西料场守候的一、二排的战士们，一看战斗打响了，迅

速出击，不用一枪一弹就解决了守候在料场的伪军，缴了他们的枪，全部捆在一间库房里。然后冲进料场，看着这里堆放着一箱箱物资，真是大开眼界。也顾不得看看里面都是什么，扛起来就走，顺利退回到了小龙河西岸，一溜儿小跑转移了。

车站这边团长一看差不多了，连着向天上开了三枪，得到信号的三排长向战友们挥了挥手，喊道：“把手榴弹都送给敌人，撤！”于是战士们从腰间掏出各自携带来的手榴弹一齐投向了站台，在剧烈的爆炸声中，战士们顺利撤出了阵地。

南北蔡村巷战

1940年下半年，为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粉碎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施行的“囚笼政策”，我华北军民在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

我冀中十分区积极贯彻八路军总部精神，分区主力二团在永定河畔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当时，百团大战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八路军攻占日军据点，扒铁路、炸桥梁，沉重地打击了日寇。一些伪军看到了抗日力量的强大，不再真心实意地给鬼子卖命，而是暗中帮助我们，给我们送情报。这次的伏击就是伪军的一个中队长陈绍先给送的情报。

情报说三天后，有八辆载有日军的汽车经由南北蔡村北去，这八辆车于第二天仍由原路返回。我二团领导得到情报后经过周密计划，决定在永定河西岸的南北蔡村一带打这场伏击战。

二团各部于第二天进入阵地。在方圆十华里内设下伏击圈，一营埋伏在南北蔡南街沿街两侧的百姓家，二营在公路两侧设伏，三营负责阻击援敌，组织车辆运送战利品，当地游击队负责救治

伤员。又安排部分游击队员扮作百姓于公路地里旁假装耕作，在村内街拐角处设有农民用来耙地的耙连在一起的路障，等待战斗。

第三天一早八辆载有日军的汽车由北驶来，后边是一个中队的伪军，这伪军的中队长正是为我们送情报的陈绍先。汽车排成一字长蛇蜿蜒而来。有五辆车先驶过石桥，第一辆车上架有一挺重机枪，进村转弯时，因弯大陡，等司机看清前面的路障时，轮胎立时被耙齿刺穿。汽车尚未停稳，埋伏在街两边百姓家的游击队员立即用手榴弹袭击，车内日军统统被炸死。由于双方交战距离太近，日军的重机枪失去作用。后面尾随的四辆车，拥挤在入村处的石桥上，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埋伏于两边的战士们居高临下，枪弹齐发，日军大部分被炸得血肉横飞。

有一个持指挥刀的日本军官跳下车，哇哇地指挥着日军顽抗。在烟火弥漫中，几个日军爬进路边一家院里，疯狂向我军扫射，十几个战士中弹牺牲。见日军火力越来越猛，参战的游击队连长马福生带领数十名游击队员将一捆捆高粱秸点燃，抱着燃烧的高粱秸冲向车去，汽车终被点燃。一营长章曹辉随即大喊：“上！”四周埋伏的战士们一拥而上，将残余之敌包围，杀得残敌毫无抵抗之力，冲出的几个敌人四散逃命。

此时，在桥北头未过桥的三辆车，见前面战斗打响，立即停止前进，埋伏在这里的二营立刻出击。

后边是一个中队的伪军，见遇到伏击纷纷躲避，个别不明事理的伪军想冲我军开枪，中队长陈绍先上去就是一脚：“你他妈的活腻歪了，谁都敢打。”

“那咱打谁？”伪军问。

“打谁，冲天开枪，瞅准了，打日本人的黑枪，叫这帮孙子不拿咱当人。”陈绍先说。

“您说的对，就听您的。”伪军答应着。

砰砰砰，伪军这边枪声乱作一团。

经过激战，敌人被我军全部消灭。

一个日军逃至村外一个废弃的砖窑，许多村民正隐蔽在这里，看到鬼子逃兵，便大喊：“快来捉日本鬼子！”当地村民孙召亮、孙坚荣、张福臻等扛着铁锹、叉子等跟了上来。日军见势不妙，钻进一个水湾里，见众人追过来，趴在水湾里垂死射击。时值初冬季，水少地干，张福臻就用铁锹扬土，使日军看不清目标，睁不开眼。打猎出身的孙召亮趁机从旁边摸上去，土枪鸣响，日军负伤倒下。这时孙召荣眼疾手快，趁机赶上前用铁锹将这个鬼子劈死了。

另有三个日军冲出后，沿河堤向东南逃窜，逃至马家园村时，被阻击圈内的游击队和群众挡住，他们钻进了坟地，凭借坟头顽抗。开始有两个游击队员受伤，随后，两个日军被游击队击毙，余下的一个逃至刁家丘，被群众杀死。

经过7个小时的战斗，烧毁运输汽车八余辆，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共歼灭日军39名，俘获伪军100余人。

伪军大部分是本地人，没什么罪恶，经过教育释放回家。陈绍先被组织安排假借逃脱，继续做我军内应。

此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为我冀中根据地十分区在百团大战的战绩又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周密安排巧歼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平南建立了抗日游击区。

平南地区，泛指北平以南，平汉铁路以东、永定河以北、廊坊以西的广大地区。抗日战争期间，这一地区由日本侵略者占领。

1944年，中共冀中十地委和十专署决定建立平南县。10月，建立了平南县抗日武装大队。

平南县大队成立后利用奔袭战、夜袭掏窝战、伏击战等形式，狠狠地打击敌人，给敌人以极大震撼。

话说这一年的11月份，平南县大队配合四十三区队越过北宁铁路，执行收缴伪自卫团枪支任务，其间在长子营的再城营一带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打伏击尤其是在平原地区打伏击，能否取得成功，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就是要保守行动秘密，隐蔽作战企图。

我们事先派了一些干部、侦察员，化了装去侦察搜集情报。侦察员回来汇报说：廊坊的日伪军将在后天来这一带围剿，人数

不多，大约 100 余人，没有重武器。

“这是个机会，干他一场！”大队长刘启才一听有机可乘，马上两眼放光。

咱们要好好计划一下，不打没把握的仗。政委苏玉振也下决心要打。

商定了作战计划，马上命令部队加紧做好战斗准备。

计划高度保密。第二天午夜 12 点，部队紧急集合。二位首长向各中队干部布置了任务，而对部队则只宣布夜行军的纪律和注意事项，要求随时准备战斗。

行军时，不走村庄，也不找老乡当向导。此外，还提前派出便衣侦察员，到伏击地区封锁消息。天亮以后，政治处的同志挨家挨户去动员老乡，让他们照旧烧火做饭，照旧让烟囱冒烟，照旧上街吆喝卖烧饼；但人员只能进村，不许出村。村外则派出我们的侦察人员，化装成老百姓，假装拾粪或干些农活，一方面监视敌人的行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迷惑敌人，因为我们从缴获敌人的文件中得知，如果白天村外静无一人，也是会引起敌人怀疑的。

拂晓，部队进入伏击地区。

早晨 7 点钟，廊坊之敌吉田小队以及伪军步兵 120 余人、骑兵 20 余人，向再城营一带大摇大摆地开来，他们对我军行动一点儿也没有察觉。

敌人先头的步兵十六七人和骑兵八人，一直进到离我阵地仅 100 多米处。这时，有一个缺乏经验的侦察员沉不住气了，忽然高声喊叫起来：“鬼子到了跟前啦，还不快打！”这一下惊动了敌人，他们“噼噼啪啪”向村里放起枪来。

我平南县大队和四十三区中队的轻重机枪立即向敌猛烈开火，一下就打死打伤 10 多个敌人。

敌人很是训练有素，一听枪响知道自己被包围了，但他们一点儿也不害怕，利用大树、沟渠等有利地形进行还击。

战斗进入胶着状态，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一定要尽快解决战斗，不然附近据点的敌人来了，就麻烦了。大队长刘启才很是着急。

“不行就命令部队撤出战斗。”政委苏玉振建议道。

“不行，这是我们在这一场的第一场战斗，一定要打赢，打赢了才能够让老百姓认可我们，才能威慑敌人。”刘启才说。

“你说的有道理，我支持你的决定。”苏政委说。

“好，那咱就下决心拼他一把。”刘大队长说。

“好，就这么干。”两只大手握在了一起。

“司号员，吹冲锋号。”刘大队长命令道。

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听到这振奋人心的号声，战士们纷纷从掩体中跳出来，杀向敌人。

战斗中，干部战士奋不顾身，显出了刺刀手榴弹的硬功夫，更是杀出了我军神威，不多时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二中队的一个班长王福海同志，在向村北坟地进攻时，隐蔽前进到一座坟包前，硬从敌人手中把一挺正在射击的歪把子机枪夺了过来。有一些刚补充到部队才一个星期的新战士，同样坚决勇敢，在老战士的带领下英勇战斗。

这次战斗歼灭日军 17 人，俘获伪军 70 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刘秉彦兴隆场突围

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向驻守宛平城的国民党29军守军挑衅。29军奋起反击，卢沟桥事变爆发，赵登禹、佟麟阁两位将军英勇牺牲。日本鬼子随即占领了北平，北平一带成为日本人的天下，他们烧杀掠夺干尽了坏事。

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倡议下，建立统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后来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但由于八路军英勇作战，深得民心，全国人民还是习惯称八路军。1938年，共产党在冀中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大兴、宛平等地区属于冀中十分区的活动范围。为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1943年8月分区司令员刘秉彦亲自带领军区所属四十三区队跨过永定河，目的是配合地方干部在这里创建根据地。

1944年1月，刘司令员带领队伍来到了兴隆场村，他们利用该村周围的壕沟等有利地形，封锁村庄，收没伪自卫团的枪支，对村民宣传抗日。

兴隆场村位于安次、大兴的交汇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敌人不甘心失去这一地区，纠集了附近据点的日伪军几百人前来讨伐。

第一天，敌人从东南两侧向兴隆场发起了进攻。刘秉彦司令员带领部队给敌人设下了包围圈，打了一个大胜仗，毙俘日军少佐以下官兵50多人、伪军13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日寇狼狈地逃跑了。

日军指挥官龟田恼羞成怒，发誓报复，他向上级报告，说这里发现了八路主力，冀中司令刘秉彦就在里边。并且吹牛说自己已经把八路包围了，请求上级赶紧发兵来一举歼灭这股八路。

龟田的上级听了很高兴，这可是难得的机会，消灭冀中八路主力。如果再能活捉刘秉彦，功劳就是大大的，说不定自己的官职还能向上升呢。于是，下命令派兵来支援龟田。第二天，日军大批兵力到来，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实行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妄图消灭我军主力部队。

当时，我军的部队并不多。刘司令带来的只是四十三区队的一部分。地区队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地方武装的主力，由各军分区将民兵、部分游击队集中组建而成。地区队的规模约千人左右，第四十三地区队是去年12月由冀中军区十分区32团组建编成，并且这次他带来的只是地区的三、四两个中队，人数也就200多人。此外，其中还有一些地方干部在里边，需要保护。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刘司令决定组织大家突围，但突围之前要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让他们知道我八路军的厉害。

刘司令认真分析了敌情后，马上调兵遣将部署战斗。

兴隆场的老乡们对八路军非常拥护，知道要打鬼子，非常支持。他们在村支部的带领下，给战士们做饭，煮地瓜、蒸干粮、熬米汤，忙着卸门板、扛木料，帮助部队构筑工事。司令部的宣传部再次向战士们作了动员讲话，号召大家为了打败日寇，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

上午9时，几辆日军汽车从白家务据点向兴隆场渐渐逼近。战士们瞄准目标，等待着开火的命令。待敌人进入四十三区队交叉火力圈时，三队长钟成用驳壳枪一指，高喊一声“打”！战士们早就瞄准好目标，机枪、步枪一齐开火。被击中的敌人的汽车立刻停止前进，未被打中的日军纷纷从车上翻滚下来，托枪挺胸地向我军阵地冲过来。在我方猛烈的火力下，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河沟里和大道旁。

这时，又有几百名日伪军赶来增援，一群亡命徒不顾死活地往前冲。“把敌人放近了，用手榴弹招呼敌人。”钟队长命令着。

100米，50米，待到距离我阵地前沿二三十米的地方，“投弹！”钟队长大吼一声，手榴弹像冰雹一样飞向敌群，炸得日军丢盔弃甲，尸横遍野。

日军进攻失败，重新调整部署，用汽车拖着大炮，载着士兵向兴隆场村南、北两翼运动。东街敌人用机枪封锁了街道，机枪手胡敬忠乘敌人停止射击的时候跳到街心，朝着趴在街上的日军猛扫。九连连长黄学友沉着指挥，鬼子涌到跟前时，一排手榴弹甩出去，炸得鬼子血肉横飞。副教导员秦昌银组织战士集中火力对突入村内的敌人猛烈射击，并带领战士与鬼子展开白刃搏斗。

四大队的阵地上，指导员严海元组织反击敌人，代连长高云汉命二排掩护，带领一排战士向敌人冲去。一阵手榴弹，把冲进南门的鬼子炸得死伤过半。

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天黑了就是我们的天下。敌人停下进攻，埋锅造饭，打算等候第二天再进攻。刘司令抓住这个机会，连夜组织突围。

兴隆场村突围战，打得悲壮，打得辉煌，四十三区队的战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阻击了十倍于己的日军的联合进攻，在冀中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京苑公路赵登禹将军牺牲处南苑镇北部黄亭子

攻克押堤据点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沦陷，为挽救国家危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3月到1942年10月，日伪为巩固扩大“治安区”，在华北制造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春，在大、宛、永、安、固的交界地带，日军逼迫群众挖“惠民壕”，并增设了林家场、大押堤等多处据点，实行点、碉、路、沟、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

为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1941年8月上旬，我冀中军区十分区东进总队第三支队由队长程万朝率队渡过永定河，开创平南根据地。

永定河北岸的押堤据点是日军的一个重要据点，它扼守着河北到北平的门户。占领这里向南可渡过永定河沿平大路南下，直接威胁我冀中根据地；向北可直达北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为此，拔掉这个据点是北进的首要任务。

这个据点建有一座大炮楼，炮楼墙基宽3米、高20米，四周挖了一条深3米、宽8米的防护沟，沟的外侧还有铁丝网，沟的四

角配有暗堡，内驻伪县警备队一个中队120余人，中队长叫朱之龙，是个心狠手黑的家伙。

为了拔掉这个据点，支队长程万朝派人进行了细致的侦察，根据侦察员得来的情报，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部队天黑后出发，晚10点进入指定位置，凌晨1点发起进攻。4点结束战斗。

部队按计划进行，各中队进入阵地隐蔽待命。

中队长李芳和副队长刘国忠带领突击队，来到了敌人据点的铁丝网外面。趁着敌人没有防备，两名战士剪断了铁丝网，李芳和刘国忠带领突击队爬过封锁沟，抢占吊桥。不承想干掉敌人的哨兵时，岗楼上的探照灯射了过来。敌人发现突击队战士后，立刻开枪射击，双方随即交火。

此时，李芳和刘国忠一看，偷袭被敌人发现了，果断决定，突击队抢占吊桥，这边支队长程万朝命令火力掩护。轻重机枪一起开火。驻扎在桥头堡的敌人发现有人偷袭后，拼命死守，企图负隅顽抗，刚打了几枪，突击队员已到了他们面前，想跑都来不及了，被李芳和刘国忠他们开枪打死。突击队抢占了桥头堡，放下了吊桥，大部队冲了过来。

哒哒哒，炮楼上的机枪喷吐出罪恶的火舌，几个冲在前面的战士倒下了。

“把门给我炸开了！”程支队长命令道。

“是！”刘国忠亲自带领敢死队再次进攻，程支队长组织火力在后面掩护。

谁知敢死队刚刚跳出掩体，冲在前面的刘国忠和两名夹着炸药

包的战士就中弹倒地，身负重伤。见此情景，程支队长果断命令敢死队撤回。此时，已牺牲了20多名战士。

“我上！”中队长李芳请命。

“注意安全。”请命得到了批准。

为了炸掉敌人的炮楼，在进攻之前，程万朝支队长大声鼓舞战士们：“同志们！今天不炸掉敌人的炮楼决不罢休。否则，我们对不起死去的战友。”说完，重新组织好火力，命令二中队从左侧进攻，一中队连从右侧猛攻。

只见李芳抱起炸药包，冲了出去。

“同志们！冲啊！给我狠狠地打！”支队长程万朝高声喊道。

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李芳很快来到炮楼下面，他将炸药包在门洞里放好，拉开了导火索。迅速滚到了一边。

“轰！”爆炸声响彻夜空，炮楼被炸塌了一大块，摇摇欲坠。

“喊话，命令他们投降。”支队长程万朝命令道。

“伪军弟兄们，你们快投降吧，不能再给鬼子卖命了。”宣传组的人手持铁皮喇叭喊道。

“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战士们一起高喊，喊声惊天动地。

炮楼里有动静了，借着火光，大家看清了，那是用木棍挑出了一件白色床单。

“八路爷爷，我们投降。我们投降。”炮楼里有人喊道。

“把枪扔出来，排好队，手抱头出来。”战士们高喊。

“好，好，我们投降。我们出去，你们别开枪。”炮楼里的人

答应着。

枪纷纷从窗口扔出来了，伪军们一个个听话地抱着头出来了。

我们胜利了，战士们欢呼着冲了上去。

这次战斗打死伪军18人，中队长朱之龙被击毙。俘获80余人，缴枪100余支。

战士们押着俘虏，扛着战利品兴高采烈地转移了。

等第二天支援的敌人来的时候，43区队早就走远了，只有一座被炸得摇摇欲坠的炮楼，孤零零地立在那里。

永定河边激战

1944年春，为震慑敌人，扩大抗日政府影响，分区司令员刘秉彦亲率四十三区队两个大队来到平南地区，准备在大兴境内开创抗日根据地。

刘司令首先带部队进驻了永定河西长安城村。这是冀中根据地的北部边缘，因为有永定河的阻挡，日伪的势力在这里比较薄弱，我们能够在这里开展抗日工作。

为了扩大抗日根据地，必须渡过永定河到对岸去。

对岸是属于当时宛平管辖的榆垓辛庄，榆垓建有日军的据点，有伪自卫团驻守在那里。他们知道对岸就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根据地，日军给他们下了命令，让他们挡住八路军，如果放八路军过河，就统统地死啦死啦的。

要到对岸去，走十里铺渡口、赵村渡口都不行，这两处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经过侦察，最合适的路是从长安城村东下永定河右堤涉水过河到对岸。对岸是大兴的辛庄村，辛庄有咱们的情报员接应。选择这里过河，首先是春季，是永定河的枯

水期，这里地势平坦，河床宽阔，水不深；其次是距敌据点远，不容易与敌人遭遇。

但为了稳妥起见，还是做好了战斗准备，战士们子弹上膛，刺刀出鞘。同时命令郑生的便衣队与大队分开行动，提前在求贤附近偷渡。

伪自卫团团长邱金龙是涿州人，是在永定河边长大的，对这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他从亲戚那里知道刘秉彦率部队来了，要过河，于是在各处加紧了防范，并且也判断出如果要过河，辛庄一带是最好的地点。他怕八路军过河到他这里活动，日本人饶不了他，就事先带人驻守在辛庄村西的大堤上。

刘司令带部队涉水过河，水不深，但却冰冷刺骨，战士们咬牙坚持着，悄悄地接近东岸。

“不好，有情况。八路来了。”一个团丁发现了过河的队伍。

“慌什么，给我打。”邱金龙喊道。

啪啪啪，枪声杂乱地响了起来。

“冲过去，机枪掩护。”刘司令见偷渡不成，便果断地命令。

哒哒哒，机枪喷出火舌。

“八路火力太猛了，顶不住了。”有团丁惊慌地喊。

“给我顶住，他们上不了岸。”邱金龙狂妄地叫嚣着。

“队长，二爷被打死了，咱跑吧。”二爷是邱金龙的把兄弟，副队长。

“谁退后老子就打死谁，给我狠狠地打，替二爷报仇。”邱金龙急红了眼。

“冲啊——”43区队的先头部队冲上来了。

“八路上来了，弟兄们，咱跑吧。”伪自卫团的防线松动了。

“谁跑打死谁。”邱金龙抬手打死了一个逃跑的团丁。

“给我狠狠地打，八路过河，日本人饶不了咱们，都得死。谁都他妈的不能跑，谁跑我杀你全家。”他气势汹汹地说道。

团丁们都是附近村的，知道这家伙心狠手辣，他说得到做得到。在邱金龙的威逼下，松散的防线又稳定下来。

四十三区队的战士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在河滩上。

“刘司令，敌人的火力太猛，咱冲不过去。怎么办？”参谋长焦急地问。

“别着急，告诉战士们隐蔽好，注意安全。”刘秉彦司令员也过河了，在一处树丛后面密切地查看着敌情。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自卫团的后面突然响起了枪声。

“郑队长他们成功了，接应咱来了。告诉司号员，吹冲锋号。”

嘀嘀嗒嗒的冲锋号响起来了。

“冲啊，杀啊——”战士们从掩体中跳出来直奔敌人的阵地。

“大队长，不好了，我们被包围了。”有团丁惊慌地喊道。

“老二老二，你给我顶住。”邱金龙气急败坏地喊。

“二爷早就死了，咱跑吧。”团丁喊。

“弟兄们，咱撤！”他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一听说让撤，为伪自卫团的团丁们撒开了丫子，跑得这叫快，

一会儿大部分人就没影了。

大部队冲过来了，他们与郑生的队伍一起追击逃兵，有跑得慢的，地形不熟的，受伤跑不掉的，统统做了俘虏。刘司令命令部队打扫战场，统计战果。这次战斗俘获伪自卫团丁37人，缴枪20支。由于团丁大部分是日本人抓来的，经过教育释放回家。

刘司令用兵如神，八路军如同天降，这些被放回去的人在附近大力宣传八路军的神勇，振奋了两岸的百姓，打击了敌人。

在刘司令的带领下43区队又打了多次胜仗，永定河东岸很快成为了我冀中根据地十分区游击区的一部分。

化装袭击敌军车

1944年3月29日，我平南办事处主任刘广钰率领四十三区队对白家务伪军据点突然发起进攻，全歼据点里的敌人20多个。附近南各庄、北寺堡、田谷营据点的伪军试图赶来支援白家务据点，也被打退。

话说榆堡据点里的伪军，知道我区队跟白家务据点的伪军交火后，反倒非常兴奋。守在榆堡据点的伪军中队长告诉据点里的伙房：“明天早上去街里弄一扇肉来，中午给大伙炖了。”跟在后面的小队长就问：“白家务那边打起来了，咱们反倒吃肉，为什么呀？”

中队长莫测高深地仰头看着星星，说：“为什么呀？八路在白家务打仗，那咱们不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小队长说：“咱们不去帮白家务吗？皇军要是怪罪下来……”

中队长说：“咱们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反正旁边有北寺堡和南各庄呢。”

小队长听了极为佩服：“嗯，是这个理。”

“告诉弟兄们，明天吃完肉，趁着八路没工夫上咱这边来，咱们下乡去转转，概搂点儿东西去。”这群伪军们一听说明天出门蹓摸东西，甭提多兴奋了，一晚上就顶牛儿、天九、小麻将地玩儿上了，可以说是玩得昏天黑地，晕头转向。

第二天，3月30日。中午才过，从南各庄方向的大路上来了一支衣衫不整的“伪军”队伍，直奔榆堡据点而来。本来衣服就啼哩吐噜的，再加上过永定河，有桥不走非要趟水，弄得衣服更是泥一块水一块，怎么看着都不舒服。不过，看他们一路过来，却是有说有笑的。

一个说：“刘主任，你说他们能猜出来是咱们吗？”刘广钰笑着说：“让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昨天咱们还在白家务开战呢，今天就给他们来个神兵天降。”

“就是啊，估计昨天一打白家务，今天他们都缩在炮楼子里不敢出来了。”

这时旁边又一个人说：“您这招换穿衣服也厉害，本来都是合身的衣服，结果这大个子穿小衣服，小个子穿大衣服，好家伙，没有一点儿利索劲儿。”

“还有呢，”他晃了晃手里的枪，“全换成白家务缴获的家伙什儿，让那帮坏蛋睁大狗眼也看不出来破绽。”由于刚刚打了大胜仗，战士们个个精神头儿倍儿足，几里地的路程在脚底下根本不算事。

与此同时，榆堡据点里的伪军们，已经酒足饭饱，伸着懒腰打着呵欠准备出动了。玩儿了一宿牌的这些伪军，吃饱了后已经

犯困了，要不是惦记着去村子里祸害老百姓，抢钱抢东西，可能还顺便糟蹋几个妇女，他们这会儿早就呼呼大睡了。这样的两个小队的伪军簇拥着一辆汽车从据点里涌出来，准备下乡到村里进行抢掠。

据点里的伪军才出来不远，就看见了迎面而来的这队“伪军”。

两边一照面，榆堡的伪军就问：“你们干什么的？从哪里来？”

这边的“伪军”虽然衣衫不整，灰头土脸，但是却没有一点儿垂败的感觉。只见他们说：“我们是白家务围子里跑出来的，整个围子让八路端了。”

说着，榆堡伪军的汽车就停了下来。那些伪军一听是白家务过来的，也就都松了一口气。中队长剔着牙从车上下来，边走边问：“你们这是去哪儿呀？”

这边说：“我们没地方去了，这不是投奔你们来了吗？”

那中队长把下巴抬得老高地说：“就你们这帮败兵，我还真不大看得上眼。”

这边一个大个子说了：“那你能看得上它吗？”说着，抬手就是一枪，伪军中队长应声倒下。

其他伪军一看，还喊呢：“别开枪，别开枪，都是自家弟兄，有话好商量。”

大个子一声令下：“打！”

这边的枪随着大个子的声音，已经开火了。一时间把榆堡的这些伪军打蒙了。根本没有想到，都是给皇军当差的，怎么就开了火了？

随着枪响，后面几十米处突然出现了大批的八路军，山呼海啸一般冲来，那气势真是势如破竹，根本就没有办法阻挡。在战士们的喊杀声中，车上来不及还手的伪军死的死，伤的伤。地上那些没有机会坐车的伪军，现在真庆幸他们的俩脚还在地面上，于是急忙转身撒丫子就往回跑，只恨自己的腿太短，眼看着据点的大门真想一步就逃进去。

战斗迅速结束，打死打伤伪军二十几个，跑回据点的不到十几个，还缴获了一辆汽车。

我冀中十分区四十三区队，两天里连续打击了敌人的两个中心据点，给敌人以沉重打击，遏制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回民支队灭汉奸

1940年春天，抗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在大兴、固安、良乡一带盘踞的日伪军们，平时白天不断催促各村的保长们给据点送粮食蔬菜，夜里就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再出来。可是他们又害怕我不断发展壮大的抗日队伍骚扰，就开始在据点外面加固隔离壕沟，使抗日部队不能靠近。

三月份的一天，日伪军们就催促荆家务、毕各庄、北王力、大马坊、卜家营等村的青壮年，到卜家营村西边挖一条壕沟。这里是永定河、天堂河流域，地下水很浅，地面虽说都是沙土，但是毕竟才刚刚出正月，地里的土还冻得硬邦邦的。各村来的民夫本来就吃不饱肚子，又是这么冷的天，心里很不情愿。因为是保长给派的工，不得不来，所以干起活来就懒洋洋的。

据点里的日本鬼子因为天气寒冷，也不愿出来。小队长鸠山雄二就对翻译官欧阳魁说：“你的，出去的干活。”又一指旁边的几个伪军，说：“你们的，统统的出去，看着挖沟的。”欧阳魁心里说：这大冷天儿出去看着干活，还不如民夫呢，他们动活动活就暖

和了，我们还不净受冻？但是他可惹不起这个日本小队长。只得点头哈腰一个劲儿地“嗨！嗨！”然后，一转身，对着那几个伪军说：“你们仨，跟我走。”几个人很不情愿地走出了据点。

他们来到卜家营村西边的时候，日头已经升起老高了，各村的民夫们正三三两两地聚了来。有的肩上扛着镐，有的拎着铁锹，有的扛着担子，担子前后各一个土筐。村里的保长看见欧阳魁来了，赶紧上前招呼。“欧阳翻译官，您看看啊，我们荆家务的民夫可是按人头来齐了。”马上又有保长上来：“大翻译官，我们北王力村小，这不是昨晚上村里有老人的，差了几个。”另一个保长说：“是啊！这出了正月了，阎王爷还收人呢，我们村前天一气儿走俩，还有一个也就这两天的事儿。”

欧阳魁本来就不耐烦，没好气儿地说：“我不管你们他妈死人不死人，该来几个来几个，没来齐的回村找去。头晌午不回来今儿他妈白干啊！”北王力的保长怪声怪气地说：“得啦，您是大爷，我得伺候着您。这就给您找人去。”说着他走了。另一个保长说：“得了，我也别废话了，吆喝人去了。”欧阳魁看着他们俩的背影，恶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他妈老帮菜，糊弄谁呢！”一扭头，见民夫们都还站着，就骂：“还他妈犯愣呢？赶紧的吧！到晚傍晌挖不下一尺去，看皇军扒了你们的皮！”其他几个伪军挥舞着手里的短枪戳戳点点说地：“赶紧着，赶紧着。要不是这大冷天儿的，我就扛长枪出来了，拿枪托子抡你们。”民夫们这才站开，动手干起来。

大约一个时辰的工夫，从天堂河河叉子那边，过来了七八个

青壮年，他们和来干活的民夫一样的穿戴，一样拿着铁锹镐头，脚下急匆匆地走来。

正在来来回回瞎溜达的欧阳魁，站在那里看着，心里说这次还真行，回去就把人找来了，以后再有缺人的，就得这样。北王力的保长走在前面，手里拿着一包烟，走过来双手捧着献给欧阳魁，大声说：“大翻译官，这是从他们办事那家拿的，您尝尝？”欧阳魁顺手拿过来，揣在了衣服里，说道：“你这老家伙会办事啊，找来这几个是干活的样儿。”保长说：“是，我们村儿小，没见过世面，人都实诚。”然后只见他冲几个年轻人点点头，说：“今天你们几个来晚了，好好干，别让这几位军爷着急上火，谁要是给我惹事，我可不饶谁。”几个人什么也没说，只是冲着三个伪军点点头，然后就加入到干活的人群中。

欧阳魁懒散地在一边溜达着，不时地骂几句，显显威风。三个伪军也散乱地在一边看着。干活的民夫谁也不敢说话，都低头干活。

渐渐地，新来的几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并不是在一起干活，而是分散开了。这时候，只见一个民夫很不开眼，竟然在欧阳魁的身边扶着铁锹蹲下来，磕鞋里的土。这时欧阳魁骂道：“赶紧干活，你他妈哪儿那么多事儿啊？”只见那人冲欧阳魁“嘿嘿”一笑，说道：“这就干！”说着，抡起铁锹突如其来地冲着欧阳魁的脑袋横扫过去，欧阳魁根本就没有任何防范，本能地向后闪身，没想到身后一个人也几乎同时抡起铁锹从上往下直直地拍下来。欧阳魁嘴里奇怪地咕噜一声，帽子掉到一边，身子一下子就

软了下来。俩人继续几铁锹拍下去，这个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做事的汉奸就一动不动了。与此同时，另外三个伪军有的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打倒了，有一个想要掏枪，但是哪里有这个机会啊，早有人把他扑倒在地，然后有人上来一顿铁镐，脑袋都打烂了。

这时候各村民夫们都吓傻了，一切来得太突然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见蹲下身子磕鞋的那个人走到高坡上，对着他们说：

“各位乡亲别怕，我是回民支队大队长，我叫马玉如。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专门打鬼子汉奸。我过去也干过保安队，但是给日本人干事那是不得已，所以你们给鬼子挖壕沟我不计较。但是对真正的汉奸，我们必须严惩。”有的民夫早就知道马玉如和他的回民支队打鬼子抗日的故事，没想到今天忽然就出现在眼前了，纷纷说：“我们听你的。”

马玉如一挥手，说：“我们回民支队有几百人，今天才来一个班，就把这四个汉奸消灭了，以后还会消灭据点里的鬼子。你们有愿意跟我一起干的，今天就跟我走。不愿意干的，就回家。只是要记住，以后不要再给鬼子干事！”说完，又一挥手：“散了吧！”

民夫们有的就纷纷跑回家去，也有几个说：“我们跟马大队长走。”

马玉如打死汉奸翻译和三个伪军，缴获四支短枪的事很快就在永定河和天堂河岸边传开了，而据点里的鬼子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扰民了。

朱垆村地下交通站

1943年开春不久，朱垆村一直在北平城里崇文门外打磨厂那边染坊里干事的魏振东回村了。他从小身体就不好，有一条腿瘸，干不了农村繁重的体力活，所以才到城里学手艺的。不仅学会染坊里的工艺，还会记账，识文断字。但是在这个春天，他回到了朱垆村，种自己家的那几亩薄田。

朱垆村，地域偏僻，到处是原始树林，到处是巨大的沙龙。周边村落较多，西北五里是杨秀店、北边五里是柴家务、东边五里是李家务、南边五里是靳七营，西南是留民营、沙堆营等村。魏振东回来后，一边种地，一边拖着一条瘸腿到处“赶集”，通县集、青云店集、大红门集都去，给村里人的感觉就是不务正业。他们也知道，毕竟在城里待过，不是踏实在土里刨食的人。

后来他的叔伯弟弟魏振华开始跟他走得很近。过了夏天，魏振华也开始到处“赶集”，有时候就背个粪筐出去，一走可能半天，也可能一天。

村里没有人知道，这个时候魏振东已经在朱垆村建立起了一

个简单的地下交通站，只有三个人：魏振东、魏振华，还有一个魏文静。

因为魏振东腿脚不好，很多具体工作，都是交给魏振华去做。比如，传递过文件、情报、银元，还有手枪。那时候，魏振华是白天出发，粪筐底上垫块破席头，把要送的信件叠放在筐底与席头之间。一路上大摇大摆，串大街走小路，把信件送到指定的地方。

那时候，与朱垆地下交通站有联系的下线是两条线路：一条是安定火车站至青云店附近的马凤岗，然后马凤岗到朱垆；一条是南苑至鹿圈至旧宫，然后旧宫到朱垆。一般是情报从这两条线路来，转到朱垆后，再由魏振华往上线送，即通县的堰上村。由于地下工作的特点，许多事情是不许过问的。因此，其他交通站的人，魏振华并不清楚。

驻扎采育的伪军保安三大队的冯兆文、司徒庆已经死心塌地的当起了汉奸。他们对附近的革命力量进行疯狂地镇压。而北边马驹桥的瞎桂三也经常过来骚扰。区小队里曾经有一个罗庄村的“小车子（车庆德）”，在魏振华家吃完晚饭后要回区小队，魏振华极力挽留，但是他仍然走了。刚到留民营村东口小桥的时候，就被在那里的保安三大队的人开枪打死了。

为了安全起见，魏振华在村西边的大高土台下面挖了地洞，那时在这一带开展工作的一区区长赵建华、县大队的江波、敌工部的杨福增等就多次来过魏家，偶尔也住在地洞里。曾经有一次，赵建华正在魏家，保安三大队的就来了，家里几个人都躲到地洞里。赵建华担心地洞人多，就没有进地洞，而是向西跑去。

1945年8月5日深夜，在堡上营村北的大坟圈子里，魏振华举手宣誓，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后来北京市粮食局的张平和刘玉波。批准人就是赵建华。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考虑到东北需要大批的干部，便从延安派出几百名学员、干部去东北。这些人化整为零，由各个交通站负责，一路上一站接一站往下传递。这些干部中就有张天民。张天民是1939年10月去的延安，这次去东北是担任冀热辽军区后勤供给部副部长、驻东北办事处主任。1975年的时候，朱垆村里有城里来的插队知识青年，他们的家长来村里看望孩子。张天民的儿子张建在这里，那时张天民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然后他说起当年来过这村，是从延安去东北的。这样当时村支书魏振华才说，往东北送学生送干部都是他。老哥俩才算是相认了，他们同岁，都属虎。张天民是全国总工会第七、九届执委和第八届书记处书记，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83年离休的，1997年3月病逝。去世的时候给魏振华发来讣告，魏振华让儿子带着去八宝山参加了张天民的追悼会。

突袭白家务据点

夕阳的余晖中，炮楼里的鬼子伪军正在大吃大喝。这时，一声枪响打断了他们的晚饭。这些鬼子伪军万万想不到，这会是他们最后的晚餐。

1944年3月，经中共冀中十地委批准，将中共大宛安永固涿良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平南工作委员会，即“平南工委”，将大宛安永固涿良办事处改为平南办事处。在永定河两岸相继建立起联区，迅速扩大了活动范围，不断打击当地伪组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日伪方面发现了我方这一动向，加紧了下乡“扫荡”，伪宛平县长也亲自带领军警进行“清剿”，走到哪里都颁发布告，制造白色恐怖，使一些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人产生了恐惧动摇心理，有的不敢再与我们接近，有的则公开投敌，破坏抗日活动，我们的群众基础迅速缩小。此时，四联区两个区小队赵村遭敌围攻，侦察员赵功壮烈牺牲，通讯员李景芳等两名战士被日军抓去，牺牲在廊坊。开辟新区的工作遇到了困难，革命形势遭遇低潮。

春天，为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打击敌人的器张气焰，冀中十分区决定由军分区司令员刘秉彦率领四十三区队两个大队来到平南，驻防长安城，准备到水定河东岸开展对敌斗争。榆堡据点的伪自卫团在永定河东岸大堤企图阻止部队过河。刘秉彦亲自布阵，以两个连的兵力正面突击，派郑生便衣队过河迂回到敌后，发起冲锋，将伪自卫团击溃，俘虏20余人。战斗结束后，刘广钰以平南办事处的名义对俘虏进行训话，宣传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指出平南办事处就是八路军在平南的前线指挥部，是平南的抗日政府。然后将俘虏释放。

可是白家务、北王力、北寺堡及榆堡据点的伪自卫团根本不接受教训，依然破坏抗日。在平南工委、平南办事处活动地区，有大大小小十几个据点，它们像一个个钉子钉在永定河、天堂河岸边，严重阻碍了平南抗日形势的发展。

平南办事处主任刘广钰决定给他们以打击。

那么，拿谁开刀呢？刘广钰对每一个据点进行了分析。这一带大据点有榆堡、庞各庄、白家务、礼贤，小一点的如南王力、北寺堡、田谷营等。而且，榆堡、庞各庄、礼贤距离稍远，较近的是白家务据点。而且白家务据点处在北寺堡、南王力、田谷营等小据点的中心位置，是最难打的。但是，刘广钰却觉得，最难打的地方，也许就是最好打的。为什么呢？他在会上给干部们这样讲：“表面看，白家务据点是最安全最不可能打的，它在中心位置，又是个大据点。但是，事情往往具有两面性，它的弱点是什么？疏于防范，麻痹大意。根本不会想到我们会去黑虎掏心，

直接奔它而去。而且拿下大据点，对敌人的打击威慑才起作用。”

有小队长提出：“白家务周围都是据点，他们要是一起出来支援白家务，那我们就处在他们的包围之中。”

刘广钰分析道：“小据点伪军人少，当他们知道大据点我们都敢打，他们还敢来凑热闹吗？再说，躲在据点里是安全的，真的出来了，他们会暴露在外面。所以，一方面要狠狠地打白家务据点，把家里的手榴弹多带几箱去，别舍不得，力求速战速决，不给他们喘气儿的机会；一方面在周边外围布置下阻击部队，把敢过来的小据点的伪军迎头打回去。”

“明白！”小队们信心倍增，摩拳擦掌回去准备去了。

3月29日傍晚，刘广钰率领四十三区大队一部悄悄向白家务据点靠近。白家务据点是一个巨大的土围子，几丈高的土壕，上面的灌木丛已经密密麻麻。在东西两边有两座高大的寨门。寨门边借着土壕建有一个高高的岗楼。岗楼里一个伪军抱着枪在无聊地抽着烟。尽管附近就是天堂河和永定河流域，黄沙遍地，林木丛生，各路地方武装和八路军在这一带活动频繁，但是据点里却一直平安无事，岗楼就是个摆设。

刘广钰吩咐道：“尽量接近土围子，越近越好，只要不被发现，就直接冲进去。”

队员们身上带着手榴弹，借着越来越暗下来的天色，很快潜到土围子下面，然后靠着土壕向寨门摸去。

当小队长带人来到寨门近前的时候，岗楼上的伪军发现了他们，急忙喊道：“干什么的？”

刘广钰抬手一枪：“打！”

小队长对着寨门甩出两颗手榴弹，把寨门炸开一条裂缝，然后迅速冲进土围子，后面的队员进去后把木门抬起来推到一边，区小队迅速冲进寨子。这时据点里面的伪军也开始还击了。但是这些伪军是做梦也没想到八路军会突然袭击进来，根本就没有作战的准备。有的吃完饭聚在一起打牌，有的枪也没在打牌这屋，还有的只有枪里带的几颗子弹，而大批的弹药却在伪军中队长的房里锁着。在我区小队的猛烈攻击下，伪军渐渐失去了抵抗能力。

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全歼了据点里的 20 多个敌人，缴获了 30 多条枪和大批的子弹。

与此同时，在白家务的西边传来枪声。附近北寺堡据点的伪军试图赶来支援白家务据点。但是才走到半路上，就被我阻击部队突然开枪，迎头一阵痛击，打得趴在地上不敢起来。过了一会儿，便悄悄地退回了自己的老窝。

同样，南各庄据点和田谷营据点的伪军听见枪声也出来了，在路上遭遇了我区小队的阻击，没有僵持多久，白家务方向就枪声稀疏下来，这些伪军没有过多坚持，马上退了回去。

我区队突击白家务据点，从正面给伪军直接打击，对周边的小据点伪军产生了极大的威慑作用，一时间全都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使我们的斗争形势有了稍稍改变。

徐溅脱险

抗日战争时期，平南地区沦为敌占区，直到 1944 年 10 月平南县建立，这一带才由敌占区变成了抗日游击区。我县区干部依靠堡垒户，昼伏夜出，顽强地坚持恢复地区的斗争。

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平南县敌工部长徐溅带着秘书张万鹏和警卫交通员高凤阳辗转来到东邦河，了解敌人动态。摸清情况后，刚刚宿营，即被叛徒告密。榆堡据点的夜袭队（日本兵一个班、伪军两个班）在叛徒的引导之下，悄悄地包围了三位同志宿营的房东院子。长期的革命斗争，使徐溅养成一个习惯，睡觉也不放松警惕。正似睡非睡间，忽然听到院外有脚步声，他捅醒张秘书和高凤阳，三个人透过窗户纸上的小窟窿儿，借着月光，看到对面的南倒座房上有五六个鬼鬼祟祟的黑影儿，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猫着腰，向院内和屋内张望。徐溅顿时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他小声说：“咱们被敌人发现了，估计来者是夜袭队，硬往外突围是不可能的了。那就据守这三间北屋与敌人决一死战，寻找机会再往外突围。”

“好，听你指挥！”高凤阳和张万鹏异口同声。

此时，对面屋顶上的黑影越来越多，徐濞一边指挥大家把身上带的文件、笔记本儿等都填进灶坑里，一边坚定地说：“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每人留一颗手榴弹，万一敌人冲进屋来，就与他们同归于尽，坚决不当俘虏！”

此时敌人已经完成了战斗部署，高喊着劝他们投降：“八路军弟兄们，你们已经被皇军包围了，跑不了了，快交枪吧！”

徐濞在中间屋内登上锅台，依托抱门窗户的矮墙，用盒子枪瞄准了南房顶上一个正猫腰指指划划的人影儿，“啪！啪！”两声枪响，黑影儿应声倒下，敌人猝不及防，一阵混乱。从他们慌乱的叫喊声中得知，被打倒的是个指挥官。高凤阳和张秘书趁敌人混乱，也不约而同地从东西两个屋向南房上的敌人交叉开了火。敌人被迫撤下了南房，徐濞他们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气急败坏的敌人仗着人多势众，又分别爬上了东西厢房，并支上了两挺轻机枪，向三间北房内猛烈地扫射，并不断地投掷手榴弹。枪声和爆炸声像狂风暴雨般猛烈，但由于东西厢房的北山墙挡住了北房的東西两间，绝大部分子弹没有打到屋子里。一个多钟头，也没有伤着他们一根毫毛。

见这种打法不解决问题，敌人就想冲进院内直接以猛烈的火力摧毁北房。但是，五六个敌人刚刚冲进院内，就被徐濞他们几颗手榴弹打得连滚带爬地退出了院子。

恼羞成怒的敌人又变换了打法。他们蹿上北房顶，开始凿窟窿，企图从凿开的房窟窿中往屋内投掷手榴弹。听到房顶上“咚

咚咚”的声音，徐濞马上做了新的部署。一面注意院内的动静，一面把东西屋的纸顶棚扯下来，以方便监视房顶。不一会儿，敌人就凿开了一个窟窿，但还没有来得及铲开苇箔，高凤阳在徐濞的示意下，用马枪瞄准了亮光处扣动了扳机，随着一声嚎叫，房顶上没了动静。

目的没有达到，敌人又改变了策略。他们把一捆捆的谷草填在房顶上的窟窿里、扔在北房的窗户下，分别点燃，试图用大火把徐濞三人烧死在屋中。腾腾的火焰无情地吞噬着三间北房。徐濞他们感觉已无法突围，迅速把扔进灶膛内的文件点燃，徐濞还把自己仅有的一块怀表也砸碎了，决不给敌人留下一点儿东西。

正在无计可施之时，忽然村南响起了两声清脆的枪声，他们以为又来了增援的敌人，想着今天肯定是有死无生了，于是准备好手榴弹，如果敌人一会儿冲进屋来，就拉响手榴弹与他们同归于尽。

意外的是，大火虽然烧着了几处顶棚和门窗，却未能烧着三间北房，火势由强到弱，竟然渐渐熄灭了。等了半个多小时，院外却没有任何动静，他们疑惑地走出房间观察，才发现敌人居然撤走了。

死里逃生的三人莫名其妙，直到事后才得知，原来是一次乌龙事件。正应了那句“无巧不成书”，当天夜里，我区小队备战防敌，宣传抗日，走到东郊河村南的时候，一个战士不慎枪走了火儿，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夜空，歪打正着地起了作用。敌人误以为是咱们的队伍来解救徐濞他们，怕自己人少吃亏，仓促撤回榆堡据点去了。徐濞等三人英勇顽强的战斗事迹迅速传遍了全分区，成为领导和同志们传颂的佳话。

青云店大集除奸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突然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王瑞增，在他十几个手下的眼前，枪口射出的子弹打死了这个伪军中队长。一时间，轰动了整个青云店地区。

1944年的时候，日本依据北宁铁路，行动便捷，把北宁铁路以北建成所谓“确保治安区”。根据这种情况，5月17日，中共冀中十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地委书记旷伏兆作了“关于青纱帐时期的工作报告”，对建设抗日游击根据地作了具体指示，指出：“坚持长期艰苦的斗争，只有基本群众才是真正可靠的依托力量。”平南工委、办事处认真研究、贯彻了这次会议精神，决定在路南二联区重点建设游击根据地，路北的工作向采育以西的青云店发展。

青云店地处大兴腹部，距永定门30公里，为平南重镇。镇中除少数日军外，还驻伪军一个中队，设有伪警察分局，并建有岗楼。开辟这一地区，对巩固路南局势，继续深入开辟路北有着重要作用。

如何开辟青云店的工作呢？平南工委把任务交给了敌工部。

农历六月初四，青云店大集的日子。

一大早，青云店附近的鲍辛庄、东辛屯、沙河、沙子营等村来赶集的老百姓就已经聚集在了青云店南北街的两侧，开始摆摊儿卖货。这一天，鲍辛庄村的保长徐景波也来赶集了，他在青云店十字街东边文昌阁前面放下挑子，然后蹲下来开始抽烟。挑子里摆着几十把上好的烟叶，焦黄干燥，透着好看。太阳升起来了，空气开始燥热起来。徐景波从头上扯下草帽，抓在手里不断扇着。这时从东边开始骚乱起来，人们也已经见惯不怪了，知道是王瑞增过来了。

王瑞增是谁？是驻守青云店的伪军中队长！在青云店，他现在就是一个土皇上。八路军的活动范围一般都是在几十里外的天堂河、永定河一带，而青云店这里又有日本人给他撑腰壮胆。所以，每到青云店大集的日子，他都要从岗楼里出来，到街上转一转，看看有什么好东西，直接就拿走了。有时候是他自己出来，有时候也会带一两个士兵跟着。

今天天气很热，他出来的时候喊了一嗓子：“谁跟我上集上喽喽去？”几个手下正在打牌，就说：“这大热天儿的，您还转悠什么呀？”他一见没人跟着，就骂了一句：“他妈的穷死你们，白拿东西都懒得动弹。”说完他就出来了。其实不是那几个人不想出来，一是他不出来，他们也不敢出来。二是不想跟他一起，因为跟他一起，有好东西也到不了自己手里。都盼着他出去了，然后再自己去琢磨。

王瑞增一会儿就转到了文昌阁前面，也就看见了徐景波。他们都认识，老徐就招呼着：“王大队长，过来尝尝这个。”王瑞增低头看看这烟叶，问：“你的？”老徐笑笑：“卷一炮尝尝。”“这有什么可尝的呀？”“这可不一样，亲戚从东北带来的关东烟。”说着迅速地在手里把一棵纸烟卷好，递给了王瑞增。王瑞增点着，狠吸了两口，说：“真不一样啊。不过这儿也没人识货啊。”老徐说：“也不多，能卖就卖，卖不了你王队长拿走。”

王瑞增笑了：“老徐你开玩笑，我能拿你的东西吗？”说着要走，老徐抓起两把完整的烟叶，硬塞到了王瑞增的手里。王瑞增拿着烟叶离开了。

这时从旁边转过来一个小伙子，他的肩膀上搭着一根绳子，前面拴着一个犁铧头，后面拴着一个牛箍嘴。

老徐一看，悄悄说：“看见了？”

小伙子点点头走了。

这个小伙子就是我敌工人员高凤阳。自从敌工部准备在青云店开辟工作，高凤阳利用青云店大集的机会，已经第三次来到这里。通过徐景波的帮助，他终于认得了伪军中队长王瑞增，经几次侦察，也摸清了他的行动规律。

8月初，又一个青云店大集的日子。高凤阳挑着两篮子大桃，从后安定来到青云店十字街，找个空阔的地方，放下篮子。在他的斜对面，徐景波面前放了半筐甜瓜。

在不远处，敌工部张万鹏肩上背个褡裢，也从十字街西边慢慢往这边溜达。当他经过高凤阳的时候，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往

东走。和每次一样，过了一会儿，从东边开始人们又骚乱了起来。他们知道，王瑞增过来了。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一切都和计划好的一样。

果真是王瑞增过来了，但是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竟然跟着十五六个伪军，各个都斜背着大枪，松松垮垮的样子，东张西望，满眼只顾看摆摊的东西和来来往往的年轻女人。

王瑞增走在前面，那些个伪军和他相差几步远。

高凤阳向张万鹏和徐景波点了一下头，手就放到了篮子底下。老徐一见，马上招呼王瑞增：“王大队长，弟兄们过来尝尝小甜瓜。”因为老徐是保长，没少给他们办事，这些伪军都认识他，于是几个伪军就拥到了老徐跟前。

这时，只听见有人高喊一声：“王瑞增！”

王瑞增不由得回头看去，只见一支枪口直顶脑门：“我是八路军。”随着一声枪响，王瑞增顿时倒地身亡。

从来就没想到过这里会来八路军，那些个伪军一时都傻了。等反应过来要动手的时候，高凤阳已经穿过人群消失了。他们只好虚张声势地朝天打几枪，然后垂头丧气地抬起王瑞增的尸体逃回了据点。

虽然这次只打死了王瑞增一个汉奸，但是那些伪军也明白，以后不能再祸害老百姓了。平南工委在青云店大集上公开除掉伪军中队长王瑞增，对敌人起到了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

东北台前打伏击

寒冷的月光下，一队矫捷的身影奔驰在北方的大地上——

1944年10月，经我十分区批准，以四十三区队一个排为骨干，又从各区小队抽调一部分人员，建立了平南县大队。大队长刘启才，政委苏玉振（兼），副政委何全志。县大队下面有三个排，共一百余人。主要活动范围在永定河两岸榆堡、固安、白家务一带。

这年11月的一天，刘启才开会回来，传达了上级指示。他说：“当前，抗战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小日本的日子已经不会很久了。那些给日本鬼子做事的汉奸们也夹紧了尾巴，不再像以前那样耀武扬威了，他们已惶惶不可终日，再没有心思打仗。现在很多据点的伪自卫团手里都有大批的枪支，正是我们前去拿来的大好时候。”他巡视了一下在场的干部们：“同志们，为了收缴采育、青云店一带伪自卫团的枪支，上级命令我们，尽快越过北宁铁路，向北发展。”

于是，平南县大队和四十三区一支队趁着夜幕的掩护，悄悄越过北宁铁路（即京哈线），急行军来到采育附近的东北台村潜

伏下来。东北台村子不大，也不在交通要道上，县大队悄无声息地进入小村，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堡垒户和老乡家里住了下来。

没想到在距离采育不远的再城营村里，竟然居住着部分鬼子和伪军。这些鬼子是从廊坊出来的，沿途在各村讨伐抗日家属，杀害我抗日干部。昨天来到了再城营村，因为吃喝作乐晚了，就住在了这里。第二天一早，继续出发，向着青云店、魏善庄方向而来。他们也知道我地方抗日武装远在永定河沿线，而北宁铁路以北一直都是被他们霸占的地区。所以，这几十个伪军和18个鬼子一起，放心大胆地从村里大大咧咧地走了出来。他们斜挎着大枪，三三两两地出了村。还有的一边剔着牙，一边说着吃到了什么，抢到了什么、到下一村还该弄点什么好吃的，抢点儿什么好玩的。或是看见谁家漂亮的大姑娘小媳妇了，等等。按照习惯，18个鬼子跟在伪军的后面，也是一路呲牙咧嘴、心满意足的样子。讨伐队是他们最爱干的差事，实际就是到各村里进行掠夺，祸害百姓。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正在走着，突然听见一声“打！”，路两边顿时枪声大作，无数子弹射来，鬼子顿时倒了一片。

原来，我县大队进驻东北台村后，马上跟堡垒户了解采育的情况。堡垒户说：“采育那边具体情况不清楚，不过昨天再城营那边应该有鬼子过来了。至于还在不在也不清楚。”刘启才马上一面安排侦察员迅速去再城营摸清情况，一面布置岗哨，防止县大队进入东北台的消息走露风声。

半夜时分，侦察员满脸兴奋地回来，报告大队长：“伪军和

鬼子还在再城营村里祸害呢，估计明天向西走。”刘启才与苏玉振对视了一下，右手攥成拳头：“18个鬼子，干了他！”苏玉振点点头：“是啊，干了他。那几十号伪军都不用考虑，就是给咱们送枪的。”于是，他们如此这般地一番布置，就等着天光大亮，一出好戏就要开演了。

县大队的战士们悄悄吃过早饭，然后就把队伍拉到了再城营村西口的大路边，在道路两侧沙岗子后面埋伏了下来。

11月的北方天气，夜里已经很冷了。战士们趴在地上，默默地看着枯黄的草棍儿上的白霜在阳光下一点点融化，心里默默地说：“这群混蛋真会享受，都这时候了还不出来送死，害得老子在这里受冻。”这么想的时候，远处透过渐渐散去的早晨的薄雾，一群人松松垮垮地出现了。看着这些身影，县大队的战士们无比兴奋，因为在他们看来，那是一群送货上门的家伙。

战士们和这些敌人打仗已经有了丰富的战斗经验，那就是“擒贼先擒王”，真正的对手就是那18个鬼子，只要把鬼子消灭掉，伪军早就都吓尿裤子了。

现在，战士们的枪口全是对准后面鬼子的，只听大队长一声令下，所有的子弹都射向了鬼子。前面的伪军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听见枪声一响，四下里一看，知道已经被打了伏击，马上趴在地上，有的还滚到道边的沟里趴着，根本不敢抬头。

那些鬼子做梦也没想到，从来都是前面有这些自卫团替自己挡子弹的，现在怎么就直接打在自己的脑袋上了。第一拨儿枪声之后，有几个鬼子马上进入了战斗状态，支上机枪开始向路边扫

射。

刘启才大叫着：“狠狠地打！”

苏玉振面前机枪子弹“噗噗”地射进沙土，他回头喊道：“注意隐蔽！”但是，已经有战士牺牲了。县大队的战士们怒火中烧，集中火力射向了鬼子的机枪，终于鬼子的机枪哑了。

刘启才一挥手：“冲啊！”战士们从沙岗后面窜了出来，猛虎下山一样冲了下来。刚才在机枪的掩护中，那些伪军早已跑没影了。只是18个日本鬼子却丢下了17具死尸。也别说，还真有一个鬼子一直在后边很远稍着的，听见前面枪一响，也不管自己的武士道精神了，扭头就撒丫子蹿了，比兔子跑得都快。

苏玉振指挥战士们打扫战场，清点战利品。这次战斗，我县大队战士牺牲2人，击毙日军17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掷弹筒1个、步枪14支、弹药一批。

这是平南县大队成立以来，向北部发展革命力量，跨越北宁线，与敌人的第一次交锋，极大地打击了日寇气焰，也唤醒了那些伪军中尚有良知的中国人。此次战斗后，那些四散逃跑的伪军，很多都悄悄溜回了家里，不再给鬼子干事了。

伏击伪军送粮队

1944年10月底的一天，天才蒙蒙亮，礼贤镇东门的巨大栅栏门被抬开了，一个小队的伪保安团悄无声息地轻轻跑了出来。然后，他们的身后出现了一溜儿大车，尽管驾辕的有的是马，有的是骡子，但是六辆大车全都装着满满的麻袋。这是大秋过后，活动于永定河两岸的大、宛、永、安、固交界地带的土匪势力中礼贤胡部从乡下强收上来的粮食。现在要偷偷地运往安定火车站，给据点里的日本人送去。

胡部是以胡景荣(胡二)、胡显荣(胡三)哥儿俩为匪首的势力。1940年7月，胡部接受了日军的收编，彻底成为汉奸。

胡部不置办大车，也不安排人准备粮草喂养牲口。所以当他们需要运输的时候就到附近村里去征用大车。由于胡部杀人不眨眼，极其凶恶，一贯横行乡里，所以附近村子都惹不起，有半夜赶来的，有头天晚上就装好车的，都不敢误了土匪的事。

现在胡部准备趁着一大早，人们还在睡梦之中，悄悄把粮食运出去，很快就到安定据点，这样这件事就算办完了。为了不引

起注意，所以只派了一个小队，三十几个人，还带了一挺轻机枪在大车上，以求万无一失。

很快，车队出了礼贤，经过甸子，到了于家场村口。这个时候天才大亮，伪保安团小队长王二迷糊心里还在想，照着这个速度，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就到安定据点了，那时候就完事大吉了。正这样想着，不成想路边一声大喝：“打！”

接着就是密密麻麻的枪声，子弹打在麻袋上“噗噗”直响。

虽说这里距离礼贤不是很远，但是一时间根本弄不清楚这里到底埋伏了多少人。王二迷糊虽然叫二迷糊，但是打仗精明得很。枪声一响，赶大车的老乡早吓得从车辕上一骨碌就爬下来，躲到了路边沟里。王二迷糊喊着：“不要乱，赶紧回击！”他却趴在大车下面，顺着大车的枣木轱辘中间的缝隙往外看。这一看不打紧，他发现路边的树林里各个方向都有子弹飞来。他知道，自己中了埋伏。既然人家提前有了准备，自己肯定就占不到便宜。回头看看横七竖八死的死伤的伤的这些匪兵，知道活命是最主要的。于是身子往后退去，借着大车的遮挡，高喊一声：“扯呼了！”就一溜烟儿跑进了甸子村里，又三窜两跳地逃回了礼贤据点。

王二迷糊这些土匪，平日里练就的腿脚功夫救了他的命，可是另外一些土匪就没有这个身手了。有的就是附近村里的农民，当土匪纯粹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平时也没有什么训练。现在枪声一响，有人直接就尿了裤子，有的抱着枪闭着眼睛靠在大车下面浑身哆嗦。

县大队长刘启才一声“冲啊！”，上百人从路边树林里冲了

出来，除了十几个死伤的，剩下的伪保安小队只跑了一个王二迷糊，别的都被俘虏了。刘启才踹了一脚抱着枪哆嗦的土匪，那土匪就更哆嗦了。他拿起土匪的枪，“哗”一声拉开枪栓，低头一看，崭新的三八大盖，弹槽里子弹满满，一枪也没放。他问：“睁开眼，你怎么没打枪啊？”

那土匪说：“不会。我是被抓来干这个的。”

又问：“你是哪村的？”

“佟家务的。”

刘启才看了看他：“真够老实的，滚吧，以后别干这个了，不会有好下场的。”那个土匪得了这句话，才摇摇晃晃地回了村，再也不当土匪了。

这时候，县大队的队员们已经把俘虏集中在一起训话，教育他们不要再跟着胡二胡三给日本人卖命，看在都是中国人的份儿上，这次就放他们回家。若是以后在土匪里再遇见他们，就不会再手下留情了。这些人纷纷点头，表示再也不敢当土匪了。然后就四散逃开。

此时，礼贤东门外响起了枪声。原来是胡部听见这边枪响，就猜到是运粮队出事儿了。马上集合了部分保安队从东门冲出来，结果一露头就被埋伏在这里阻击的县大队打了回去。县大队是以原四十三区队的一个排为骨干刚刚组建起来的，这次伏击礼贤据点运粮队，是成立以来的第一战。考虑到这个情况，大队长刘启才就把最能打仗的这个排整个放在了礼贤东门，全力阻击增援之敌。而且让他们穿着冀中八路军的正规军装。胡部冲了一下，以

为是八路军正规部队打了过来，就赶紧封闭寨门，不敢再出来了，根本不想粮食的事了。

县大队出师告捷，迅速找来躲在不远处的车把式，让他们赶起大车，向县大队驻地方向走去。一路上战士们欢欣鼓舞，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从区小队抽调来的，上来就打了大胜仗，极大地鼓舞了斗志。

这次战斗，俘获伪保安团押车一个小队，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20余支、粮食6大车。

智取青云店伪警局

在老电影《平原游击队》中，传奇英雄李向阳为了调回在乡下“扫荡”的鬼子伪军，化装进入平安城，在鬼子眼皮底下闹个天翻地覆，这是多么神奇的故事！在大兴的革命斗争史上，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话说 1944 年 8 月 18 日下午，从青云店北门进来一队日伪军，他们打着太阳旗，大摇大摆地向着伪警察局而来。在青云店出现这样的队伍一点也不奇怪，要知道，青云店地处北宁线以北，日本人利用北宁线的交通便利，把采育、青云店、魏善庄一带建成大“治安区”，一天到晚人们看见的就是这些鬼子汉奸的队伍。在那里，从来也没有我们的力量活动。我们的主要活动范围远在天堂河、永定河沿岸的榆垓、南各庄、白家务、旧州一带。

但是就在前几天，驻守青云店的伪军中队长王瑞增被我敌工部高凤阳、张万鹏击毙在青云店大集之上，鬼子汉奸一时紧张起来，加紧防范。特别是增强兵力，严加把守青云店南门。

今天进城的这些日伪军，却和以往不一样。以前驻守这里的

日伪军，他们走在街上，双眼只顾看买卖店铺、摆摊商贩的货品或人群中的年轻女人。今天他们却个个精神饱满，步伐有力，特别是炯炯有神的双眼，十分警惕地边走边观察四周的情况变化。

可巧的是，当他们就快来到青云店伪警察局门前的时候，对面来了一小队巡逻的伪军，看见这些人的时候，不由得愣了一下。小队长上前搭话：“弟兄们，你们打哪儿来呀？是哪部分的？”

只见一个人从前进的队伍中走了出来，来到这个小队长面前，稳稳站定，狠狠盯着这个小队长，把小队长看得有些发毛。这才说：“最近这里不太平，知道吗？”

小队长马上点头：“知道，知道。”

“我们是驻守大红门的保安大队第三中队，临时派来加强这边的警戒。你们是巡逻的吗？”

小队长欣喜地说：“是，是，我们正在巡逻。”

“发现什么情况没有？”

“没有，没有，您放心，一切正常。”

“那好，都警醒着点，我们先去警察局那边报到。”说完，便大摇大摆地跟上队伍。

小队长讨好地喊了一句：“前面就是警察局了。”

这个跟伪军小队长对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冀中军分区四十三区队副区队长冰野。

原来，当初敌工部高凤阳为了除掉王瑞增，几次化装进入青云店侦察，不仅摸清了王瑞增的活动规律，给予击毙，同时，还了解到青云店伪警察局有步枪 40 多支，这让我平南办事处主任

刘广钰很是动心。经过周密计划，在8月中旬，敌工部长徐濂率领杨福增、高凤阳等先期到达青云店一带，做好了内线工作。

17日夜晚，刘广钰和冰野率领四十三区队三大队由敌工部杨福增领路，从北宁铁路南秘密转移到路北，并继续急行军，绕过青云店一跃来到尚庄村东，潜伏进青纱帐。

到了第二天下午，才化装成日伪军，打着太阳旗进入青云店北门。

再说冰野带领尖兵班首先进入伪警察分局大门，门口的警察想向前搭话，冰野站在他面前，透过黑黑的墨镜盯着这个警察，冷冷地说：“你们警察是干什么吃的？王瑞增中队长大白天的死在你们的地盘上，你们干什么了？”

这个伪警察一时迷糊了，思路被冰野带了过去，回答道：“他们是保安队，我们也惹不起啊。再说，出事那天他们保安队还有十几个人在跟前呢。”

冰野大声说：“你们就没责任吗？八路是怎么进来的？”他说着，看见战士们已经上了房顶，控制了制高点。后续部队也按预定计划进入了阵地，把警察局包围了起来。

那个伪警察说：“我们也不知道八路是怎么进来的。”

冰野冷冷一笑：“我告诉你，八路就是像我这样进来的。对，我就是八路！”说着上前一步，用手枪顶在他的胸前，借着他身体的遮挡，退出了大门。

这时屋里的警察发现有人上房，觉得不对，从窗口伸出枪来，向外面胡乱开了几枪，企图顽抗。

刘广钰一声令下：“打！”我军顿时所有枪支都同时向屋里射击，以猛烈火力压住敌人，使敌人不敢抬头。

冰野喊道：“伪警察们，我们是八路军，已经把你们包围了，赶紧投降吧！再不投降，就把你们全都消灭！”

一听是八路军来了，而且已经上了房，不知道外面到底有多少八路军。这些伪警察别看平时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但是根本就不会打仗，没有真正上过战场。外面没开枪的时候，他们胆大的还敢在窗口胡乱往外打枪。现在外面枪声一响，子弹射进窗口，里面的人早就吓坏了。听到让他们投降，赶紧喊：“别打了，别打了，我们投降，我们投降！”

冰野喊道：“把枪从窗口扔出来。”

一阵稀里哗啦声响过，里面没有了动静。

冰野又喊：“高举双手，挨个儿从里面出来。”

过了一会儿，里面的人才慢慢地举手往外走。冰野一把扯过刚才俘虏的那个警察，问道：“里面有几个人？你给我想好了，看看还差谁？”

那人站在外面挨个儿数，轻轻说：“好像还差一个。”

“你数好了？看看差谁！”

“哦，不差了，今天出去四个人，再算上我就对上数了。”冰野一挥，一个小队鱼贯而入，瞬间冲进了屋里，挨屋搜寻一遍，确定没有人了，才出来把敌人扔出来的枪支扛在肩上。

这次化装智取青云店伪警察所，俘虏了20余名伪警察，缴长短枪40余支。

这次胜利，震动了路北地区。

不久，冀中十分区就建立了经平南到冀东区的地下交通线。为加强对路北的领导，同月建立起第五联区，区委书记李金声，区长赵建华，并组建了区小队。其活动区域不断扩大，青云店、采育一带部分村庄建立了两面政权，并向海子里发展。

郑河村前伏击日寇

天刚蒙蒙亮，一队鬼子在大路上出现了，随着一声“打！”，路边的密林里枪声大作，射出仇恨的子弹——

在大兴国际机场北边有东西郑河两个村，现在两村之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狼堡排水干渠，这条干渠是人工渠，上世纪70年代所开挖的。在明代，永定河的一条支流从这里流过，沿河衍生出了两个郑（通“夹”）河的小村。后来永定河改道南移，这里只留下起伏不平的河床，林木密集丛生，野兽频繁出没。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平南县大队曾经在这里伏击了日本鬼子的“讨伐队”。

那是1944年10月，我平南县大队成立，大队长刘启才，政委苏玉振。为了打击日伪军的封锁，开辟永定河、天堂河流域的抗日游击区，扩大革命影响，决定给日伪军以坚决打击。

10月5日，我县大队侦察到大辛庄据点的一队日伪军在贺南、石柱一带进行“讨伐”，杀害抗日村干部，骚扰百姓。县大队那时候活动在永定河沿岸一带，苏玉振得到消息，马上和刘启才

进行研究，觉得这是消灭敌人的有利时机。一是因为日伪军没有遭受过大的打击，而且认为八路军远在永定河以南，忘乎所以，放松了戒备；二是县大队成立了，可以通过打击日伪军“讨伐队”，为抗日群众鼓气；三是彰显县大队的威力。于是，马上集结队伍，准备连夜通过天堂河。

10月初的北方，天气已经转凉了。县大队的战士们急速行进在平南的大地上。这里是永定河、天堂河流域，满地白沙，地势高低不平。战士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急匆匆走着，很快就浑身发热。然后，又蹚进天堂河里，跨过天堂河，迅速进入郑河村南面的树林里。此时，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也是一天中气温最低的时候。战士们先是一身大汗，后来又渡河衣服被水浸湿。但是，为了打击敌人，为了消灭敌人，他们悄无声息地集结在密林里。密林里幽暗沉寂，只是偶尔有一两声猫头鹰的叫声。在太阳升起之前，战士们进入了潜伏位置，静静地等待一场战斗的来临。

大辛庄据点的日伪军小队，带着劫掠来的财物和祸害百姓后的疲惫，懒洋洋地从石柱子村出来，向着大辛庄而来。这是他们回来的方向，所以队伍松松垮垮，没有一点儿警惕。

当 they 从河床对面下来，正准备爬上北坡的时候，苏玉振高喊一声：“打！”我潜伏部队顿时开枪射击，对面的日军随即就有几个倒了下来。

我们的战士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擒贼先擒王，只要干倒了日本鬼子，这些伪军就没有一点儿战斗力了，所以第一排子弹都是瞄准这些鬼子的。这一拔子弹打出，已经把鬼子打蒙了，因为

他们万万想不到，眼看就到家门口了，怎么会有人来拦截他们。

鬼子趴在河床下面，正是挨打的地域。他们一时想不明白，对面是什么人？八路吗，可是八路远在固安、安次一带，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一定是土匪，这一带土匪猖獗，礼贤、白家务等地方都有土匪。对，一定是附近的土匪。

于是鬼子小队队长让伪军喊话，告诉这些土匪不要打皇军的主意，皇军是不好惹的。

有个伪军就把双手合在嘴前面，向着树林里喊话：“老少爷儿们，各位弟兄们，别开枪别开枪！我们是大辛庄的保安队，别弄误会了。请问各位是哪个山头的？”

苏玉振听见问话，高声叫道：“兔崽子们，老子是中共平南县大队的，打的就是你们这群祸害百姓的王八蛋！同志们，狠狠地打！”

战士们群情激愤，纷纷瞄准鬼子开枪。伪军们一听，遇见的是八路，那就什么也别说了，俩丫子加一丫子，撒丫子吧！调头就往回跑，也不管河床里咿哩哇啦怪叫的日本鬼子了。爬上南边河坡，一路向西，绕道奔老窝大辛庄据点而去。几个腿脚利索的鬼子，赶紧跟着伪军跑。因为没有伪军领路，他们就是无头的苍蝇，四处碰壁。

县大队一看敌人一溜儿烟逃跑了，也就没有必要再追赶了。因为这些伪军回去，一定会做我们的义务宣传员。他们打了败仗，必然会夸大我们的力量，不然，他们跟日本人面前没法交代。而

这，也正达到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是要通过打击这些鬼子伪军，扩大县大队的影响，鼓舞这一带抗日群众的斗志，使革命群众看见希望，使那些中间摇摆的地主、乡绅看清革命形势，不再死心塌地地为日本鬼子做事。

战士们冲下河坡，歼灭了河底的敌人。这一战，打死日军7名，缴获部分枪支弹药。战士们看着手里崭新的三八大盖，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苏玉振总结说：“今天，虽然歼敌不多，但是对于在这片土地上横行霸道的日本鬼子、汉奸伪军，起到了震慑的作用。我们以后还要继续扩大战果，继续利用有利地形、有利条件，开展游击战争，打击一切可以消灭的敌人。”

从此，平南县大队在大兴的土地上，如鱼得水，给敌人不断打击。

杨福增摘掉“丧门星”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一种鸟最不招人待见，学名猫头鹰，我们这片管它叫夜猫子，人要有这个“绰号”准好不着。日本占领这个地方的时候，活跃着一个便衣特务，就是活脱脱一个夜猫子，哪个人或者哪个村沾上他，俩字“没好”！这个狗特务姓桑，人送外号“丧门星”，仗着有日本人撑腰，这小子有事没事就往东西枣林庄、南北研堡一带跑，缺钱了就说你们村里有八路，找茬儿勒索钱财，祸害老百姓。村子里的老百姓对他又恨又怕，保长也拿他没辙。

老百姓拿他没辙，大兴县委敌工部有办法，除了他呗！张志强、杨福增、王世恒等人开会，研究怎么样为民除害。杨福增把侦察到的情况作了汇报：“这个丧门星为什么老在这一带转悠，敢情他在东枣林庄有一个相好的，每每在村子里敲诈出钱来，吃饱喝足了就去情妇家睡觉，咱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为民除害。”张志强插话道：“这是个好主意！”杨福增接着说：“我已经跟东枣林庄的保长通话了，让他们严密监视这家伙，再来蹭吃蹭喝、嫖吃嫖住，派人给咱们送信儿，多行不义必自毙，他就是作死。”“好，就这么办。”商议妥当，同志们分头准备，单等“丧

门星”活得不耐烦送上门来。

也该着这小子倒霉，没出正月，这小子故伎重演，来到东枣林庄村公所，通匪通共通八路一顿咋唬，保长少不了买菜做饭打酒筹款招待他，一面派人找我们队伍。这个送信儿的在陈各庄联系上杨福增，一见面就兴冲冲地喊：“来了来了，这个‘丧门星’来了，正在喝着呐。快点儿，别让这畜生跑了。”杨福增喊上另外两个人，小跑着奔向东枣林庄，没一会儿就到了。到了村公所，这家伙早就耐不住性子，酒足饭饱后跑到姘头家里去了。只要没回黄村就行，丧门星呀丧门星，你小子的末日到了！

三个人在保长和送信人的带领下，转身奔“丧门星”情妇家跑去。到了院门前，杨福增对保长说：“你们的任务完成了，还有更艰巨的工作等着你们，不要露面了，想好回头跟鬼子怎么说，剩下的交给我们吧！”说着话，已经跨过栅栏，来到了东房窗户根儿，另两个人堵住了门，就跟有人喊号似的，齐刷刷破门破窗而入，一束手电的强光照得“丧门星”睁不开眼，这动静着实吓了一跳，正在兴头上的他一下子就软了，就算留他一条命，后半辈子也做不成男人了！“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再也不干这苟且之事了，给您钱，我兜里有十个大洋，不够的话容我些日子，我给您一百‘不不不’一千个大洋，饶我一命吧！”“姓桑的，你是坏事干尽了，你好好想想，你还是人吗？你还是中国人吗？想活命，先穿上衣服跟我们走！”这家伙平日里派粮派款，作威作福，派头大了去了，今儿吓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了。最后，敌工部人员把他五花大绑，用破裤衩子堵上了嘴，押到村南活埋了。后来，十里八村的老百姓知道“丧门星”失踪了，都高兴极了！

第四部分

黎明决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抢夺胜利果实，企图继续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天下大势虽见端倪，腐朽的统治者却视而不见，仍在做着罪恶的勾当，外强中干却异常凶残。为了新的生活，不屈的大兴人民发起了如火如荼的战斗，推动历史的车轮将反动派无情地碾压。这是一场觉醒的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新的中国就在不远的远方。

大兴敌后武工队

提起大名鼎鼎的敌后武工队，许多人对他们的英雄事迹都是耳熟能详。毕竟从小到大，有太多相关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为我们讲述了他们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描绘了他们英勇善战的形象。而在我们大兴的历史上，也出现过一支远近闻名的敌后武工队——大兴县武工队。

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一贯消极抗战的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动用其精锐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对我大兴进行了空前残酷的“扫荡”和驻屯“清剿”，县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被迫撤出，大兴县变为敌占区。根据新的斗争形势需要，县委按照地委指示，转变斗争形式、斗争方法和斗争策略，从北路四个区的干部、战士中，选定了三四十人，由县委宣传部长刘蒂和县农会主任张涛、五区区长赵建华带队，返回路北，依靠通县地区对大兴北路进行恢复地区的斗争。

1946年1月，武工队返回路北地区，依靠临近大兴县境的通县神驹、枣林、德仁务一带村庄开展工作。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

气焰，武工队在发动群众的同时，也与敌人展开了武装斗争。一次，我武工队全体人员夜间来到长子营李家务村开展工作，被村里的反动组织自卫团发现，一场短兵相接的遭遇战就在寂静的黑夜里打响了。自卫团首先向我开枪，并迅速向附近村庄的自卫团和冯兆文的部队发出增援信号。赵建华迅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敌人是几个村的自卫团可以联动，还有冯兆文的支援。而我方是以工作队为主，人数、战斗力等都不占优势，而且我们没有增援部队，没有援助人员，但是既然遭遇了，就不能退缩，但要速战速决。想到这里，赵建华做了布置：“同志们，大家不要恋战，先打一个冲锋，趁敌立足未稳之际，往西边巷子里冲，出村儿过了西大庙往南直插，奔南边砖窑厂，到了那儿咱们就谁都不怕了。如果顺利，过窑厂一直奔东走，越快越好，咱们最终回到德仁务。注意，不能有尾巴，不能让敌人咬住喽。打！”随着一声令下，长短枪一齐开火，一开战，战斗力高低立马就分出来了。咱武工队都是百里挑一的棒小伙子，枪林弹雨里见过真章儿。再瞧自卫团，不是地痞流氓，就是土匪兵油子，少数几个老实巴交庄稼汉也是花钱雇的兵，被武工队集中火力一冲，一时间枪声四起，子弹的弹道划破了夜空，武工队成功地压住了自卫团的火力。这帮乌合之众跑的跑藏的藏死的死伤的伤，没有了战斗力。趁这工夫，部队按计划冲出了李家务，等附近村子的自卫团到来时，武工队已经回到了在通县德仁务的驻地。

后来，李家务的团总看见援兵到了，开始神气活现地吹牛，八路怎么不禁打，手底下的兵有多大能耐，可把采育来的司德庆

和马驹桥过来的瞎桂三儿气坏了：“您那么大本事打死的共产党在哪儿呢？最起码告诉我们他们往哪儿跑了！”李家务的自卫团也不含糊：“共军县大队有上百人，我们不拼命抵抗，他们早把我们村给占了。要不是你们增援慢，咱们里应外合，他们想跑？姥姥！”这几股人开始找武工队的踪迹，西大庙的和尚说往西跑了，村南的窑工说往南跑了，这时候就听长子营自卫团团长说：“大事不好，奔我们村儿去了！”带了人抄小路儿撒丫子就跑……

此后，武工队在全县各个区积极开展工作，发扬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为平南地区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围歼土匪张滑机儿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掠夺胜利果实，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处于平津冀结合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成为国民党掠夺的重点。

1946年，国民党军队对我冀中根据地的平南解放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同时还利用特务进入我解放区刺探军政情报，造谣惑众，策动叛乱，严重破坏了我解放区的建设和巩固。

1945年初秋，在盘踞河北的王凤岗的授意下，活动于平津冀地区的土匪、恶霸组织起多个“黑杀团”，共有十多股。他们抢劫商民，勒索财物，绑架、暗杀共产党员，残害无辜百姓，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农耕生产。

冀中解放区各地针对这种情况，与反动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先被剿灭的，是活动于平南地区的黑杀团。

平南地区黑杀团是大兴、安次、永清、固安四县的反动武装，分为两个中队。团长外号张滑机儿，是固安人。团丁有60多人，这些人大多数是地主、地痞流氓、土匪，劣迹斑斑，是一伙儿亡

命之徒。

匪首张滑机儿一个人亲手杀害的我党员干部就有七八个。

“共党天下长不了，穷棒子想翻身，门儿都没有。打到河北去，抢钱抢粮抢女人。”在张滑机儿的鼓动下，土匪们穷凶极恶，在1946年的7月越过永定河窜到大兴境内。

“封锁路口，把人都集中到场院听老子训话。”张滑机儿吩咐手下的土匪。

“父老乡亲们，现在社会不安宁，我来保护你们了。你们也要拿出诚意来，慰问一下我们弟兄们，考虑到咱村小，你们就出5000大洋、5000斤白面。”

“什么，没有？别他妈的装穷，八路军来了你们怎么什么都有了？”

“别他妈的给脸不要脸，除此之外再出20个女人，模样要好的。”张滑机儿咋咋呼呼地说着。

“乱什么？要反啊？机枪准备！没有，就别怪老子不客气。老二，你是本地人，谁家有什么你最清楚，带弟兄们去给我搜。”张滑机儿说。

老二是一中队长张崇德，是大押堤人，也是个无恶不作的土匪。

“老三，你好生看着他们，有不听话的，机枪伺候。”张滑机儿下达着命令。

老三是二中队队长韩荣俭，董各庄人，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面对着土匪的暴行，乡亲们是敢怒不敢言。

他们在这一带的胡作非为，很快就被报告到大兴县保安大队。

打掉这股土匪，为百姓除害！战士们纷纷请缨。

政委苏玉振、副大队长王绍基马上召集主要干部开会研究敌情。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目前，敌人有60多人，都是惯匪，战斗力很强。我们这方县保安大队成立于1946年3月，有五个中队，总人数不足200人，每个中队有一挺轻机枪，四个中队装备七九步枪，一个中队装备三八枪。但四、五中队被大队长带走执行任务去了，目前能够集中起来的只有三个中队120人，并且这三个中队还不能全带走，要留一个中队看家。同时战士们都是新兵，战斗力不强，要打掉这股土匪有困难。

副政委何全志说宛平大队就在河西岸的窑上一带，可以跟他们联合作战。

“好，那咱们就共同作战，将这股土匪一举歼灭。”政委苏玉振下定了决心。

宛平县保安大队长杨国珍是个优秀的指挥员，也早就对这股土匪恨之入骨了，一听说要打张滑机儿匪部，马上集合队伍，按大兴保安大队的要求准时进入预定地点。

张滑机儿一伙儿还在这里闹腾。

曹各庄村北是庄稼地，村南是一个大水塘，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公路。

“把敌人赶出村子，别伤着群众，村北是开阔地，留一个中队三挺机枪不让他们向北逃窜。其他队伍从两侧向敌人进攻，把敌人赶进水塘一举消灭。”副大队长王绍基布置战斗任务。

战斗打响了，张滑机儿想向北突围进入庄稼地，进了庄稼地就

如龙入大海。但不承想，刚一出村机枪子弹就如暴雨般的打了过来。

“不好，有埋伏，快撤！”有土匪发现了我们的部队。

往哪里跑啊，东边有大兴保安大队，西边有宛平保安大队，两边加起来，人数上有绝对优势。

“缴枪不杀！”喊杀声惊天动地。张滑机儿一伙惶惶如丧家之犬，慌不择路，很快就被赶到了村南。

村南是个大水塘，水虽然不深，但这净是胶泥，踩上去拔不出脚来，拔出脚来，鞋就被陷进泥里。

“大哥，我的脚扎了。”

“不好了，团长，我们队长被打死了。”

土匪们乱成一团。

“稳住，稳住，跟老子往外冲。”张滑机儿还不认输。

“哒哒哒！”机枪怒吼，愤怒的子弹射向敌群。

“爷爷们，别打了，我们投降。”土匪们受不了了。

“谁投降老子就枪毙谁。”张滑机儿亡命徒的本质露了出来。

“啪！”张滑机儿倒下了，土匪们为了活命，不知是谁在背后打了他的黑枪。

“团长死了，我们投降了！八路爷爷别打了！”土匪们在泥塘跪倒一片。

此次战斗打死打伤土匪 36 人，俘虏 22 人，缴枪 50 余支，张滑机儿的黑杀团被我军全部歼灭。

除夕夜袭南研堡

1947 年冬，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冀中十分区的地方部队，以 16 军、92 军、94 军三个军的兵力，在平津保三角地带进行扫荡，重点是大清河以北、永定河以南。我大兴独立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回到永定河北的家乡休养，日子一长，全体指战员浑身发痒，一个个摩拳擦掌，琢磨着搞点动静出来。

春节前的一天，大兴县委书记马庆云带了一个陌生人来到独立营驻地，副政委王烽台召集队伍开会，书记马庆云讲了话：“同志们好！”“首长好！”指战员报以热烈鼓掌，掌声过后，马庆云接着说：“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放弃和谈，叫嚣要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全国战场先不说，就在我们身边，礼贤保卫战、庞各庄保卫战、胜芳保卫战的时候，他们多么猖狂。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全国战场上我们有力地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也从一步一步的撤退中又一步一步地打回了家乡。接下来，我们还会一路向北，继续消灭敌人，直到大兴全部解放，北平全部解放，全国全部解放！下面，我向同志们介绍新县长张景伯同

志。根据工作的需要，杨韧同志有新的任务，虽然张县长去年就到了咱们地区，但是因为要熟悉工作，和部队还没有见过面，今天就互相认识认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景伯县长讲话！”掌声过后，张景伯县长讲话：“大兴独立营的同志们好！我今天来到了一个新的战场，是来学习的。早就听说平南的艰苦，上任之前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来了之后，说实话，我看到的超出了我的想象。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马庆云同志和大兴县委还一直坚持领导地区工作，我们的武装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上级领导指示我们，越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越不能失去平南这块威胁北平的前沿阵地。另外，在上级领导的关心下，我们为每个指战员准备了一斤肉、五斤白面的奖励，希望同志们继续努力，勇敢杀敌，把国民党反动派赶出家乡！”

战士们热血沸腾，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感谢县委、县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关怀和照顾，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有一个战士说：“魏善庄南边有一个南研垡村，咱们的队伍一走，他们就成立了壮丁队，太可恶了。佟家务到魏善庄赶集的，他们轻则抢钱抢东西，骂骂咧咧，重了打得乡亲皮开肉绽，死去活来。”独立营营长王绍基了解附近的情况，向大家介绍说：“这个南研垡距魏善庄有七八里地，这个壮丁队咱们打过他一次。可他记吃不记打，一个叫单志纯的又把队伍拉起来了，有二十多人，还有一挺机枪。平时白天在南研垡，晚上住大狼垡。我想，兴许年三十应该例外，咱们把日子定在年三十，敲他一家伙。”

南研垡分东南研垡和西南研垡两个村，壮丁队驻东南研垡。

1948年2月9日是阴历大年三十，月黑风高，战士们由王绍基营长带领，从宿营地出发，绕村走小路一路急行军，半夜时分来到了东南研垡土围子前。这土围子在解放前村村都有，就是用土围成，把村子围在中间的沙岗子，起防卫作用。闹日本的时候就有，平时把住了，可以对付小股武装。和谈破裂以后，伪自卫队、还乡团把它用作对付人民武装的天然屏障。谁知道是因为除夕夜敌人麻痹了没设岗，还是岗哨睡着了，部队轻而易举进了村，在路口设了岗，在制高点架了机枪。开始打听壮丁队驻地地主戴连海家，这就耽误了一些光景，村子里狗叫声连成了片。等进了戴家，除了满屋子满炕包好的饺子，哪有一个壮丁队的影子！王绍基问旁边刚才给开门的人：“你是干什么的？”“回长官，小人是做饭的。”“你们的人都哪里去了？”“报告长官，他们都回家了，院里就我一个人。”“你一个人吃得了这么多饺子？这些饺子什么模样的都有，是你一个人包的？你这个人不老实！”伙夫浑身是汗，哆哆嗦嗦，就是不肯说话。王营长命令“搜！”战士们把屋里屋外、房前房后搜了一个遍，一个壮丁队的人毛也没发现。这光景早有战士把捏好的饺子、猪头下货、两口袋白面收拾停当，准备撤退了。就在这时候，我们的一个战士发现院子里一个菜窖，用柴禾封着门，有细微的响动，就朝那里喊：“是谁躲在菜窖里呢？”无人应答。“里面的人听好了，解放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再不出来全把你们憋死里面。”还是没有回话，就听这个战士说：“来，递给我几颗手榴弹，你们往后退，炸死他们得了。”“别扔手榴弹，别扔手榴弹！我们投降。”说话间，

从地窖里扔出来二十多支长枪，还有一挺新机枪。接着，一个挨一个，走出来二十多个人，一个个高举双手，气喘吁吁，浑身颤抖，不知道是在地窖里憋的还是让咱们战士给吓的。更有裤子上冒着白烟儿——敢情是吓得尿了裤子！王营长问：“你们当中谁是单志纯，站出来，别装哑巴，有胆儿拉队伍，不敢见公婆？一人做事一人当，别让人瞧不起！”任王营长怎么训话，这些人里面没人承认是单志纯！

“听好了，立正，从左到右报数。”团丁们报完数，王绍基营长诈道：“不对，你们少了一个人，你们中间也没有单志纯，刚才你们扔出来的全是长枪，没有梭子，所以，现在你们差一个人、一把枪，你们不把单志纯交出来，有些人要倒霉！”现场还是鸦雀无声。

正在这时候，就听门道位置副连长田熙德大喊：“营长，这家伙在这儿呢！”原来，单志纯这小子净是贼心眼子，耳听外面动静不对劲，让团丁找地方藏起来，众团丁按平时演练都奔地窖钻。他想：要真是独立营来端自己老窝，一帮人在一起目标太大，进去了被堵里面也被动，不如自己一个人好脱身。想到这拧身就要往外跑，刚到大门道，听见外面有情况，一头钻进了停在那的平板大车下面，战士们进门往里冲，谁也没在意。听王营长说跑了姓单的，胆大心细曾经当过侦察兵的副连长田熙德又仔细巡视一遍，单志纯这小子蜷身躲在了车板底下和车轴之间，还是被田熙德发现了。

战士们押着俘虏，带着战利品，满载而归，回到宿营地，得

到了乡亲们的热烈欢迎。大兴独立营全体指战员和驻地乡亲们过了一个祥和美满快乐的春节。

2月10日大年初一清早，东南研垡又来了好几拨儿队伍。他们分别来自附近的乡里的反动武装，本来他们商量好互为犄角之势，互相照应的，一夜之间，几十号人说没就没了，大冷的天，汗都出来啦。

除夕夜突袭南研垡，吓坏了国民党北平战区最高长官，他们把活跃在永定河畔的大兴独立营当成了眼中钉，调兵遣将要消灭这支队伍，还引出了十几天以后的独立营大战骑兵师！

护学生过境

1945年的冬天，天气格外的冷。就在农历腊月二十九的夜里，在呼号的寒风中，有一队人影在匆匆赶路。队前的是两位中年男人，头戴棉帽，身着长棉袄，腰间系着搭布。搭布就是一个长布条，系在腰间既保暖又便于活动，必要时还可以插别一些东西，比如短刀短枪烟袋什么的。这不，这两位就在这搭布上插着短枪。紧跟他俩后边的是二十来个年轻人，也就十几二十来岁的样子，这其中还有三个围着围巾的姑娘。队伍最后，是三个身材魁梧的壮汉，他们背后都插着大刀，手中端着长枪，搭布上别着手榴弹。一行人既不走大路也不走小道，就在这秋后耕翻过的田地里无言地往前闯着，直把脚下那些冻酥了的土坷垃踩得哗哗作响，更显得人们行进急促。这大黑夜又临年傍近的，这些人是谁？他们这是干吗去呀？

这个还得从头儿说。抗日战争胜利后，本该享受太平的人们都因国民党反动派的背信弃义，又进入到更残酷的抗争中。在大兴，国民党县政府在保安11团的维持下，联合还乡团等反动武装，

对辖区内的民众实行白色恐怖统治，搞得乌烟障气，昏天黑地。但白色恐怖吓不倒人们对平安生活的向往，更挡不住人们奔向自由的脚步。那一时期，许多进步青年都要经过大兴地区到解放区或根据地去参加革命。但国民党反动武装不允许他们去，谁去就抓谁，弄得平津地区广大进步青年很为难。针对这一情况，大兴党组织决定成立专门的武装组织——交通队，护送这些进步青年过境，让这些青年人融入到革命的洪流中。今夜的这队人，正是要经过采育等几个村子去永乐店，再往冀东解放区去。前面领队的是老阎和老魏两个有实战经验的老交通，中间的二十几个是上个交通站转来的学生。走在最后的三个壮汉，那都是党组织精选的能打敢拼的交通员。老阎和老魏都是有着成熟经验的老交通，对这个地区的各方面情况都心中有数，他们要求学生们在行进中要紧跟队伍，并且不得交谈，还要尽量不出声音。虽然天黑走的又是庄稼地，但大家心情急切，很快就到了永乐店附近。

就在刚刚走上一条乡间小道时，忽然村口拐过来一盏提灯，还有人在说话：“他妈的，这大年跟前儿了，这么冷的天儿还得巡逻。妈的，那共产党不过年呐！”又一个声音说：“就你话多！闭嘴吧，碰上共产党交通队，那才叫倒霉！”老阎低声说：“不好！快趴下！”老魏急忙朝后传：“快趴下，有敌人！”

原来，这是遇到了国民党保安团的巡逻队。这时，保安团又有人说：“弟兄们都散开，村口路边田间道上都瞅瞅，要是没事儿咱就回去交差。”话音一落，那提灯光影里有两个人就朝他们走来。老阎悄声对老魏说：“你领学生们往东走，我们把敌人阻

挡在这里。”老魏说：“好！”就领着学生悄悄地往东去了。

老阎对三个交通员简单布置好打法后，甩手一枪就打灭了敌人的提灯，高喊：“冲啊！”另仨人也跟着喊：“冲啊！杀呀！”边喊也放枪，又有人扔了手榴弹。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蒙了，胡乱地开了几枪就往村子里跑，还喊叫：“共军攻上来了！共军攻上来了！”很快，村里也乱轰轰地响起了枪声。老阎几个人见机赶快撤离，往学生们走的方向追去。很快，他们在下一个交通中转站赶上了老魏和学生们，一问，老魏和学生们都平安无事。老阎乐了，拍着一个细皮嫩肉的男学生的肩膀说：“同学们呀，安心地到根据地吃年饭吧！”

大家都笑了。

这是一段护送学生过境的小故事。这个故事中的情节那算是平安顺利的。在解放战争时期，这样的事情太多，其中有些交通队员就牺牲在掩护过境的战斗中。

护送日俘回边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大兴县境内，有这样一支钢铁般的地下交通队，他们战斗在通往冀中和冀东以及分区和大兴之间的交通线上，冲破敌人重重封锁，一次次完成了传递文件、护送人员往来、为过往部队担任向导的任务，建立起了一条在地区对敌斗争的看不见的战线。

1944年春天，交通队接到任务，要送一名从冀中到边区的日军俘虏。这名俘虏被俘前是安定日军训练所里的一名文书。据说，他是征兵被逼无奈来中国的，一直也对日军在中国的烧杀掠抢等种种恶行不满。有一次，他奉命去一堡垒户家搜查一名武工队队员。来不及躲避的武工队员只好藏到厅堂围着帷帐的八仙桌下，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着挂了弦的手榴弹，决定只要被敌人发现就拉响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

这名日本人走到屋里，看着坐在炕上神色有些紧张的老太太，心里明白，武工队员肯定藏在这个屋子里，但他不想因此引发血案，就冷静地用生硬的中国话对老人说：“你不要害怕，我们也

是执行任务，你家来过武工队吗？”老人见他说话和气，也顿时平静下来，连忙说：“家里就我一个老太太，男人和儿子都出去帮工去了。”这个日本人又简单地敷衍了几句，就带着人出来了。让我们的同志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子底下躲过了一劫，也让堡垒户家免了满门抄斩的灾难，这个日本兵也成了我党争取感化的对象。

在伏击战中，他成了我八路军的俘虏，在他的要求下，区委领导决定把他送到抗日边区。

护送日本人的任务还是第一次，交通队员既好奇又紧张，出现一点差错都会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

护送他的交通队同志先是很仔细地给他化了装，把他打扮成当地打短工的伙计模样，怕他说话露了马脚，还教了他些简单的手语，让他假装哑巴。如果有人盘问，就由充当他大哥的交通员搭话。

为了赶路，也因为陌生，两人很少说话，但彼此都能听到对方的心跳。一不小心，日本俘虏踩到了一个尖尖的树茬子上，血顿时从扎破的鞋子里流出来。交通队员赶紧从衣服上撕下一块补丁，帮他包扎好，又给他找来一根木棍做拐杖，一边更仔细地在前面给他探路，一边不停地问他能不能走。

在过凤河时，正赶上河水刚要封冰，寒冷刺骨的冰碴子刚到腿上生疼生疼的。怕日本俘虏脚伤感染，交通员毫不犹豫地卷起裤腿，猫下腰，让日本俘虏趴到背上，准备背他过河。日本俘虏先是犹豫，有些不忍，但见交通员坚毅的眼神，只好服服帖帖地

趴到他的背上。过了河，交通员的双腿被冻得通红，而且打着颤，嘴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咬牙声。日本俘虏感动得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交通员一面穿上袜子鞋子，一面说：“不用谢，多动员你们的人少杀些中国人，赶紧回你们自己的国家去就成了。”

这些战斗在大兴敌占区的交通队员，凭着革命必胜的信念，出生入死，一次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交通任务。他们如同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为大兴的对敌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破袭北宁铁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总司令命令我抗日部队对当地日伪军就地受降。

国民党反动派为抢夺革命果实，命令侵华日军华北地区的司令官冈村宁次驻守据点等待国民党部队接收。

大兴的军民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成果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响应上级指示，三区区委书记吕金明、区长陈桥经研究决定在铁路上做做文章。当时大兴县化分为五个区，三区为现在的礼贤镇一带。

铁路是敌人的运输线，北宁铁路平津段是敌人重点防范的目标，为了守住这条运输线，沿线各大车站都增强了警备。打车站，凭我们的力量显然不适合，破坏铁路只能破坏铁路线。

经过侦察，他们把地点选在了北宁铁路的魏善庄与安定火车站之间的大刘各庄村附近。

本次行动的目的确定为扒铁路，把日军困在据点，迫使其向

我方投降。

那为什么要选在大刘各庄村附近的铁路线进行破坏呢？这是因为河流的关系，北宁铁路在大刘各庄村附近经过的时候，有一个转弯，奔驰的列车每每行驶到这里，都要减速，便于我们行动。

8月25日，在吕金明、陈桥带领下，礼贤区的干部和民兵趁着夜色，悄悄潜伏到铁路两旁。

“报告，情况正常，从廊坊出发的火车30分钟后到达安定站，50分钟后经过这里。车为货车，货物不详，押车人员日军50名、伪军120名。”侦察员向二位领导汇报着情况。

吕金明看看表，跟陈桥点了一下头。

“好，一分队警戒，二、三分队组织民兵行动。”陈桥下达了命令。

同志们马上行动起来。

拆铁轨第一步是拧螺丝。铁轨靠巨大的螺丝固定在枕木上。拧螺丝需要有合适的扳手，螺丝拧不下来，巨大的铁轨没法弄下来。这吕书记和陈区长早就想到了，他们不仅有扳手，还有专业人员。安定车站的铁路维护工刘金涛白天为日军巡查铁路，晚上带了工具来拆铁路。在他的指导下螺丝一个个被拧了下来。

“弄好了一截，来上撬棍。”十几根撬棍插进了铁轨与枕木之间的缝隙。

嘎吱吱，嘎吱吱，铁轨松动了。

一，二，三！一根铁轨脱离了原来的位置，翻倒在一边。

“又弄好了一根。”

“再来。一，二，三！又一根铁轨翻倒了。”

“拆下四节铁轨了。”有人向陈区长报告。

“好，继续。”陈桥命令着。

“呜——”火车的鸣笛声传过来了。

“撤——大家隐蔽。”陈桥命令着。

吕金明、陈桥各带一队隐蔽在铁路两侧。

“呜——”汽笛长鸣，哐当哐当，火车摇摇晃晃地过来了，“嗤——”巨大的摩擦声，在强烈的灯光下敌人看出铁路有异常了，想刹车，已经晚了。列车像喝醉了酒一样，一头栽出去了。

车上一阵骚乱，押车的日伪军乱糟糟地下来了。

“打！”陈桥命令战士们开火。

“不好，有埋伏！”日伪军如惊弓之鸟纷纷退回车上。

“小鬼子，快投降吧！你们的天皇老子都投降了，你们不投降只能是死路一条！”吕金明书记带领队员用铁皮喇叭向敌人喊话。

子弹疯狂地打过来。吕书记带人隐蔽在沟底，根本打不着他们。

但日伪军都在车里，车是铁皮的，我们这边没有重武器，也拿他们没办法，战斗就这样僵持着。

远处传来激烈的枪声。

得知列车出轨后，安定车站、魏善庄车站驻守的日伪军疯狂地向我军民扑过来，妄图消灭我军民。而闻讯赶来的我区小队、县交通队、平南支队人员则把敌人牢牢地堵住了。

一条条弹道划破了夜空，一颗颗手榴弹爆炸，掀起一片片火光。子弹打光了，就用土办法——在铁皮桶里放鞭炮，产生和机关枪一样的枪声效果。而且我军一边打还一边喊“打到最后”敌人也不知道我们来了多少兵力，再加上喊话的攻势，他们退却了，车上的日伪军扔下出轨的火车逃跑了。

“打开一个口子放敌人回据点，等待我们的大部队来再收拾他们，咱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吕金明书记和陈桥区长商量了一下，下达了命令。扒铁路部队、阻击部队根据命令让出了一个口子，敌人则像丧家犬一样逃回魏善庄、安定火车站。

这一仗，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缴获了日伪军整列火车的军用物资，迫使日伪军龟缩在据点内不敢出来，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不久我大部队赶来，拿下了这两处据点，平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伏击旧州壮丁队

大兴县旧州现属廊坊市，位于礼贤南侧，历史悠久，公元前206年，西汉高祖刘邦在渤海郡设立了安次县，是广阳、安次、廊坊的发源地，后县治迁址现在旧州一带。明洪武二年永定河泛滥，县治迁徙到张李店，在原址上建村，始称“旧州”，意为“旧时州城”，这里位于平津冀交汇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此设有据点。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掠夺胜利果实，这里被国民党军队所占领，驻有国民党正规军——十六军二十二师六十四团的一个营，同时驻有地主武装——榴栲乡大乡队。大队长王子贵，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手下有一百多人，分为两个中队，一中队长王子清，是他的叔伯弟弟；二中队长刘挺贵，是他的把兄弟。这帮人仗着有正规军撑腰，穷凶极恶，白天四下作恶，夜里溜回旧州城里。

他们盘踞在旧州城里的关帝庙，自比桃园三结义刘关张，说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们从国民党军那里弄来了一挺轻机枪，耀武扬威。说什么共党那几支破枪能奈我何？老子就要在

这一带要割据一方，做平津冀之王。真是狂妄之极。

此时，大兴境内我方的力量相对薄弱。县大队是新组建的。去年9月份，我们当地的武装大兴县保安大队主力编入了分区直属的平南支队，被抽调走了100多人，两挺轻机枪和好一些的枪支也被带走了，老兵只剩下70来人。后来陆续招收了一些，也不足200人，大多数战士手里没有枪支，武器就是大刀长矛。

情况虽然如此，但也不容敌人嚣张。大队长王绍基、政委苏玉振、副政委王烽台研究决定，就拿这股敌人开刀。“武器就跟他们要了。他们有恃无恐，以为在边缘地带，咱顾不上他们，会麻痹大意。咱就给他们来个长途奔袭。”

侦察员派出去几拨儿，很快就摸清了敌人的活动规律。

根据情报，三天后，他们将去旧州城外30里的石庄户一带活动。人数是一个中队，带队的是一中队长王子清，最具诱惑力的那挺机枪就在他的中队。

“打吧，机会难得。”三位首长经研究马上部署战斗。

拂晓前，部队进入预定地点。不到10点，王子清带着30几个人大摇大摆地出现了，他们像往常一样，歪戴着帽子，斜背着枪，骂骂咧咧地走来了。看他们进入伏击圈了，王大队长一声大喊：“打！”

战士们一起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

“节约子弹，冲上去！”王大队长命令道。

“冲啊，杀啊！”战士们跳出了藏身地点，扑向敌人。

别看这帮小子平时耀武扬威的，一听枪响马上就找不着北了。这会儿看这么些人扑上来了：“我的妈呀，跑吧！”

枪太沉，扔了，

手榴弹碍事，扔了。

保命要紧。这帮家伙只恨爹妈少生两条腿。

“打扫战场！”王绍基见好就收。

清点战利品，机枪1挺，步枪15支，子弹、手榴弹若干。

半个月后，老实了一阵的大队长王子贵一伙又欢实起来了，扬言要报仇。他们说石庄户村有人通共，要对他们进行惩罚，要他们交大洋1000元，白面500斤，限期三天。

石庄户村是一个小村，这么些钱和东西根本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就用人顶，男的去壮丁队当差，女的去帮工。”

村里的老乡找到县大队哭诉情况。

“看来是没把他打疼啊，这回好好教训教训他。”

几位领导安慰好了老乡，制订计划，决定再给这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

第三天上午，大乡队又来了，这回是王子贵亲自带队，只留了少数人看家，近百号人全带来了。

来了正好，来了就让你有来无回。

“一中队堵住村口，别让他们进村，进村会伤着群众。二中队绕过去，别让他们跑了。好，各单位注意，打！”王绍基大队长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缴来的机枪发挥了作用，子弹雨点般地射向敌人。

“不好，有埋伏。”王子贵从马上滚落下来，躲在了树后。

“是共军，弟兄们，给我打！”他叫嚣着。

“冲进村去，让穷鬼给咱挡子弹。”他命令着。

十几个土匪跳起来往村里跑。

“啪啪啪！”枪响了，埋伏在房顶、院墙后边的战士开枪了。

“大队长，村里也有埋伏。”匪徒报告着。

“往南撤，占领制高点，等待国军支援。”这小子不愧是惯匪，一点儿都不慌张。

土匪们乱糟糟地往村南跑，那里有两座废弃的砖窑，是这一带的制高点。

他想错了，三中队早就埋伏在那里了。还没到跟前，三中队就开火了。

“不好，大队长，我们被包围了。”土匪们慌了。

“冲出去，跟他们拼了。”王子贵大声嚷嚷着。

土匪们的队伍松动了。

“速战速决，吹冲锋号。”王大队长知道此处离旧州城不远，不可恋战。

嘀嘀嗒嗒的冲锋号向起来了。

“冲啊，杀啊！”喊杀声响成一片，县大队的战士们猛虎一样冲向敌群。

“跑吧，共军太厉害了。再不跑就跑不了了！”敌人溃败了。

这次战斗击毙伪中队长刘廷贵，击毙11人，击伤5人，俘虏32人，缴获一大批武器弹药，武装了县大队。王子贵的队伍损伤大半，不久与别的土匪火并被打死，这一股土匪再也闹腾不起来了。

巧劫敌军饷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向我解放区疯狂进攻，冀中十分区位于平津冀三角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国民党部队以及当地反动武装纠集在一起，蚕食我根据地。大兴境内的我党武装改编为大兴县大队，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后撤到永定河南修整，1947年重回河北恢复根据地。

7月中旬，县大队转移到榆垡附近，大队长王绍基想抓个舌头摸摸情况，以便制订新的作战方案。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二中队队长王泽长。

王泽长30多岁，老家山西，参加过山西新军。1937年“七七”事变的第二天，薄一波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立即着手组建新军，取名“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简称“决死一总队”。1940年初，牺盟会完成了它的使命。决死队也列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

王泽长参加八路军后随贺龙的部队来到冀中，在一次战斗中负伤，他被安置到老乡家养伤，大部队撤离时他的伤还没有痊愈，

组织上就把他留在了地方，伤愈后在大兴县大队任中队长。

抓舌头对于王泽长来说是小菜一碟。榆垡据点驻守的不是国民党的正规军，是王凤岗的白脖子。这些人大多数是这一带的地痞流氓，消息灵通，抓他们能获得更多的情报。王泽长盯上了他们。清早他带着侦察班出来，先到榆垡据点附近查看了一下情况，稍作准备。中午吃饭的时候，两个白脖子犯馋偷偷溜出来喝酒，王泽长一看机会来了，也装作食客，悄悄靠上去，两家伙还没反应过来，黑洞洞的枪口已顶在了胸前。

“别说话，跟我们走。”王泽长低声命令。

“长官，您别开枪，我听您的。”这两家伙平时吆五喝六的挺牛，这回知道碰上硬茬了，乖乖地跟着他们出去。

完成了任务，顺着平大路往北返回营地。

正值中午，天气炎热。

“找地方歇会儿吧，饭还没吃呢。”有队员提议。

“也好，在饭馆叫了饭，净想着如何完成任务了，饭没吃好，找地方吃饭吧。”王泽长答应道。

王泽长是山西人，滴水不漏，抓舌头的时候，也没忘把两桌饭菜卷回来。

他们选择了一处公路的拐弯处，离开公路，到一处树阴下休息吃饭。选择这里公路两边都可以看到，有情况可以随时处理。为了稳妥起见，他还安排了岗哨，岗哨设在了路边的一棵大杨树上，这里站得高看得远。

“咕咕，咕咕。”两声布谷鸟的叫声。有情况，这是事先约

定好的信号。

不大一会儿，一个放哨的队员跑过来。

“队长，北边来了一辆大卡车，插着旗子，是国民党的军车。”队员报告说。

“有多少人？”王泽长问。

“看不清楚，估计人不多，是敞篷的，后边没坐人。”放哨的队员回答。

敞篷车，后边没人，驾驶室里坐不下几个人，王泽长盘算着。

“队长，咱们隐蔽吧，车过来了。”有队员说。

马达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了，因为连年战争，平大路破破烂烂很不好走。

“队长，咱干他一票。”看王泽长没让大家隐蔽，有了解他的队员知道队长的小算盘又打开了。

王泽长看看地形，又看看自己身边的队员，下定了决心，干一家伙。

“你把俘虏捆好了，把嘴堵上，别让他们乱嚷。你们两个找几根树枝扔在岔路口。你枪法好，找好制高点，找准机会打司机。剩下的人，跟我走。”王泽长果断地下达着战斗命令。

一切准备就绪，车摇摇晃晃地开来了。

行至转弯，“吱——”前边有树枝拦路，司机紧踩刹车，车停住了。车上下来两个国民党兵。

国民党正规军果然训练有素，下车后并没有急着搬障碍物而是端着枪警觉地四下查看。

这是死路，容易有埋伏，国民党兵意识到了危险。

倒挡，转弯儿，好像要跑。

车上还有一个司机，没机枪，可以打了。王泽长盘算完毕，举枪射击。

没打着，王泽长用是的短枪，美制1911，有效射程50米，他们埋伏的地方距敌人有120米，超过了射程范围，这不怪王泽长枪法不好。王泽长也知道打不着，他这一枪主要是给长枪手发命令。长枪手用的是三八大盖，有效射程800米，长枪手就埋伏在100多米的位置。王泽长的队员看队长开火也纷纷射击，蒋军士兵被枪声吓了一跳，马上卧倒。过了会儿他们站起身来，听到杂七杂八的枪声，短枪，人数不多，举枪冲了过来。敌人手里的是汤姆森冲锋枪，可以连续射击，但有效射程短，精确度差，适合近战，王泽长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蒋军士兵冲过来向王泽长他们倾泻着弹雨，啪，长枪响了，一个蒋军倒卧在地。不好，有埋伏，一愣神的工夫，枪又响了，这个敌人也趴下了。

“冲！”几名队员冲上了公路。

平大路很窄，掉头不容易，司机忙了半天还没把车头掉过来。见有人冲过来，伸手掏枪射击。

“啪！”子弹在王泽长耳边飞过。

他妈的，敢开枪。一名队员开枪还击。

“哗啦！”车窗玻璃碎了。

“别开枪，那车是咱的了，别打坏了。”王泽长开始算计这车了。

车拐不过来了，司机跳车要跑。没跑几步就被两名队员按倒在地。

“队长，咱发财了。”率先跳上汽车的队员打开了车上的口袋，抑制不住心中的惊喜。

“什么情况？”王泽长赶了过去。

钱，钱，还是钱。

口袋被打开了几个，全是钱，崭新的一捆一捆的钞票。队员们都赶过来了。

“这么多钱，”“发财了，发财了。”大家纷纷说道。

“拉回去，打扫战场，回营。”王泽长下达了命令。

经清点，这次战斗缴获现金 8400 万元（旧币），这是国民党驻固安一个营的军饷。

夺枪记

1945 年春天的一天，大兴县武工大队（后来的独立营）第二中队像过年一样的热闹。队部里，区长常永宁同志正跟队长王泽长交代着什么。队部外面，队员们围着一群有些陌生的后生问东问西。询问中他们得知，这些人是逃避日本兵抓壮丁，投奔八路军武工队参加抗日打鬼子来的。

第二中队一下子补充了这么多的武装力量，二中队的队长王泽长又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队伍壮大了，打起日本鬼子更痛快了，愁的是战士增加了，武器装备就成了大难题。

为了多争取些武器，队长王泽长急得总往县委指挥部跑，但县武工队在战斗中缴获的枪支大部分都上交给了前线部队，小部分也是按规定作了调配。打仗没有枪，就像种地没有工具，况且，打仗还是提着脑袋去拼命的事，怎么办？

那段时间，王泽长着急，战友们也着急，枪成了他们每天嘴边挂着的话题。大家凑在一起，议论的要不就是哪个队里有挺歪把子，哪个队有支好手枪，要不就是议论日本的三八大盖多精

准，美国的撸子多好看。但是这种谈论也只能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要想得到枪支，唯一的办法就是从敌人的手里夺。

王泽长没入伍之前就是个枪迷，小的时候，他爸爸有一杆猎枪，枣红色的枪身锃光瓦亮。每次爸爸打猎回来，把枪放到靠门的墙角，王泽长总会凑过去，偷偷地摸上一摸。他长大些，父亲就把枪交给了他，还教给了他射击猎物的本领。但没想到，父亲把枪交给王泽长后，他射杀的不是兔子、狐狸，而是到村子里抢粮的国民党。

那天，王泽长正吃早饭，忽听门外有咚咚的脚步声。他正想出门看个究竟，村里的伙伴跑进来对他说：不好了，国民党又来抢粮食了。

王泽长拿起猎枪，对伙伴说：走，咱们到村口迎迎他们去。刚到村口，一小队国民党兵也到了，王泽长叫伙伴再到村里招呼几个人来，自己躲到一棵大杨树后，对着离自己五六米远的国民党兵就是一枪。几个国民党兵被枪声吓了一跳，以为遇上了八路军武工队，没敢放一枪就屁滚尿流地朝自己的据点跑去。

事后，王泽长也有些后怕，多亏遇上的是一群窝囊废，要是真打起来，就凭他这杆放一枪上一回火药的猎枪肯定不是敌人的对手。就这样，国民党为了补充自己的武器装备，对民间枪支进行强制收缴，就连百姓用于狩猎的猎枪也不放过。王泽长这杆猎枪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收藏起来的。但是，由于国民党对武器弹药的管控，民间的火药也基本被敌人收缴，一些手里还有枪的人，只能把一些废铁杂碎充当弹药。王泽长参加武工队的时候，他的

这杆猎枪里用的还是用碎铁做的霰弹。那时，他就梦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拥有一杆一下子就能嗖嗖嗖打出好几梭子子弹的歪把子机枪。

一次训练休息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议论枪。有一个队员说：安次县万庄车站附近的榴橛乡大乡队有一挺歪把子机枪，三天两头地到石庄户敲诈勒索。王泽长听到后马上就动了心，他迫不及待地去找大队长王绍基商量，想出其不意地打他个伏击，灭灭敌人的嚣张气焰，也给队里搞些个战斗的武器。经过仔细研究，王绍基决定全队出动，将敌人一举歼灭。

榴橛乡大乡队并不住在榴橛，也不住在万庄，而是住在旧州。那里住着国民党正规军十六军二十二师六十四团一个营。大乡队就是靠着国民党这个部队，白天出来为非作歹，鱼肉百姓，晚上回到据点休息。摸清敌人的活动规律后，县大队在拂晓前悄悄地进入了石庄户，埋伏在村南敌人的必经之路上。上午十点多，大乡队队长王子贵的弟弟王子清带着三十多土匪，从旧州出发，准备到石庄户村抢粮食。他们刚走到石庄户村南，就被埋伏在那里的王泽长小队一阵痛打。这些个土匪被吓得魂飞魄散，顾不上还击，掉头就往据点跑。王泽长哪里肯放过，他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追击。追到旧州时，岗楼上敌人的重机枪开了火，王泽长瞄准机会，一枪打死了敌射手。这次战斗，王泽长不但得到了他早就想得到的歪把子机枪，还缴获了敌人的几支步枪。

这一夺枪战斗打得漂亮，但也给石庄户的百姓惹了祸。旧州的敌人把损失都算到了石庄户百姓的头上，让他们交出三百石玉

米做补偿。石庄户是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已经让老百姓苦不堪言，三百石的玉米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但拿不出粮食，敌人就三天两头地来骚扰，还扬言再不拿出粮食，就烧了村里的房子。

王泽长知道是自己给老百姓惹了麻烦，就决定再驻石庄户，好好教训教训这些土匪。

离上次出来抢粮被打不到一个月，记吃不记打的大乡队头子王延贵又带着手下出来，准备到石庄户搜缴粮食。得到消息的王泽长决定再找敌人弄点好武器去。

敌人刚走到村子外的石家坟，悄悄迂回到敌人后面的武工队员猛地向敌人的队伍投去几颗手榴弹，炸得敌人顿时乱了阵营。他们以为是武工队从后面追了上来，立刻掉转头向后射击。这时，埋伏在前面的王泽长一声令下，带领战友从正面发起冲锋。这下，敌人更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又转过来朝王泽长这边还击。武工队的小炮派上了用场，王泽长一声令下，四五发炮弹在敌人的队伍里开了花，炸得敌人鬼哭狼嚎，四处逃窜。

见敌人已经如没有脑袋的苍蝇，只在原地打着转转，王泽长就率领战友冲进了石家坟。被炮弹炸翻在地的王延贵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举起他的美国马刀箭撸子，冲着王泽长就是一枪。王泽长一闪身，一个箭步冲到他跟前，一脚踢掉了他手里的枪，又迅速拣起来，一抬手就结束了王延贵的狗命。

这次战斗，二中队又缴获敌人机枪1挺、步枪4支、手枪1支、望远镜1架、子弹700多发。回来的路上，兴高采烈的战士们轮

流背着新缴获的武器，情不自禁地唱着：“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歌声，穿过青纱帐，穿过树林，在大兴的平原上回荡。

独立营激战敌骑兵

解放战争时期，大兴地区传颂着一首歌谣：

大兴独立营，本是翻身老百姓。保卫平津不怕苦，跨河打垮敌骑兵。

大兴独立营，北宁路上子弟兵。永定河畔打伏击，歼敌骑兵难逃生。

一曲唱不尽的歌谣，唱的却是真实故事。

大兴独立营是活跃在大兴境内的一支勇猛的、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队伍。1948年春天，国民党在战场上连打败仗后，不得不集中兵力加强平津地区和北宁路的安全，大兴独立营的存在便成为敌人的腹中之患，国民党不惜派傅作义的王牌骑四师来歼灭独立营。两强相战便是生与死的较量。

时间进入二月，虽已进入春天，仍旧寒冷。这一天清晨，驻扎在大古营村的大兴县独立营战士们正在吃早饭，侦察员急匆匆来报，东边王力一带发现敌人。营长王绍基听到报告后，放下饭碗，说：“来得真快啊，走，看看去。”说完和侦察员一起赶到村东

察看敌情。因为雾大，能见度低，敌情很难判断。这时，传来枪声，又有几位战士跑来报告说，前方发现敌情，枪声是他们为报警发出的。王营长立即折回，集合队伍，并向县委说明情况，制订突围计划。这时，去军分区开会返回的王烽台副政委报告：永定河南各村也有大量敌人。营领导分析，东面、南面都有敌人，这是敌人有计划的围剿，部队若向北转移，等于自投罗网。于是决定，在大古营村构筑工事，搞清四面敌情再行动。

下午三时，大古营村西的黄土路上尘土飞扬，大队骑兵正从北朝南奔驰而来。敌人来势汹汹，搞的是四面合围。王营长当下决定部队西撤，那里有涿良宛独立营做接应。深夜子时，部队借着夜色走出近20里路，发现前面村口有黑影在晃动。

王营长问：“谁？”

对方一声喝喊：“口令！”

见对方不是自己人，知道村子里已经驻扎了敌人。部队便绕开村子，急行军西进，赶到榆堡西的辛庄村，稍作休息。下午又沿河堤往北走六七里。天渐渐黑了下来，营领导决定，营部、二连、一连的一个排驻扎紧靠河堤的刘家铺，一连驻扎阎家场，以交通沟为掩护，相互沟通情况。部队休息了一晚。午后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在辛庄发现敌骑兵，紧接着又听到距离刘家铺二里地的阎家场枪声大作。王营长知道一连已经同敌人骑兵交火，当即决定自己去一连指挥战斗。王副政委去二连，严密监视敌人。

到了阎家场才知道，原来敌骑兵的一个连，正朝阎家场搜索而来，早做埋伏的一连在张宝善连长指挥下，以突如其来的枪林

弹雨，打得敌骑兵人仰马翻，措手不及。趁敌人混乱之际，张连长又兵分两路，一路沿交通沟冲到东麻各庄，又一路迂回到东麻各庄村北。一排打进了村，二排、三排也从南北方向向街中心围追堵截，可怜傅作义的王牌部队被打得乱作一团，不得已躲进村东一家大院不敢出来。

战士们见敌人躲进院子里，随即叫门，院门却紧锁不开，急脾气的副班长张德林端着刺刀冲向大门，被敌人打过来的一颗子弹射中牺牲。战士们见副班长被敌人打死，愤怒地把一颗颗手榴弹投向大院，顿时，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缴枪不杀的呼喊声，交杂在一起，响彻上空，大院瞬间被炸得坑坑洼洼。无处容身的敌人，如同丧家之犬，纷纷举手投降。

胜利之时，通讯员突然传来王营长命令，让一连迅速撤离。原来敌人 300 多骑兵正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围拢而来。接到命令，一连来不及受降，顺着交通沟撤到刘家铺。

见敌人来势凶猛，两位营首长一商量，决定依靠河堤边打边撤，王营长率领一连猛打迎面拦截之敌，王副政委指挥二连打击尾追之敌。独立营迅速上了刘家铺大堤坝，凭借三丈多高的堤坡和密集的棵棵大柳树以及土坎土坡，扫射敌人。王营长命令一连连长张宝善带领战士往西打，打掉拦截的敌人，杀出一条生路。王烽台副政委率领二连战士，顶住南面尾追的敌人。和尾追的敌人交火的二连战士打得异常勇猛，他们知道只有拦住追敌，才能保住全营战士的安全。副连长傅金山带领两个班阻击冲来的敌人骑兵，步枪、机枪、手榴弹齐发，不让敌人攻上一步。敌骑兵又

开始第二次冲锋。三班长杨占国手握一挺机枪，封锁进攻路口。战士霍星瑞见不远处的机枪手负伤，一个箭步蹿过来，拾起机枪，一人把持住两挺机枪，轮番扫射，猛烈的火力终于压制住了前来进攻的敌人。

被压制的敌人不甘心，驱动身下马匹，叫喊着再次进攻。独立营万弹齐发，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一匹匹战马纷纷倒地。失去了战马的敌骑兵像失去了双腿，寸步难行。

就这样，轮番攻击的敌骑兵，被独立营猛烈的火力一次次击退。独立营边打边撤，一直打到赵村才停下来。被打蒙了的敌骑兵见独立营不打了，弄不清独立营还有多少兵力，不敢轻举妄动。这给独立营安全渡过永定河与河对岸丁守仁率领的涿良宛独立营会合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大兴独立营 200 余名战士与装备精良的敌骑兵师近 400 人的生死一战，不仅保住了独立营的实力，而且打出了独立营的威风，粉碎了敌人歼灭大兴独立营的妄想。

战斗结束后，大兴独立营到达大清河南，军分区首长召开庆功大会，给全营战士记功，大兴独立营受到冀中军区通令嘉奖。

歼敌东梨园

东梨园是京南大兴境内的一个村子，坐落在永定河北岸。1946年夏天，以这个村子为中心，我军在此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为此，我冀中军区司令部发通令嘉奖。

通 令

(1946年8月12日)

查我十分区大兴、宛平二保安队，自五月份反蚕食以来，即配合主力作战或单独作战，时常出没于永定河北岸据点群中，打击出犯顽伪，获得了不少胜利。

本月9日，驻庞各庄蒋军两个排，配合伪军一部，附迫击炮2门、轻机枪4挺、掷弹筒2个，犯东梨园。我大兴、宛平二保安队又密切配合，一部对敌正面阻击；一部向敌迂回冲击。战约二时，将敌击溃，并歼敌一部，计：毙顽敌40多名，俘敌11名，缴获迫击炮2门、轻机枪2挺、掷弹筒1个、美式冲锋枪1支、步枪18支及机枪零件、弹药各1部。我仅亡1伤3。

他们经常以小的伤亡，换得大的代价，在于指挥员战术思想

的积极，主动掌握研究情况及时，战术灵活，特通令嘉奖。望我所属全军、尤其是地方武装向其学习，以向敌展开主动进攻战斗。

司令员 孙毅（印）

政治委员 林铁（印）

政治部主任 王奇才（印）

这就是冀中军区三大首长签发的嘉奖令。

话说1946年8月8日，我大兴、宛平两县的保安队按计划行进到东梨园村附近，准备消灭盘踞在这里的还乡团等反动武装。不料在行动前被还乡团探听到消息，还乡团头子白庆云赶快派一个团丁去庞各庄敌伪据点搬救兵。

8月9日上午，我保安队便衣侦察员发现一队蒋军官兵约二百来人，带着机关枪、迫击炮、掷弹筒等武器缓缓朝东梨园开来。他立刻向大兴和宛平两保安队领导汇报敌情，并强调说：这次来的是蒋匪正规军。两保安队领导闻知，立即调整战斗部署，改变作战方案。两个保安队分东、西埋伏在村北的土围子上。

再说那队蒋军人马，他们来到东梨园没敢马上进村，在村边的农田里抓住瓜农老张和一个少年，敌连长凶神一般，问：“这村子里边有共军吗？”瓜农老张早就知道这伙无恶不作的匪兵想干吗，他头也没抬说：“没有。”敌连长阴险一笑，说：“那好，你们在前头带路。”老张和少年明知凶多吉少，但仍从容地走上了进村的路。敌军在高粱玉米等庄稼遮掩下渐渐地接近了土围子。埋伏在东侧的大兴县保安队首先发起攻击，一排枪声响过，敌兵被撂倒十来个，其余的仓促应战。敌军连长在应战中残忍地枪杀

了瓜农老张和少年。虽然初战遭创，但敌人仗着手里的机枪、迫击炮，猛烈回击，一时间打得尘飞沙扬，但我方因占据了有利地形，所以没有伤亡。敌人的炮火激起我们炮手的性子，他跳上土围子，想观察敌人的架炮位置，忽然被流弹击中，不幸牺牲。大兴保安队领导见敌人火力凶猛，便让通讯员通知宛平保安队领导，改变打法，要宛平保安队绕到敌人后面，把阻击战改成夹击战。宛平保安队领导立即让战士们把白毛巾挑在枪尖上，排着整齐的队形往敌人后方迂回。敌人见了，就以为是庞各庄据点又增援兵，还暗自高兴呢。当宛平保安队战士的枪尖快顶到国民党兵的屁股时，一排枪响又撂倒十几个。敌人慌忙转身应战时，土围子里的大兴保安队又猛烈开火。这两面夹击可把敌人打怕了，那当官的撇下死尸和伤兵，还有他们的机枪、迫击炮，兔子似的往枪声稀少的方向逃窜，并想稳下来反击。没想到这里还埋伏着一队轻兵，只见一个保安队员甩手一梭子盒子炮，就撂倒了七个敌炮兵。敌人无力反击，便四散溃逃。这时，我方的一位保安队员发现了敌军的连长，便冲上去准备活捉，他一把抓住敌连长的枪，飞起一脚把敌连长踹倒，正要捉拿，有个敌人却抱住他双脚，他只得放掉敌连长，顺手捉了这个敌兵。

战斗结束了，我军取得了圆满胜利。

沙窝地道有奇迹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电影《地道战》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新地利用地道战的斗争方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你觉得这个故事很遥远吗？其实，在我们大兴的土地上，也同样有这样的故事。

大兴地处永定河冲积平原，都是沙土地，不可能挖地道。魏善庄东沙窝村人民就在最不可能挖地道的地方，通过地道与敌人开展斗争。

东沙窝村的土地都是种什么都不长的沙土地，其实，这是由于永定河甩尾、改道、泛滥，才在肥沃的土地上蒙上了厚厚的一层沙子，而这种蒙上沙子的地就是“蒙金地”。蒙金地的特点就是表面有一层厚厚的沙子，而地的深处却是胶泥、淤泥混合的土地。透过沙层在胶泥层挖地道，是绝对想不到的事情。东沙窝村的老百姓就是利用人们想法上的盲区，成功地挖了地道，不光很好地掩护了自己，还在对敌作战中为我们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帮助。

那是1945年的一天，天气特别寒冷，还刮着大风，大粒的

沙子随着风从西北往东南一层层滚动着。傍晚时分，几个身影迅速闪进东沙窝村。这时大兴县一区也就是青云店区的区委委员张清泉带着三名同志，来东沙窝村开展工作，和老百姓促膝谈心，商量减租减息、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攻倒算”等事情。由于时间太晚了，外面又刮着狂风，就决定住宿在一个堡垒户家。结果第二天天还没亮，从魏善庄过来的敌人就包围了张清泉他们住着的这家，原来是被村里的汉奸告了密。敌人很快就爬上了屋顶，对整个院子实行了包围。

看着外面密密麻麻的日伪军，突围是不可能了，怎么办？张清泉和战士正在着急，堡垒户一拉张清泉的衣角，张扭头一看，在地下靠北墙的条桌下面，出现了一个黑洞洞的洞口，老乡说：“赶紧下去，上面有我呢。”原来这家堡垒户为了很好地掩护经常在此停留的八路军、县大队队员及县里的工作人员，早就做好了几乎准备，这地道就是其中的一种防备手段。

包围院子的敌人，他们好像已经胜券在握，马上就可以逮住我们的人一样，在屋子顶上乱喊乱叫，气焰十分嚣张：“你们跑不了啦！赶快出来投降吧！”

这时，只听屋门一响，屋门开了，鬼子伪军马上把枪口齐刷刷地指向屋门。只见老乡紧裹着棉袄，一边系扣子一边说：“这大早上的谁在外面吵吵呢？”然后他一抬头，看见那么多支枪指着他，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他喊道：“怎么了？这是要绑票啊？”

鬼子伪军看见有人出来，却是一个老乡，他们的胆子大了起来。一下子就冲进院子，摁住了老乡。

伪保长走近老乡，上下打量了半天，问：“老李头，八路军的干部哪儿去了？”老乡说：“什么八路军九路军啊？”“别废话，夜个晚上村子里来了二十几个八路干部，他们最后都归了你家了，人呢？”老乡一听，他这是故意多说，好让日本人觉得成果大。老乡就说：“多少人我可不知道，来我家那是一通儿祸害啊，把吃的都弄没了。”伪保长不耐烦地说：“我说的是人！人呢？”

老乡指着屋里说：“我这一屋四吞晃就在这儿摆着，你瞅瞅能搁下二十多人吗？”

“那他们哪儿去了？”

“他们吃喝完了早就走了，还等着你们来啊？”

“往哪里走的？”

“这黑灯瞎火的我哪儿知道啊，我也不敢问啊。”

这时日本鬼子已经不耐烦了，为首那个当官的一挥手，日伪军们便端着枪慢慢进屋，果真什么都没有。于是他们放心了，开始翻箱倒柜。借着找八路军，见什么有用就拿什么，成了一次洗劫。

他们回到院子里，用刺刀乱挑玉米秸堆成的柴火垛。凡是眼睛能够看见的可以藏人的地方都一顿刺刀乱捅，却一无所获。

日本鬼子站在那里，没有了办法，就叫过来伪保长，让他继续跟老乡要人。

伪保长想了想，说：“八路军武工队不可能离开你家！你是不是不想说，八路军武工队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替他们卖命！你要是说了，让我们找到了八路军武工队，好处大大的，你可以官升三级，直接到庞各庄任职！如果不老实交代八路军武工队的

去处，我们就杀了你全家！”

老乡说：“那你可冤枉我了，他们吃我的喝我的哪儿给我好处啊！你也看见了，这里没有八路军啊。”

伪保长亲自在屋子里转悠，可是几间小土房，一眼就看清楚，哪里有可以藏人的地方啊！他转了一圈走了出来，跟鬼子说：“没有。”

鬼子在院子里转了转，往地下指指：“地道的干活？”

伪保长说：“太君，您不知道，这里不能挖地道。现在冰天雪地挖也挖不动，就是挖动了也不成。”说着他用力跺了跺脚，说：“这下面，挖个菜窖都冒水，不能挖地道的。”

这时，几个伪军在院墙外面发现个地洞口，鬼子看了看，也不像可以藏人的，就丢了几颗手榴弹。看看没有动静，只好垂头丧气地撤回据点。

其实，外面的地洞是屋里地道的通气孔，由于地道里面有拐角，手榴弹爆炸并没有伤到躲在里面的张清泉他们。

虎口脱险

1946年，日本刚刚投降一年，蒋介石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破坏停战协定，5月15日悍然出兵15000余人，进犯我大兴解放区。我县区干部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依靠人民群众，密切配合军事斗争，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东白瞳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党新开辟出来的根据地。宋德有，大兴东白瞳村人，1944年被秘密发展为中共党员，1946年时任我党的地下村长。当时，地下党员一般白天如常干活儿，晚上聚在堡垒户家研究工作（特殊情况也在白天研究）。

深秋的一天，每家每户像往常一样，提心吊胆地吃完早饭，准备出门干活。忽然村东传来“叭”的一声枪响，常被袭扰的老百姓马上意识到，肯定是安定据点或者礼贤据点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老百姓称之为“讨伐队”“白脖子”）来了。大家顾不上干活，匆忙转身回家，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惊慌地往村西跑。跑出村口儿，纷纷躲藏在庄稼地、树林子或者坟圈子里。

此时，宋德有和张德岐等几个地下党员正在党支部书记宋广

田家开会，研究如何斗争地主和分田地的事儿。听说敌人来了，马上散会，大家分头躲避。

宋德有随着宋广田等人本来已经跑出了村西口儿，按说钻进庄稼地是可以躲过这一劫的。可是宋德有忽然想起家中还有重病在床的义父，若没人帮助，他怎么逃跑呢？想到此，他又返回身跑进村里，顺着街筒子往东，想回家背上义父一起逃跑。谁料，刚跑到自家门口儿，就被迎面窜出来的两个敌兵抓住了。他被五花大绑在自家两间正房的门框上，敌人一边儿骂一边儿打，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还让他交代出村里谁是共产党员，谁家有人当八路军，区干部藏在哪里……

“白脖子”打几下问几句，宋德有装糊涂，一问三不知。敌人问他：“都知道什么？”他说：“我只知道给地主扛长活，挣点儿工钱好养家糊口。”敌人又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宋德有说：“咱老百姓哪知道什么挡圆（党员）挡方的，只知道种庄稼，耨地锄草！”

一直折腾到中午，敌人也没有从宋德有嘴里掏出一点儿有用的东西。恼羞成怒的“白脖子”军官抬头看了看太阳，下命令说：

“这家伙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把他弄到屋子里去，放火烧死他，免得耽误咱们吃午饭。”

当官儿的一声令下，两个“白脖子”从门框上把宋德有解下来，松了绑绳，幸灾乐祸地说：“小子，爷爷不捆你了，呆会儿让你在屋子里滚火球玩儿！”

很快，几个敌人抱来柴禾，两个“白脖子”把宋德有拖到门前，

正要往屋子里推，当官儿的一挥手说：“等一等！不能在屋子里烧，说不定这有地道，可不能让他跑了。”他往西北角一指说：“弄到那个草棚子里去，把他烧成灰儿！”

于是，敌人把宋德有推进了小西屋儿，关上门，把柴禾堆在窗户下，点燃。顿时，熊熊的大火吞没了两间小土房儿……

“白脖子”们离开东白疃村儿以后，逃难的人们陆续地回了村。听说宋德有被“白脖子”烧死了，都急忙跑到他家，只见那两间小土房儿早被烧得塌了架，大火虽然已经熄灭，但没有被烧透的柁、檩和一些杂物仍在燃烧着，黑烟滚滚，火苗儿闪闪。见此情此景，大家都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张德岐和宋明山、宋广田等几个地下党员劝大家：“不要太难过了，赶快挑水灭火吧，好歹要找到德有尸首，把他安葬了呀。”男女老少们一听这话，都纷纷从自己家中挑出水管，用脸盆、水瓢、大饭碗等用具舀水灭火……明火被彻底扑灭了。可是，翻遍两间小土房也没有找到宋德有的尸首。人们纳闷儿、猜测、着急，难道“白脖子”又把他弄走了？难道……急得张德岐站在废墟上大喊：“宋德有，你在哪儿呢？”

话音未落，突然东房山下冒起了一股灰尘，一块石板儿被推起来又翻在地上，把人们吓了一跳。定睛一看，竟然是宋德有钻出了地洞口。张德岐见此情景，一拍大腿，恍然大悟：“哎呀，这屋子里有地洞呀，还是我帮助他通过来的，忘了忘了！”

原来，这是抗战时期，为了防备日本兵突然袭击，两家人偷偷挖通的地道。本来只是从宋德有家的东正房至张德岐家西侧的

两间草棚子里，地道东南、西北走向，中间正好从火烧宋德有这两间小土房儿的东北角儿通过，距屋内只有十几米远，不算费工夫，就慢慢地把它挖通了。也幸亏有了这个地道口，否则宋德有难逃一死。

再看宋德有，除去身上、脸上被敌人打的伤之外，人依然很精神。只是突然见到阳光有点不适应，他抬起右手揉一揉眼睛，对充满疑问的乡亲们说：“敌人把我推进屋子里以后，我急忙趴在窗根儿底下，等大火着起来后，我就爬着扒开了洞口儿，钻进去盖好洞盖儿。要不是德岐喊我，我还不准推那地洞盖儿呢！”

宋广田开着玩笑说：“算你命大！我们都准备给你出殡啦！”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宋德有死里逃生，他的义父当时在东正房躺着养病，听外边儿有“白脖子”吵闹就没敢出屋，也逃过了一劫。

在敌人反复“清剿”的残酷环境中，我县区干部、地下党员、堡垒户，都是“提着脑袋闹革命”，用“九死一生”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像宋德有这样能侥幸虎口脱险的仅是极少数，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智夺军粮

1948年，解放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大兴地方干部和武装力量陆续返回依然是敌占区的永定河北，在敌人反复“清剿”的残酷环境中，他们以武装力量为后盾，坚持地方工作与武装力量紧密结合，顽强地战斗在永定河两岸。

1948年7月25日，驻扎在加禄堡的大兴独立营收到一封涿良宛县副区长侯希荣的信，大意是：最近几天，每天下午有敌人载重汽车南去，第二天拉着军粮返回北平。押运的敌人不多，若打个伏击，必有所获。营长王绍基和副政委王烽台接到消息，喜出望外，立刻决定打伏击、夺军粮。两位营领导挑灯夜战，认真分析敌情，最后把伏击地点选在庞各庄和黄垓之间的小营村。为什么选在小营村呢？因为黄垓据点敌人不多，战斗一旦打响，他们根本不敢出来支援；而庞各庄据点虽然驻着保安十九团一营，兵力充足，但离小营相对较远，就算他们听见枪声出来，到小营最快也得个把钟头。只要不恋战，速战速决，仗打完后立即转移，一定会达到预期目的。

计划拟定，部队立刻开始行动。第二天下午，为了迷惑敌人，部队先进驻团城。太阳落山，天气宜人，一阵集合号后，全营指战员齐集操场，王烽台副政委给全体战士作形势报告，引得村中许多大人、小孩前来围观、看热闹。王副政委讲话的同时，王绍基营长则把排以上干部召集在一块儿，秘密传达了营里拟定的劫军粮的战斗计划。

夜深人静，大兴独立营悄悄开进东梨园，并严密封锁了消息。王营长、王副政委与侯希荣副区长见了面。侯副区长说：“今天下午敌人运粮的汽车又往南开去了。公路东边紧挨着小营有个蔡家洼，种的是玉米，我看打伏击挺合适。”领导们当即拍板，就把伏击地点选在蔡家洼。

27日拂晓，一连指导员曹治平带着孔宪文的二排以及司号员刘殿祥、卫生员侯德利等30多人，沿着狭窄的田间小道，来到蔡家洼，隐蔽在青纱帐内。

9点多钟，南边隐隐约约传来汽车马达的轰鸣声。“隆隆”的声响越来越近，孔副排长走到田边循声望去，只见两辆装满麻袋的汽车，喘着粗气，吃力地在石子路上颠簸，尘土飞扬。坐在麻袋上的敌兵用毛巾捂着脸，前仰后合，东摇西晃。

等到两辆车都进入了伏击圈儿，曹指导员大吼一声：“打！”

往哪里打，战士们都是很有经验的：不打汽车，打坏了，粮食运不回去；瞄准目标只打那几个押车的敌人。敌人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没有一点反应。我们的战士只是象征性地打了几枪，就一起呐喊着冲了上去。第一辆车的司机反应还算比

较快，一听枪响急忙煞车，弃车逃跑，钻进了路西的庄稼地；第二辆车想掉头往回开，不料却忙中出错，陷入泥塘，轮子干转动不了窝儿。车上的敌兵叽里咕噜往下滚，被围上来的战士缴了械。第二辆车的司机经过动员，先将头一辆车开到东梨园。

侯副区长早已动员了十几辆大车在东梨园等着。汽车一到，战士、群众你背我扛，将8000多斤军粮很快倒到大车上，由区县干部押运到大古营（后来这批军粮作为优抚粮，分给了烈军属）。

曹指导员他们押着俘虏回到东梨园，向营首长汇报了伏击的情况。王副政委一听还有一车粮食没搞到手，当即决定带一个排把另一辆车上的8000斤粮食弄回来。

王副政委有条不紊地指挥着一连一排，三班为尖兵，二班直插蔡家洼，一、四两班向小营进发。

尖兵班行至蔡家洼，发现公路上、树行子里都有敌人，班长李文元立即示意全班卧倒，向敌人开了火。王副政委见尖兵班和敌人交了火，从腰间掏出手枪，向前一指：“冲！”

战士们边冲边打，树行子里的敌人钻入谷地。公路上的敌人被当官儿的督着，招架了一阵子，后在我一班小炮的轰击下，向路西逃去。

此一战虽然没有抢到粮食，但毙伤了15个敌人，抓了10个俘虏，缴获了两挺机枪、6支步枪、600多发子弹，我无一伤亡。后经审问俘虏得知，这股敌人是驻庞各庄的保安十九团一营的两个连和黄垡据点的保安队，出来救援粮车，被我击溃。卫生员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给受伤的俘虏包扎了伤口，经教育后释放。

大兴独立营打了大胜仗，怀着喜悦的心情踏上归途。队伍里不知谁起了个头儿，领着大家唱了起来：“大兴独立营，本是翻身的老百姓……永定河岸打游击，直接威胁了北平城。”嘹亮的歌声响彻云霄，似乎在提前庆祝全国解放的到来。

活捉悍匪冯兆文

故事发生在1948年的初冬，平津战役进入战略包围的第一阶段，东北野战军如神兵天降，迅速占领了北宁铁路以北的采育、青云店地区，国民党地方保安团、大乡队望风而逃，在这些潜逃的人员中就有罪大恶极的敌保安团长冯兆文。消息传来，新上任的大兴县委书记刘砚古明确指示：一定要活捉冯兆文，为死难的烈士们报仇，为四区、五区的乡亲们报仇。

冯兆文何许人？他出身地痞，是大兴采育一带恶霸。抗战时期，投靠日本，甘为日本鬼子的帮凶，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犯下滔天罪行。日寇投降后，他被国民党收编，加以委任后，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军队的爪牙，趾高气扬，专横跋扈，干扰我部队出关北上。后积极执行步步“蚕食”大兴路北解放区政策。他先从四区（黄村区）入手，摧毁了四区区政府和区小队。这样一个罪恶滔天的保安团长不抓获，日后，还会伤害百姓不说，对解放大兴也是个祸害。于是，县大队和野战军撒下天罗地网，抓捕冯兆文。

寒冬腊月，冷风嗖嗖，田野里光秃秃的，各方道路都被我方

设了关卡，田野里不能容身，冯兆文只能藏在周围村子里。为此县大队派出几路人马出去侦察。

话说这一天被派出去的侦察员刘万里，走到永和庄附近，遇见一个小男孩在放牛，刘万里走过去，悄声问小男孩：“你是哪村的？”

小男孩用手一指：“永和庄，永和庄的。”

“你在这放牛见有陌生人进你们村吗？”

小男孩摇摇头，突然又想起什么似的说：“有。”

“那你说说是什么人进了你们村子？”刘万里追问道。

小男孩不直接回答刘万里的问话，而是调皮地问：“你是专门抓坏蛋的吗？”

刘万里点点头，问：“你见过大坏蛋吗？”

“见过，那天在回村路上，我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溜进了村子。他看我看他，还威胁我，不许我对别人说，说了就杀了我。我知道他一定不是好人，只有坏人才对小孩这么说话。”

小男孩的话引起刘万里的警觉，他追问小男孩：“你说说那坏蛋长什么样子？”

“那坏蛋这么高。”小男孩伸手在自己头上比画着，“长相凶凶的，眼睛就像牛的一样大。”小男孩指指在一旁啃枯草的牛。

“那你看见他进村去谁家了吗？”按照男孩的叙述，刘万里可以肯定那个逃进村子的人就是冯兆文。

“去地主姚胖子家了，我看见他进去了。”小男孩说。

告别小男孩，刘万里悄然进村，做进一步侦察。他跟村里人

打听哪是地主姚胖子家。村人指点着告诉他：村东头门口有两棵大杨树的就是。来到村东口，刘万里看见姚世文家大门紧闭着，就前去敲门，门里一个男人粗重的口气问：“谁？”

刘万里说：“过路的，口渴讨口水喝。”门里却没了动静，再敲仍旧不见门里有动静，倒是惹得门内的看家狗一阵狂吠。刘万里从门缝里望进去，见堂屋里人影晃动，鬼鬼祟祟的。具有多年侦察经验的刘万里认定冯兆文肯定藏在这个姚姓地主家里。想到此，刘万里立即转身回去报告。

当夜，野战军一个排包围了这家院子。战士们埋伏在院子四周，高排长和亲自前来指挥的书记刘砚古率领几个人进了院子，审问地主姚胖子最近家里来了什么人。

姚胖子摆出一副糊涂的样子，说：“什么人也沒来，这兵荒马乱的哪敢收什么人，可不敢同人民政府作对。”

见姚胖子耍滑头，刘砚古让跟进来的几个战士进屋搜查。过了一会儿，几个战士出来报告说没有可疑迹象。

难道侦察员侦察错了？不可能。刘砚古两眼盯着地主姚胖子，姚胖子低着头看自己的脚尖，不敢与刘砚古的目光对视。刘砚古见状，让姚胖子把家里所有人都叫到院子里，一一盘查。战士们逐个排查后，依旧不见冯兆文的影子。

难道冯兆文属耗子的闻风逃跑了？就在刘砚古思考的当口，一抬眼见站在家丁队伍里一个家丁总是不自觉地用手去按腮边的络腮胡子。刘砚古仔细打量起这个人，见他头戴毡帽，身上穿一件半新的大棉袄，络腮胡子布满了半个脸，一双眼睛躲躲闪闪，

躲闪中时而恐惧，时而露出凶狠之色。这是家丁？家丁哪来的这派相？刘砚古盯着络腮胡子家丁，在络腮胡子家丁面前不经意地走过去，走了几步，猛然回过头，大喝一声：“冯兆文！”络腮胡子家丁一激灵，本能地抬起头，刚想答应，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拔腿就往门外跑。高排长见络腮胡子想逃跑，一个箭步冲过去，一个扫堂腿将其摔倒在地。

刘砚古上前一把扯下冯兆文戴的假胡子和头上的毡帽，失去胡子和毡帽做掩护的冯兆文露出了本来面目。

见冯兆文被识破，地主姚胖子双腿筛糠，浑身颤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忙说：“这不怪我，全是冯团长，我不收他，他就要我的命。解放军饶命！”

露出本来面目的冯兆文凶相毕露，从棉袄内兜里掏出随身隐藏的手枪，对准刘砚古就要射击。说时迟那时快，高排长手疾眼快一枪打在冯兆文拿枪的右手腕上。冯兆文“哎呦”一声，手枪掉在地上。这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终于落网。

多行不义必自毙。冯兆文这个无恶不作的人民公敌，遭到了应有的惩罚。

剿杀“黑杀团”

在北平和平解放前的一个时期，平南永定河沿岸曾有过一支反动武装，名称“黑杀团”。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平南永定河南北沿河几县的地主恶霸、地痞流氓，大概有六七十人。领头的叫张豪令，是固安县人。他还有两个帮手是大兴人。黑杀团就跟还乡团一样，干的全是杀害共产党员和当地农村干部的勾当，他们对抗人民武装，帮助地主恶霸反攻倒算，把土改时分给穷人的土地房屋和家产浮财又抢夺回去，并杀害了多名党员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黑杀团烧杀抢掠，罪恶累累。永定河两岸广大人民群众恨得咬牙切齿，都想宰了他们！无奈这伙敌人手中有枪有弹，又有地主们供应吃穿住行，所以只能将仇恨深埋在心底。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及武装力量，了解到黑杀团的罪恶行径以及人民群众的心声，决定铲除这一反动武装组织。所在各县党组织联合决议，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侦察分队，深入到沿河各县，进村入户进行秘密侦察，逐渐摸清了黑杀团的动向。那年7月下旬的一天，宛平县党组织得到情报，说黑杀团趁麦秋刚过，准备到河东的刘各庄和曹各庄一带的村庄去抢粮。联合县党组织立即决

定，抓住时机消灭掉这个反动武装组织。他们调动了宛平、大兴两县的武装力量，在敌人要去抢粮的几个村庄附近埋伏下来，只等黑杀团人马落网。

再说黑杀团的几个头头儿们，觉得麦秋刚过，各村各户家里都有新收的麦子，要趁机抢一把，再稍带着捞点别的。7月26日上午，黑杀团一行六十多人，在一个小头目的带领下，明火执仗地进了曹各庄村，这伙子匪徒，进到老百姓家里翻箱倒柜，凡是能吃能用的就往自己的袋子里装，稍有阻拦抡枪就打。还有的匪徒满街满院地追鸡撵鸭，弄得村子里乌烟障气……

就在这伙匪徒折腾正欢又得意忘形之时，咱们的部队从西边、南边和东边悄悄地包围了整个村子，只在村北“网开一面”。只听得指挥员一声令下，村子三面枪声大作。原本还耀武扬威的匪徒们纷纷扔下刚抢到手的财物，朝村北方向跑去。这下可好喽，村北有一片很大的洼地，被村民们称作大洼坑，这坑里积满了前几天的雨水，还有，这腿肚子深的水下就是又黏又陷的胶泥地。这黑杀团们进到这里，不能躲不能藏还不能跑，只有挨打的份儿。东西两边的机关枪一响，匪徒们就倒下一片。剩下的或趴在泥水中不敢动，或者是拖泥带水地往北挣扎。那能让他们逃掉么？一个个的都被机枪子弹点了名。这一仗共歼敌36人，活捉22人，彻底剿灭了黑杀团这伙反动势力，灭了还乡团等反动武装的气焰，也威慑了那些准备反攻倒算的地主恶霸，让他们放弃了原来的打算。

曹各庄北的围剿战和歼敌战果，被上级组织肯定和表扬。这一段战斗故事就叫：剿杀黑杀团。

礼贤保卫战

1946年2月，大兴县党政领导机关迁到礼贤，这里成为全县的政治中心和比较巩固的解放区、根据地。

1946年4月底，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司令部从情报中获悉：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调集第十三、十六、九十二、九十四军各一部约15000人，分路进攻我宛平县政府所在地庞各庄、大兴县礼贤和安次县城。分区首长决定集中分区主力保卫庞各庄。礼贤和安次的守卫任务则由大兴、安次两县保安大队负责。

得知敌人即将进犯后，中共大兴县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分析礼贤保卫战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大兴县保安大队有五个中队，人数不足200人，因此会上确定了以防御为主、在敌必经之路设伏的作战方针。

战前，党政军民齐动员，在礼贤镇内及周围修筑了防御工事。礼贤人民参战热情特别高涨，男女老少齐动手，除了帮助战士修工事、挖战壕、捐助必要的战备物资，还自动组织起来慰问子弟兵，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大饼、肉饼、蔬菜源源不断地送到部队。

5月15日凌晨，部队开始行动，一、三、五中队由王绍基指挥进入礼贤四周的防御阵地，二、四中队由何全志率领埋伏在礼贤西北的平地村。

进攻礼贤的敌人是国民党十六军二十二师六十四团的一个加强营，上午10点多到达礼贤外围。敌人以为对付100多人的县保安大队，不费吹灰之力，打上几炮吓也吓跑了，所以上来先开炮猛轰，继之用轻重机枪乱射。折腾了一会儿，见镇内无动静，便气势汹汹地排成五路纵队向礼贤东北面的王家园阵地扑来。

敌人离王家园越来越近了，二百米，一百米，五十米……，三中队队长张金忠一声令下：“打！”一枚枚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大台杆儿（本是打野兽用的，战争年代为了弥补我火力的不足，改变装药，成为近距离杀伤敌人的一种土炮。）内装的犁铧碎片似雨点般落下，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伏在麦地里进退两难。之后，敌人又组织几次冲锋，均被三中队击退。

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好向西北方向的平地村转移，没想到在村东口又被埋伏在此处的县大队二、四中队迎头痛击，敌人丢盔弃甲。此一战，缴获大批弹药。

二、四中队在平地打胜仗的消息，很快传到礼贤，守卫在那儿的指战员受到很大鼓舞。政委苏玉振、副大队长王绍基派总支书记王烽台绕道龙头去平地传达下步作战计划：下午5时，乘敌疲惫之机，礼贤、平地同时向敌发起冲锋，使其腹背受敌，以击溃之。

下午4时许，敌人开始后撤，乘机机会，县大队从礼贤、平

地同时发起反冲锋，敌人狼狈逃窜，我军乘胜追击，直至西白塔村。

礼贤保卫战初战告捷。激战一天，共毙伤敌40余人，缴获步枪18支、炮弹十几箱、手榴弹几十枚、子弹万余发以及军装、毛毯、食品等一大批军用物资。

沉寂了一天以后，敌人又蠢蠢欲动。5月17日下午，从礼贤东的孙营、甸子又窜来几十个敌人，县大队迎头痛击，将敌击退，并捉了两个俘虏。俘虏供认，他们是十六军的一个侦察排，敌后续部队正从廊坊向礼贤逼进，准备明日拂晓向礼贤发起进攻。

大队领导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一致认为，敌众我寡，悬殊太大，坚守下去极为不利，也不符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在于一城一地得失的指示，为保存实力，应主动撤出礼贤。经请示军分区领导后，当夜，大队安全转移到郭家堡（属固安县），次日到了固安县的河津。

由于大兴县保安大队在保卫礼贤的战斗中仗打得漂亮，撤得坚决果断，受到冀中第十军分区司令部的表彰。

庞各庄保卫战

京南门户庞各庄，位于北京南郊、京开（建国前称平大——北平到大名）公路西侧，为“京南第一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一边同毛主席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一边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积极进行内战准备。1946年5月15日，国民党调集兵力悍然进犯庞各庄。当时，我冀中十分区七十五团和宛平县委、县政府就驻扎在此，他们奋起自卫，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战斗。

5月中旬，七十五团接到情报，近期国民党将有大部队进攻庞各庄，并获得了进攻的时间、地点、兵力等准确情报。当晚宛平县委召开了党政军民主要负责干部紧急会议，组成了以宛平县委为核心、七十五团团团长李德才为指挥员的党政军民联合指挥部。

会后，全体军民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中。宛平县委书记刘浩率领武委会主任田勇、县青救会主任宋三洪等，组织发动了8000余名民工，带着铁锨、洋镐、土筐等工具，奋战两天一夜，围着庞各庄东、北、南三面构筑起了长约5公里的防御

工事。在镇内，南北十字街口，各修了一个能容纳一班人的地堡；南北主街道两侧的住宅，家家打通，房上修起了近百个高房工事，房上房下相互配合，连成一片。

七十五团有三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其中两个营当时正在外地执行任务，只有二营和一个特务连驻守在庞各庄，加上县机关干部和民兵，总计400人左右。根据团部分析，敌人进攻的重点是两座大石桥。营部决定让能攻善战的六连守卫南大桥和南十字街，五连守卫北大桥和北十字街，其余兵力布防在街里配合作战。战斗部署基本就绪，指挥部领导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了战斗动员，大家群情振奋，严阵以待，决心给来犯之敌以沉重打击。

5月15日拂晓，国民党正规军十六军二十二师2000多人，三辆坦克，从黄村分几路向庞各庄进发。上午9点，敌人占领了庞各庄北边和东边一二公里的东中堡、西中堡、崔庄子和郭庄子，架设了几十门迫击炮、六〇炮和山炮。

10点钟，正式开火，敌人以密集的炮弹向庞各庄倾泄，天空如同打雷，轰隆轰隆响成一片。一小时内，打了约有1000多发炮弹。但战士都进入了阵地掩体隐蔽，所以伤亡很少。

久经战火考验的李德才团长站在一家高房上，沉着地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敌人的动静，他判断这是敌人的火力侦察，没什么具体目标。过了一会儿，他命令通讯员：“通知五连和六连做好准备，炮击以后，步兵要冲锋了，把他们打回去！”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猫着腰，越过平大公路，趴在天堂河东岸的一片麦地里，距河西岸的战壕只有四五百米了。从麦穗的摆

动，可以判断敌人正在顺着麦垅往河边蠕动。

400米，300米……

“打！”一声令下，哒！哒！哒！机枪、排枪怒吼起来，顷刻间，火舌席卷了战场。我军凭借有利地形，以强大的火力压制敌人。敌人顿时乱作一团，狼狈后退。此战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20余支。

午后，敌人又开始猛烈的炮击。接着有两辆美式坦克向南大桥开过来，其中一辆坦克已经开到了桥头，守卫在那里的六连一排排长郭炳义，从掩体里跳出来，接连甩出去几颗手榴弹，把坦克的履带炸断。郭排长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敌人也向北大桥发起几次冲锋，都被五连击退了。

天渐渐黑了下來，最怕夜战的敌人大部撤离，只剩占据刘家四合院里的二三十人还没来得及退走。此时，在永定河南执行剿匪任务的一营，闻知庞各庄打响后，急行军回来增援。正碰上四合院里的敌人，不顾一路行军的奔波劳累，立即包围，痛击敌人。

当晚，李团长召开了紧急会，重新作了战斗部署。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敌人又增加了一个团的兵力，连续发起数次冲锋。防御工事及前沿房屋大部被摧毁。李德才、徐升指挥部队英勇抗击，步枪、机枪、手榴弹响成一片，杀伤大量敌人。在战斗最紧张激烈时刻，战地宣传员编了一段鼓舞斗志的快板：

“主力加民兵，不怕敌人凶，全民来支援，到处地雷轰；高墙加地堡，深沟加陷坑，掏墙来连院，枪眼布哨兵；敌人猛打炮，我们要冷静，一听炮声停，必有敌冲锋，机枪手榴弹，打它遍地红；

保卫庞各庄，看谁立大功。”

在敌众我寡、兵无外援、弹药缺乏的情况下，七十五团苦战了30多个小时，共毙伤敌400余人。作战指挥部根据上级“避兵锋锐，不惜一城一地之得失，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精神，决定有组织有计划地转移，并临时成立了战斗队、突击队和转移队。

5月16日下午4点，部队开始突围。由战斗队佯攻东面敌人，造成要从此处冲出去的假象，吸引敌主力进行阻击；同时，突击队掩护机关干部从西面突围，迅速转移。随后，战斗队也迅速撤离，追赶大部队去了。

敌人被吓破了胆，唯恐中计，一直用重炮猛轰，直到夜幕降临时，才鬼头鬼脑地闯进了庞各庄，此时庄内早无我一兵一卒了。

庞各庄一战，宛平县党政军民以少敌众，以弱战强，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和锻炼。

突出重围

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致使国共两党及地方政府都形成了对立局势，在广大农村地区，敌我双方更是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一时期，哪方的主力武装在，哪方的势力就强，这就形成了拉锯战格局。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实力较强，在平南很多地方都有军事部署，被人称为据点。他们在这里屯兵，并存放武器弹药等战争物资，更是他们支持和训练反动地主武装的巢穴。我人民武装在尚不俱备吃掉据点敌人的情形下，放弃与敌硬拼，专寻还乡团、保安队等地方武装作战，清除国民党军队的外围力量。同时，破坏敌人的运输供应系统，为大战役辅平道路。

1947年4月上旬，共产党大兴县大队和良宛支队密切合作，协同作战，在破坏铁路并炸掉了敌人的一列军火列车之后，集中在东西梨园一带暂做休整。

聚集在庞各庄据点的蒋军得知这一情况，于4月17日，组织了两个连的兵力，由一个小白脸营副带队，携带迫击炮、机关

枪等武器，妄图包围并消灭我们的两支武装。可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这两支地方武装力量，经历过抗日战争洗礼，真正能征善战，特别是在人民战争中如鱼得水。

就在敌人大张旗鼓地进犯之时，我两支武装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对敌准备。他们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埋好了地雷炸药，挖好了陷阱大坑，只等敌人前来送死。

当天上午十点左右，小白脸副营长按照他长官的布置和自己的想法，把迫击炮和机关枪都选好位置架立起来，各部匪兵按编制进入阵地。他以为一个固若金汤的包围圈已经形成，消灭村中的这几个土八路那是手拿把攥。这个小白脸营副似乎看到了上峰的嘉奖提拔的奖状和白花花的赏银；他甚至想到拿了赏银给二老婆添置金银首饰。得到村南的部下已经进入到预定位置的消息后，他让在村北的一个加强排做前锋，企图冲击我军阵地，打乱我军部署，完成他们的围歼计划，消灭这两支让他们不得安生的共产党武装。

可历史证明，反动派的算盘，很多时候都是不灵的。

就在这一个加强排的蒋匪兵咋咋呼呼，舞刀弄枪刚刚闯进村口的时候，那地雷就炸开了花，轰轰的爆炸声震天动地，炸得那匪兵血肉横飞，没炸死的都惊叫着哭爹喊娘四下逃窜。可他们刚刚躲过地雷，却又掉进了陷阱和大坑。甭说包围进攻，就连活命都难了。

我县大队和良宛支队的官兵们趁着硝烟，冲出阵地，高喊着：“冲啊！杀呀！”猛地从村子里杀出来。那机关枪突突突，那步

枪叭叭叭，那手榴弹咣咣咣，一时间，村子北部就像开了锅。战士们风一样地冲向敌人。

蒋军指挥官小白脸营副哪儿见过这阵势？他原本的围剿歼灭取胜立功获奖的梦想立刻成了泡影，那魂儿都跑到瓜哇国了。他顾不上组织反攻，像个兔子先跑了。指挥官一跑，众匪兵也丢盔弃甲，扔下枪支弹药，随着长官逃跑方向做了个鸟兽散。

我两武装队伍边追边打，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时候，村南的敌人还围在阵地上，等着长官发进攻令呢。

我军冲出包围圈后乘胜前进，一直追赶了五里多地，眼见敌人跑进了据点周围的民房里。为了不给广大民众造成损失，我军指挥员下令：停止追击，两支武装分别从两侧撤出战斗。

这一仗，我军共歼敌 20 余名，伤敌数名，俘虏 8 名。缴获机关枪两挺，还有许多的步枪和子弹。

这就是我人民武装在党的领导指挥下进行的一次联合并肩作战，这样的并肩作战曾有过许多回，充分体现了我党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兄弟部队密切配合的作风。

除夕夜里“包饺子”

农历大年三十晚上，被称为除夕。这个晚上，一家老小吃完团圆饭，就一边包着饺子，一边看春晚；一家人其乐融融，充满幸福祥和。可是您知道吗，1948 年的除夕夜，在平南永定河北岸的东南研垡村，却发生了一场小型战斗。战斗规模虽然不大，却给黎明前的大兴添上了靓丽的一抹。这是一场怎样的战斗？又是怎样的过程呢？下边，听我给您说故事。

在解放战争中，因为错综复杂的战争形势，造成了拉锯战局面，在这期间，一些反动地主恶霸和地痞流氓组织起各式各样的反革命武装，对抗解放运动，开始反攻倒算，掠夺民众财产。最不可饶恕的是，他们杀害共产党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残害不与他们合作的普通民众。这样的反动武装中有还乡团，有壮丁队，还有各种绰号的土匪武装。为了保护革命胜利成果，维护广大民众基本利益，我党下属的革命武装——大兴县独立营，在平南广大区域内开展武装斗争，打击反动武装组织。

1947 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我独立营领导得到情报，说东南研

堡一带的几个壮丁队头目相约，要趁着过年在各自地盘上抢夺百姓，大大地捞一把。同时还约定：在春节期间加强联系，互相接应，一家有事，都要全力支援。

独立营领导分析，这就是说东南研堡壮丁队们春节期间会聚在一起不散伙，并且还要在春节期间有活动。这可是个围打聚歼的好机会。营领导决定抓住机会消灭这股反动武装势力，让本地区的老百姓踏实过年。为了麻痹敌人，独立营在永定河南岸与固安的壮丁队打了一场小战斗之后，就地转移，自此就没了踪影，也没了消息。

那壮丁队的头目们都暗自庆幸：独立营走了，在这块地盘上他们就可以伸手雨覆手云，想干嘛就干嘛了。于是，这些家伙把抢来的年货和金银财宝都聚在一家地主家，要吃喝赌博，要乐乐哈哈过大年。

就在这群不知死的鬼们正撒欢儿玩闹时，我独立营官兵们已经急行百十里，趁着夜色悄悄地进入到了东南研堡村。在布置好各街巷的攻防后，又按提前掌握的情况，对重点户也进行重点布控，一张严密的大网悄然张开。按照提前布置，营领导让一位孙排长带领一队战士去壮丁队聚集的一户姓戴的家里。孙排长敲开戴家大门，出来的是一个扎着白围裙的伙夫，战士们把伙夫逼进屋子，只见桌子上摆着杯盘碗碟残羹剩饭，旁边的条案上还有几大盖帘刚刚包好的饺子。孙排长问：“你们的人呢？”伙夫打个马虎眼，说：“都散了，回家了。”

孙排长说：“这饺子没吃就散了？”

伙夫说：“是，都散了。”

这时，独立营的几位领导也来到戴家，一看现场，特别是包好的饺子，就严厉追问壮丁队人员去向，可那伙夫一口咬定都回自己家了。孙排长不信，让战士们在屋里院内认真搜找。果然在院子角落里发现了一个菜窖口，战士们对着菜窖口高喊：“出来！出来！缴枪不杀！”

可菜窖里没有回声。孙排长说：“各班准备手榴弹，一块往里扔！”

菜窖里立刻有了动静，有人说：“别扔！别扔！我们投降，我们缴枪。”

紧接着一挺机关枪先伸出来，后面的步枪也都枪口朝下举着出来。孙排长清点俘虏人数，发现只有十六人，便问：“你们的队长呢？”一个俘虏哆哩哆嗦往大门道里一指。我军战士呼啦一下围过去，在一架大车下把敌人壮丁队长揪了出来。这时，天刚微亮。独立营消灭壮丁队的消息传遍村庄，百姓们高兴采烈，都说：这回可以消停地过年啦。

地下党员：有种你来清剿我！

解放战争期间，随着主战场的节节胜利，平南地区革命力量日渐强大，活动日趋活跃。不甘心接受失败的敌人继续垂死挣扎，1948年2月，国民党华北“剿匪”总部调集了25个团的反动队伍，在平南地区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军事“围剿”，其中有七个团的兵力在大兴、安次和固安一带开展大“扫荡”，革命队伍被迫向西突围。

突围之前，上级党组织安排部分骨干力量留下来，在敌占区继续与敌人展开斗争，等待大部队回归。傅广庆和蒋汉生被安排留下来在三区开展工作。

敌人的大“扫荡”非常残酷，很多村的基层党组织被严重破坏，形势极端恶化，傅广庆和蔡汉生两人和其他许多留下来的同志一样，不久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然而，他们并没有消极地等待大部队归来，而是一边想尽办法寻找党组织，一边在敌占区展开了积极而顽强的地下斗争。在马家务、董其营、潘村、北常道、王场等村子，因为去年的洪水把地道全都淹了，已经没法藏身，所以斗争条件就更加恶劣。

那时候正是初春，庄稼还没有长起来，傅广庆和蔡汉生也没有更好的去处，只能冒着巨大的危险与敌人展开斗争。好在这些村子群众基础比较好，平时，傅广庆、蒋汉生在村子里开展工作，他们就在村口站岗放哨，只要有敌人来搜查，他们就马上把傅广庆、蒋汉生藏到自家的“蛤蟆蹲”地洞里。

礼贤、平地、庞各庄等地的敌人得知我区干部和部队从大兴撤出，立马嚣张起来，隔三岔五地就到周围各村去搜查，每到一村，都要折腾个底儿朝天，村里百姓真是苦不堪言。

由于敌人的疯狂反扑，一些群众被眼前看到的表象所迷惑，立场发生了动摇。

马家务村有个村民叫蔡连军，看到这些情形心里就想，别看共产党说得好，什么马上就要解放了，什么国民党反动派蹦跶不了几天了，可是真打起来还不是一下就被打跑了。不行，我得为以后的出路谋划谋划，不能傻了吧唧地听共产党的话，关键时刻不能犯迷糊啊！再说了，跟着国民党也能弄点小钱花啊，跟着共产党能有什么啊！很快，蔡连军就投靠了国民党的队伍。

傅广庆得知这个情况后，马上与蒋汉生来到了马家务村。一个村民看到这两个人进了村，马上把他们俩拉到角落里，说：“同志啊，你们知道吗，我们村蔡连军投靠国民党，入了保安队了！”

傅广庆说：“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村民说：“这蔡连军平常本本分分、老实巴交的，不是那样的人啊，怎么就入了保安队了呢？”

蒋汉生说道：“我们也一直认为，他是个实实在在的庄稼人

啊！”

傅广庆和蒋汉生在三区开展工作，对这一带人家都比较熟悉，不能说对村里各家各户百分之百都认识，但也都知道个大概，就比如眼前这老乡，虽不知道叫什么，但他们知道他就是这村的，见过几次面，还跟着这村里的干部贴过传单。

傅广庆问那名村民：“老哥，这蔡连军现在在家没有？”

村民说道：“他还敢回家啊？这小子现在得了势了，都跟变了个人似的，上次回来在村里那个趾高气扬的样子，她妈差点没被他给气死，给他臭骂一通儿啊！”

傅广庆说道：“看来他的家里人都是反对他入保安队的啊。”

村民说道：“可不是嘛！他们家老太太是个明白人。”

蒋汉生说道：“我们今儿个就是来他家做工作的。”

村民说道：“那边就是蔡连军家，你们去吧，我到村口给你们放哨，一会儿我叫我们家老三到村那头儿去看着。”

二人道过谢，走过去敲开了蔡连军家的院门。

开门的是个老太太，正是蔡连军的母亲。蔡母一见傅广庆和蒋汉生二人，立刻把二人请进屋里，斟茶倒水，面带愧色地说道：

“同志啊，你们什么也不用说，我知道你们干什么来了——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啊！”

蔡连军母亲说道：“你们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了，别看我不识字，但是对村里这些人、这些事儿，我心里跟明镜儿似的！就说这土改吧，让这村里哪家哪户都有地种了，不至于挨饿。再看看那帮保安队的，除了欺负老百姓还干什么好事了……谁承想，我自己

个儿的亲儿子干这个去了啊！”

傅广庆拉着老太太的手，说道：“大婶啊，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请您老转告他，眼前虽然国民党反动派在大兴这地面儿上有点儿得势，但是从全国的形势看，他们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共产党的队伍早晚会打回来的，敌人如果负隅顽抗，只能是死路一条。您老告诉他，千万别跟着国民党反动派那帮顽固的坏蛋，稀里糊涂地欺负老百姓。希望他早点退出保安队，不要死心塌地地为国民党卖命。”

蔡连军母亲说道：“你们说的我都明白，你们在这儿等着，我这就去找他说。”老太太是个麻利人，说走就走。

傅广庆、蒋汉生二人使了个眼色，老太太出了院门，二人也随后走到了村口等候。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老远看到蔡连军母亲只身一人往村里赶，傅、蒋二人快速回到蔡家。

蔡连军母亲气鼓鼓地推门进屋，愤愤地说道：“这个不争气的东西！真是要气死我了！我们把你们的话转告他了，我也说了半天，结果……结果……你们猜这玩意儿怎么说？”老太太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这玩意儿跟我说，‘您告诉他们，让他们在村里等着，看我去怎么收拾他们！’”

傅广庆说道：“老人家，您消消气。以前觉得小伙子挺不错的，现在看来，他是吃了太多的国民党的迷魂药。您再看到他，就告诉他，我们等着他，看他来怎么收拾我们！”

傅广庆母亲气得大口喘着气，胸口起伏不停，口中说道：“人家共产党把你往人道上领，你偏要往狗洞里钻，以后是死是活你

自己看着来，别怪家里没提醒过你！”老太太说着说着，痛心地下留下了眼泪，嘴里念叨着：“这个不争气的玩意儿，这个不争气的玩意儿……”过了一会儿，老人抬起头，咬牙切齿地对傅、蒋二人说道：“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们碰到了他，手里的枪甭客气！”

傅广庆、蒋汉生二人又安慰了一会儿老人，觉得此地不宜久留，便告辞了。

为了迷惑敌人，傅广庆和蔡汉生书写了大量的传单，发动各村的党员和民兵，在各村的村内村外张贴，隔三岔五的，还偷偷跑到礼贤、平地的敌人据点，出其不意地朝敌人的岗哨打几枪，向敌人的据点里扔几颗手榴弹，吓得据点里的敌人如热锅里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

至于蔡连军，直到我们的大部队重新打回平南，蔡连军也没有带队出来“清剿”我们的地下武装，想必是他一方面没得到家人的好气，另一方面也怕国民党知道他的家人跟共产党有联系而受连累吧，更多的恐怕也是真害怕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跟他秋后算账吧！

包政解救被抓壮丁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共两党战争激烈，华北国民党军在战场上连连失利，损兵折将，大为减员。为弥补兵员不足，计划征兵抓壮丁 20 万。但老百姓谁也不愿为蒋介石卖命，这使敌人的抓壮丁工作颇为不顺。壮丁抓不上来，敌人实行了向各村征兵，完不成数额的，就扣押保长做人质，还派保安团、壮丁队四处抓人，搞得四村八乡鸡飞狗跳，家家不安。为了不让敌人抓兵得逞，共产党解放军同敌人展开了反征兵斗争。

下面我就讲个包政解救被抓壮丁的故事。

那是 1948 年秋季的一天，天阴沉沉的，在通往团城的村路上，走来四个人，他们头戴草帽，腰系草绳，手持镰刀，一副干农活的样子。其实他们是大兴县二区的干部。走在前面个儿高高的正是区委书记包政，跟随后边的分别是蒋印学、刘萌伍、刘小常。他们此行是去破坏敌人的抓壮丁计划，粉碎敌人扩编队伍的阴谋，将进行的反抓壮丁斗争进一步深入。

其实，在这之前，包政他们已经去了多个村子，传授群众如

何开展反对敌人征兵抓壮丁的斗争。他们组织村民家里挖地道，壮丁队来抓人，家里壮劳力就钻地道逃往村外，让敌人扑空。还别说，这个办法很管用，有三四十个青壮年多次躲过壮丁队的抓捕。

躲过一次，敌人还会来第二次、第三次，为了完成征兵计划，敌人不断地来抓壮丁。为了确保村里的青壮年不被敌人抓走，包政召集各村保甲长，召开保甲长会议，给他们敲响警钟，告诉他们蒋介石的军队必将走向失败，暗中要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多多为共产党办事。保甲长们见蒋介石军队兵败如山倒，一天不如一天，还不如为共产党办事，为自己日后保一条生路。壮丁队有时会以“棍兵”检阅为名聚集村民，妄图扣留青年们被迫当兵。不少村的保长甲长就派老人和小孩去应差，壮丁队一看，全是老的老小的小，无可奈何。

保甲长们明为“黑”，暗中为“白”，做黑白两面人，监视壮丁队，一旦知道壮丁队要进村，就提前通知村里青壮年赶快躲避。有位保长，壮丁队来要壮丁，他说，村里没有兵员，全是老的老小的小。敌人把他扣押在据点里，逼他说出村里青壮年的下落。保长说：“你们逼我也没用，青壮年是一年年长大的，我不能一天就给你们变出壮丁来。把我扣起来，连为你们办事的人都没有了。”敌人一听，保甲长说得有道理，无奈只得放了保甲长。

话说行走在乡村小路上的包政四人，警惕性颇高，他们知道他们在策反，敌人抓壮丁也没有闲着。这种面对面的生死较量，会时时发生。

正当他们行走至团河西南时，忽然紧跟身后的蒋印学一捅包政的腰眼儿，低声道：“后面有人盯梢。”其实，包政早就发现了有人跟踪，只是没有动声色。听蒋印学这么一说，刘萌伍、刘小常禁不住回过头，果然，身后有个人影鬼鬼祟祟地一闪，躲向一旁，随后转身慌慌张张弯下腰朝毕各庄方向跑去。

情况反常，四人高度警觉。包政说：“来者不善啊，看来，这个敌人的侦探，是来跟踪我们的行动的。”

蒋印学说：“敌人侦探跑向毕各庄，说明毕各庄有敌人在行动。”

包政说：“判断得不错，很有可能敌人正在毕各庄抓壮丁。既然赶上了，我们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于是，四个人悄悄一商量，形成了新的行动计划。

包政下达命令，由刘萌伍前去毕各庄侦察，发现敌情马上回来报告。由蒋印学带领刘小常埋伏在敌人必经之路的青纱帐左侧，他和侦察回来的刘萌伍埋伏在路的右侧，只等敌人路过，采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办法，打它个措手不及。

过了一阵儿，刘萌伍回来报告说：“包书记，真让您说对了，果然是壮丁队在毕各庄抓壮丁，村子里娘哭孩儿叫的乱成一片。”

包政说：“我们不能让敌人抓走一个人。”说完四个人分头埋伏起来。

一杯茶的工夫，远远地就见壮丁队押着被捆绑的十几个壮丁连踢带打地走过来。领队的秃头队长边走边骂：“妈的，瞧你们一个个哭丧似的，走快点，若遇到解放军，你们一个也别想活。”

正说着他身边的一个兵说：“队长，我想撒尿。”

秃头说：“驴尿多，撒尿还叫？”

兵说：“你甬提，甬提‘解放军’这仨字，一提，心就哆嗦，尿就来了。再说，再说这些壮丁巴不得遇到他们呢，一提，他们就更磨蹭了。”

秃头一听，翻翻眼珠子，心说，也是。都说解放军是神兵，从天而降真说不定。娘的，我可别遇上他们。心里想着上前踹了那兵一脚，你咋不早说？

那兵挨了踹挺委屈：“你也没有让我早说啊。早说怕会——尿又来了。”

秃头又踹他一脚：“还说，真把解放军说来，我枪毙了你。”踢完那兵，秃头又冲捆绑的壮丁骂道：“娘的，都给我快点走，谁要再磨蹭我一枪毙了他。”

秃头的话音未落，从青纱帐里突然飞出一颗子弹，只见秃头“嗷”的惨叫一声倒地。这时就听右侧传来喊叫声：活捉壮丁队啊！打死壮丁队啊！左侧也传来呼叫声：被抓的壮丁弟兄们，快跑哇，我们一个连解放军来解救你们啦！被捆绑的壮丁一听，有的趁机挣脱绳子，撒腿跑向青纱帐。

本来壮丁队见秃头队长被打死了，就慌了神，这时见四周杀声四起，也不知道青纱帐里藏有多少解放军。正不知所措之际，又听左侧传来高喊声：一排右边上，二排左边包抄，三排断后路！壮丁队一听这么多解放军，吓得无心应战，丢下被抓壮丁撒腿便跑，跑得慢的在心里直恨爹娘生的腿短。

见敌人被吓跑了，包政一声口哨，几个人从埋伏的地方走出来，为剩下的壮丁们解开绳子，放他们回了家。

这巧妙的一仗，打得壮丁队成了缩头乌龟，再也不敢到这一带来抓壮丁了。

最可喜的是，不少被解救的壮丁，参加了解放军，他们说：让壮丁队抓去，倒不如自个儿去参加解放军，都是当兵，队伍不一样，我们也要为穷苦人打天下。

正是：包政解救一个丁，赢得百姓万颗心。

父子冒险贴标语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维持其一党专政，发动内战，纠结地主还乡团疯狂反扑，整个大兴地区笼罩在白色恐怖当中。为了分化瓦解敌人的力量，大兴县地方干部深入到敌占区发动群众，利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高房广播等方式，同敌人展开斗争。

这里我们说说张洪学父子勇敢地给敌人刷标语、贴春联的故事。

张洪学是大兴县五区区长。作为一区之长，他发动群众向敌人散传单、贴标语，自己亲自去张贴不说，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儿子一起去贴标语。

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吃过饭，张洪学带上准备好的标语，正要出门，儿子小张打门外进来，非要跟他一起去。

“你太小，可不能去，太危险。”张洪学媳妇见儿子要去急忙说。

“我要去，我都12岁了，已经是个成熟的小战士了。”儿子执拗地说。

“听话，不许去。”张洪学媳妇吓唬儿子。

“你真的想去吗？”张洪学冲媳妇摆摆手问儿子。

“想去。”儿子说。

“这可是很危险的工作，你怕不怕？”

“不怕。”儿子坚定地说。

“好儿子，爸爸今天就带上你，不过你得听话。”

“我保证服从命令听指挥。”一听张洪学发了话，儿子高兴地说。

“你不能带上他，万一……”张洪学媳妇儿担心地说。

“没事儿，让他锻炼锻炼，放心吧。”说着提上浆糊带上儿子出了门。

“爸爸，咱今天上哪儿去贴标语？”路上儿子抑制不住兴奋地问。

“今儿晚上，咱爷儿俩到敌人的炮楼去贴标语，你敢不敢？”

“敢，爸爸敢我就敢。”儿子说。

“好儿子。不过，到了那儿一定要听话。”张洪学摸摸儿子的头严肃地说。

儿子小张聪明伶俐，识文断字，帮助八路军做过许多工作，比如送情报、站岗放哨等等，但是到敌人眼皮子的底下贴标语还是头一回，张洪学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担心。

借着朦胧的月光，两个人摸到了敌人炮楼下，夜静悄悄的，偶尔传来一两声蟋蟀的叫声，不远处隐约可以看到敌人哨兵在炮楼上来回走动的身影，两个人屏着呼吸，望着敌人的炮楼，等待时机。

过了一会儿，见敌人哨兵没有发现他们，张洪学悄悄对儿子

说：“咱们可以行动了，一定要小心。”

“嗯，知道。”儿子说。

随后，儿子跟着张洪学悄悄地向敌人的炮楼爬去。来到炮楼底下，他们迅速地在炮楼的墙上开始贴标语。张洪学刷，儿子贴，直到他们把炮楼的一面墙上都贴满了，敌人的哨兵也没有发现他们。

这时候，还剩十几张标语没贴完，标语不能剩下，得都贴到敌人的炮楼上去，张洪学想。可是贴哪儿呢？他想把标语贴到炮楼的右侧去，可是敌人的哨兵不知是什么原因，总是站在右侧不动，脑袋还不时地朝下看，这可怎么办？张洪学两眼望着敌人的炮楼，有了，他趴在儿子耳边悄声对儿子耳语了几句，儿子点点头，说：“知道了。”

跟儿子说完，张洪学贴着炮楼的墙壁，为了引开敌人的视线，儿子故意大声学了几声猫叫，不等儿子叫完，张洪学紧贴着炮楼快步地朝炮楼右侧走去。敌人的哨兵听见叫声急忙朝左侧奔过来，喊道：什么人，出来，不出来我就开枪了，说着拉动了枪栓。小张见敌人叫喊，趴在草地上一动不动，敌人叫喊几声不见动静，便放松了警惕。小张上见敌人放松警惕，悄悄地按张洪学的交待撤离了敌人的炮楼。

趁敌人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左侧，张洪学飞快地将十几张标语贴在了炮楼墙上，之后提着小桶迅速地和早已脱身的儿子消失在夜色当中。

天亮以后，敌人发现炮楼墙上到处是劝降的标语，气得把执勤的哨兵狠狠训斥了一顿。

往敌人炮楼上贴标语的成功行动，使一些敌人人心涣散，没心

思打仗。张洪学见这次行动见效，在心里又酝酿了一场贴标语的行动——把标语贴到榆垆国民党反动军政头目胖头张家门上去。

计划定好，张洪学便有意无意到胖头张家附近去查看地形，摸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好实施计划。

这一年的2月10日，正赶上春节。张洪学决定趁着过节，敌人容易麻痹大意，把贴标语改成贴春联儿，贴到胖头张家大门上。决议已定，父子俩人吃了年夜饭，怀揣着写好的春联，提着小桶浆糊，就着夜色出了家门。

虽是过节，村子里和平常没什么两样，只有地主胖头张家门前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别看你现在高兴，明天就让你高兴不起来。张洪学拉着儿子匆匆走在街道上，到了胖头张家附近，张洪学站下，左右看看，街上空无一人，他让儿子站在十字路口的墙角处站岗，交代儿子如果有人来就学几声猫叫，以示提醒。自己把写有“坦白从宽，回头是岸；抗拒到底，死路一条”“谁好谁坏群众心里有数，早报晚报时间一到准报。”“别看现在闹得欢，秋后给你拉清单。”的春联，人不知鬼不觉地全部贴在了胖头张家的大门上。

张洪学的贴春联行动，一时间对敌人造成了威慑作用，胖头张的老娘识文断字，见共产党把春联贴到了自家大门上，担心儿子的小命不保，当天派人给儿子送信，把情况跟儿子说了，让儿子战场上长点眼，别为了给蒋介石打天下，断了自己的后路。万一蒋介石败了，共产党能饶得了他？

胖头张看了老娘的信，暗自分析了一下当前的形势，看到共产党连连打胜仗，蒋介石成了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胖头张在战场上不敢死乞白赖地为国民党卖命了。

儿童团长用计擒敌

在解放战争中大兴县不少村庄建立了儿童团，这些孩子们手持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和他们的父辈一起，同敌人做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这里要说的儿童团长马天放智擒伪兵的故事，发生在大兴县南各庄村。13岁的儿童团长马天放，机灵勇敢，足智多谋，是个经验丰富的小战士。

这一天，几名县干部在村里开会，天放带着他心爱的狗狗虎子，到村口执勤。

七月的天气骄阳似火，没有一丝风，天放戴顶大草帽，手握红缨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警觉地在村口来回走动。虎子像个勤务兵一样不离天放左右。

天将中午的时候，虎子突然朝西边村路上汪汪叫了起来。村路上远远地走来一个头戴鸭舌帽、身穿蓝绸褂的人。天放盯着远处的来人喝着虎子，转眼来人走到近前，见到站岗的天放，犹豫了一下，径直往村子里走去。

“站住，干什么的？”天放见鸭舌帽面生，厉声喝住鸭舌帽。

“你叫我？”鸭舌帽站下来。

“不叫你叫谁，这儿有别人吗？”天放厉声道。

这小毛孩子还挺厉害，鸭舌帽见天放生了气，陪着笑说：“小孩你叫什么？”

“你是干什么的？”天放反问鸭舌帽。

“我是县大队的，县干部在你村儿开会对吧？我来参加会议。”

“来开会？你叫什么名字？”

“你别管我叫什么名字，在你们村开会的干部叫刘砚古、杨万顺对吧？”鸭舌帽问。

天放没说话，两眼盯着鸭舌帽，心想：这个人怎么知道县领导在村里开会，难道他真是县大队的？不行，先不能放他进去，万一他要不是县大队的是敌人的侦探怎么办？想到这儿天放问：

“你说你是县大队的，你有路条吗？把路条给我。”

“路条？”鸭舌帽一愣，“噢，你等着我给你拿。”说着伸手去掏兜，鸭舌帽在兜里摸了半天，无奈地摊开两手说：“哎呀，来得匆忙，路条忘带了，你放我进去吧，我真是来开会的。”说着就要进村。

“没有路条，不许进村儿。”天放拦住鸭舌帽。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拧呢？误了我开会，你担当得起吗？”鸭舌帽有些不耐烦。

“没有路条，陌生人不能进村，这是规定。”天放一脸认真

地说。

“什么狗屁规定？误了大事儿，小心你的脑袋！”鸭舌帽伸手推开天放。天放故意“哎呦”一声：“你弄疼我了！”见天放喊，虎子叫了一声呼地扑向鸭舌帽。

“哎哎，把你的狗喊开，不然老子弄死它。”鸭舌帽边躲着虎子边喊。

“虎子走开，回家去。”天放喊着虎子，冲虎子摆摆手，指指村子，示意虎子回村去叫人。虎子看看天放，汪汪两声，明白了天放的意思，扭头向村子里跑去。

这么一来，天放心里有了谱儿，知道来人不是什么县大队的，而是敌人。

“你没有路条，那你对我口令，对上了我就放你进村。”为了拖住敌人，天放缓下口气说。

“口令，什么口令？你说。”鸭舌帽掸掸蓝绸褂上虎子的脚印。

“别看你今天闹的欢。”天放说。

“秋后给你拉清单。”鸭舌帽脱口而出，说完意识到了什么，骂道：“小兔崽子，你耍我。”鸭舌帽伸手去薅天放的脖领子，天放用红缨枪一挡，乐了：“我跟你闹着玩儿呢，这回说真口令。”

“虾米虾米。”天放说。

“什么虾米小鱼子的，我没工夫跟你在这闲扯淡。”鸭舌帽说着就往村里走。

“哎哎，你不能进去，村里有许多独立营的人。”天放假装着着急地说。

“什么，你说什么？独立营的人，有多少人？”鸭舌帽停下来。

“我……我没数过，反正挺多的。”

“挺多是多少？”鸭舌帽瞪着眼问，“那你告诉我，他们带多少家伙？”

“家伙儿，什么是家伙？”天放皱着眉问。

“家伙就是枪，砰！”鸭舌帽用手做个打枪的动作。

“这个……也不知道。”天放摇摇头，“我知道他们有这个。”天放用红缨枪做机枪“哒哒”地冲鸭舌帽扫射。

“够了！”鸭舌帽推开天放的红缨枪，“他们还有什么？”

“还有手榴弹，轰……”，天放甩着胳膊，做个扔手榴弹的动作。

“行了，我看你也说不出来什么，没工夫跟你闲扯淡。”鸭舌帽说完掉头朝村外走。

“哎哎，你别走呀，我还有重要的情报没告诉你呢。”见鸭舌帽儿要走，天放赶忙追过去，心说：你个大坏蛋，你来了就别想再回去。

“重要情报，你个小兔崽子能知道什么重要的情报？”鸭舌帽头也不回地说。

“你别走，我真有重要的情报。”天放挡住鸭舌帽的去路。

这时候，远处传来虎子的叫声，鸭舌帽回过头，见虎子带着几个人匆匆地朝这边走过来。

“小兔崽子，你让你的狗回去报信儿，我毙了你！”鸭舌帽

说着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指向天放。

“毙了我，你今天也走不了，你个大坏蛋！”天放用红缨枪指着鸭舌帽，和鸭舌帽对峙着。

这当口，虎子带着来人跑到了近前，几个县大队的战士用枪指着鸭舌帽：“放下孩子，缴枪不杀。”

“你们别过来，过来我就一枪毙了他。”鸭舌帽儿一把抓过天放，边说边往后退。没退几步，忽然觉得左腿一阵钻心的疼痛，他“唏溜”一声，低下头，虎子不知什么时候跑到鸭舌帽身后，照准鸭舌帽后腿就是一口。钻心的疼痛，使鸭舌帽不得不放开天放，用枪对准虎子。“砰”的一声响，没等鸭舌帽开枪，一个县大队战士手疾眼快冲鸭舌帽开了枪。就在鸭舌帽疼得龇牙咧嘴甩掉手枪之际，几个战士拥上去将鸭舌帽生擒活捉。经审讯，鸭舌帽果真是敌人派来摸底、抓开会的县干部的。

这正是：天放用计擒伪兵，儿童团长美名扬。

用身体堵洞口的堡垒户

解放战争时期，老百姓中涌现了许许多多的堡垒户，这些堡垒户用胆识与爱甚至生命，拥护支持我党的解放事业，陈巨生就是其中之一。

陈巨生家住毕各庄村，40岁，人长得高高大大的，为人随和，老实巴交，人前不爱多说话，但颇有心计，许多县干部都在他家的地道里曾藏过身。陈巨生是个颇有战斗经验的堡垒户。

内战的第二年春天，县干部苏玉振、赵振华、刘荫伍住在陈巨生家开展工作。

这天早上，还在睡梦中的几个县干部被一声枪响惊醒，三个人腾地跳下床，警觉地拿起枪，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正想出去探个究竟，这时候，只见陈巨生匆匆从门外跑进来说：“不好了，不知谁泄露了消息，敌人把村子包围了，叫嚷着要抓共产党。”

三位县干部听后，说：“我们得赶快走，不能连累了你。”说着便往外走。

“都这时候了，说这话就见外了，你们走不了，敌人正挨家

挨户搜查呢，出去等于送死。赶快藏进地道里，快！”说着，搬开墙角的坐柜，揭开洞盖，“快进去！”陈巨生催促道。

事不宜迟，三个人忙钻进了地道。陈巨生盖好洞口把坐柜放回原处，刚刚坐定，敌人便进了院子。“快把共产党交出来。”领头的敌人咋咋唬唬地喊。

“我家没有共产党。”陈巨生坐在坐柜上不慌不忙地说。

“没有？给我搜，搜出来，你就是窝藏共匪，老子要你的命。”敌人在陈巨生家一阵翻腾，不见一个共产党的影子。搜不到人，敌人把陈巨生和全村的老百姓都驱赶到隔壁苏凤桐家的院子里，为首的保安团团长小胡子，向老百姓问话：“你们谁家有共党，赶快交出来还不晚，不交的话别怪我这枪子儿不长眼。”说着，朝天空放了一枪。小胡子的枪声并没有威慑到老百姓，大家都说村里没有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我们得到了情报，共产党就藏在你们其中一家的地道里！快说，在你们谁家地道里？”说着朝天又开了一枪。小胡子的虚张声势，让陈巨生心里有了底儿，敌人并不知道县干部藏在哪儿。

“不说是吧？你，你，你！”小胡子从人群中扒拉出几个身强力壮的男青年，去把街上的辘轴给我抬进来。几个敌人押着小伙子们去抬辘轴。

“说不说？”辘轴被抬进来，小胡子又问。

“长官，村里真没有共产党，报信的肯定给您报的假情报。”陈巨生一见辘轴被抬进来，心里“咯瞪”一下子。敌人若真是用

辘轴砸，地下是空的，地道肯定会被发现。自己家与苏凤桐家一墙之隔，砸开了地道三个县干部就危险了。陈巨生想阻止敌人的砸地道行动，可是敌人并不听他的。

“假情报，不可能，谁敢给老子报假情报？老子毙了他！”小胡子斜眼趾高气昂地看着陈巨生，“给我砸，我就不信砸不出来共党！”

被几个男青年抬起又落下，像砸夯一样。在敌人的指挥下，东一下西一下到处乱砸。

这时藏在陈巨生家地道里的苏玉振等人听到上面咚咚的声音，心说不好，敌人在砸地道。三个人警觉地握紧手枪，听着上面的动静。

毕各庄的地道呈工字型，在东西街的路南路北，各有一条东西走向干道。另挖一条南北走向直线，使两条干线相连。里面没有战斗设施，只能藏不能打，更没有防水防烟设置。上面咚咚的声音，一声紧似一声，突然哗啦一声，离他们十几米的地上被砸开一个洞，露了天。三个人急忙灭了灯，把子弹上了膛，等候敌人下来。

地面上陈巨生见地道被砸开了，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不由得握紧了拳头。

“哈哈，终于被老子找到了！”小胡子见地道被砸开心花怒放地喊，“里面的共党听着，赶紧出来，饶你不死。不出来，我就用烟熏死你们。”

喊了半天见里面没有动静，小胡子又让手下一个瘦子喊。瘦

子张着公鸭嗓喊道：“里面的共党快出来，不出来的话扔手榴弹炸死你们！”

公鸭嗓喊半天，里边依旧没有动静。小胡子有些疑惑，弄不清里面到底有没有人，自己又不敢下去，看了看公鸭嗓说：“你下去。”

公鸭嗓一听，让自己下去，“哎呦”一声捂着脖子说：“我肚子疼，我得去茅房。”说着弯腰捂着肚子溜了出去。

“妈的，懒驴上磨屎尿多。”见自己人不敢下去，小胡子用手一指人群里一个叫潘玉明的人：“你下去，看看里面有没有人？”

潘玉明无奈，下了地道，他在地道里走了几步，站下，又转身回到洞口，对小胡子说：“里面没有人。”

小胡子不信，一指陈巨生：“你下去。”正在担心的陈巨生巴不得下去给苏玉振他们报个信，见小胡子让自己下去，装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下了地道。陈巨生下了地道，直接爬向苏玉振三人。边爬边小声说：“苏书记，我是陈巨生。”

苏玉振三人见来人是陈巨生放下心来，问：“上面的情况怎么样？”陈巨生说：“路北的地道被破坏了，路南的地道还没有被破坏，你们赶紧转移那里去。这里不能呆了，不然，再砸你们就危险了。”

去路北的地道已经被砸开，断了去路。敌人在上面看着，怎么过去？苏玉振说。

陈巨生想了想说，这样，我用身体挡着洞口，你们在我身体下过去。

事已至此，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如此了。苏玉振说：“你上去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别让敌人发现了破绽。”

“好，放心吧！”陈巨生说着又调转头爬了回去，到了洞口。他探出头，胳膊架在洞口上，故意装出爬了很远的样子，喘着粗气说：“长官，洞里没有人。”



大兴区烈士纪念广场

就在陈巨生说话的当口，苏玉振三人迅速在陈巨生高大的身体掩护下爬了过去，转到地道安全的地方。

怕敌人再派人下去，陈巨生故意赖在洞口拖延时间，喘着粗气说：“长官，我以脑袋担保，里面真的没有人。”

“他妈的折腾半天里面没有共党，这是谁报的信？让老子查出来毙了他！”见下去两个人都说没人，小胡子骂骂咧咧地收了兵，垂头丧气地回了据点。

敌人走了，苏玉振三人脱离了危险。而陈巨生机智勇敢的救命之恩，在苏玉振三人的心里却永生难忘。

第五部分

铭记英雄

你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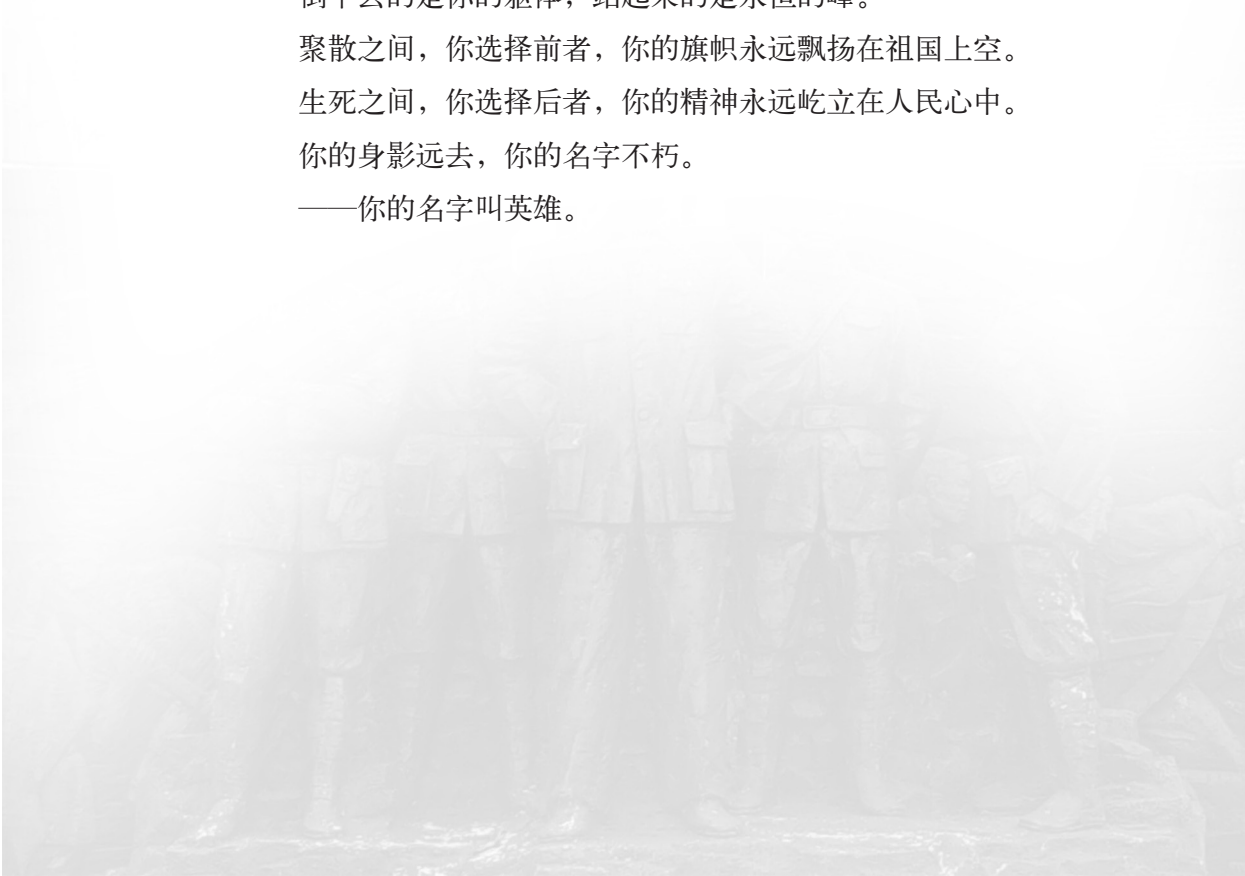
倒下去的是你的躯体，站起来的是永恒的峰。

聚散之间，你选择前者，你的旗帜永远飘扬在祖国上空。

生死之间，你选择后者，你的精神永远屹立在人民心中。

你的身影远去，你的名字不朽。

——你的名字叫英雄。



绿林传奇金老太

金老太太不姓金！她的娘家是北京市大兴石佛寺人，娘家姓赵，原名赵金花，嫁给安次县蔡家务金国珍为妻，育有二男四女：长子秀丰，次子秀亭，长女秀荣，次女秀鸾，三女秀芬，四女秀英。

这金国珍虽然是一个农民，日子过得也挺红火，有治红伤的秘方，给周围乡亲看病从来不收钱，在周围村子里小有名气，人缘不错。后来在从榆垓回家的路上被土匪劫了财，还把命搭上了。

金老太太一家顿时缺了主心骨，一来二去的生活都成了问题，无奈之下也拉起了黑档子，成为“金部”，他们既吃“买卖”，也打日本，短短时间就发展到一百多人，兵强马壮，弹药充足，成了安次、永清、固安、大兴一带一支不可忽视的地方武装。

金老太太拉起队伍时已经四十八岁了，虽然年近半百，但是身材修长，头发乌黑，梳圆头，戴高冠，眼睛又圆又黑，容貌和实际年龄有段距离。她虽然也是一身农村妇女打扮，但是在人群里总是让人刮目相看。她为人重义轻利，办事干净利落，说话爽快守信，虽然是一个妇道人家，却有男子汉气概。加上“金部”

从来不在附近做“绑肉票”的买卖，所以深受邻里百姓爱戴，这也是在绿林里镇得住的原因之一。

1940年，我冀中军区部队一部从大清河北来到永定河两岸，面对这一地区复杂的形势，利用金老太太八面玲珑的特点，借重“金部”开展工作。当时，这一地区有黄、白、蓝、黑四种反动势力。“黄”指日军，因为日本都穿黄军装；“白”指伪军，当时伪军都戴白领章，周边群众称他们为“白脖子”或者“白脖子”；“蓝”指伪治安军和“汪记国民党特务”，他们戴青天白日帽徽或者暗带国民党党徽；“黑”指土匪，老百姓称他们为“黑队”，土匪自称“黑天挡子”。奇的是金老太太和三教九流及方方面面都有关系，日军翻译中岛，廊坊特务吴宝亭，本地区最大股匪胡二、胡三都是她干儿子，可以说她在此地呼风唤雨，八面玲珑。她也利用这些复杂的关系，为我北上支队提供情报，协同作战，为我抗日武装开辟永定河沿岸地区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多次在我方陷入困境时加入战斗，为我方解围。

金老太太的抗日事迹通过层层汇报，上传到了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提出要见见这个传奇一样的绿林人物。1940年冬天，由冀中军区北上支队支队长李大卫陪同，贴身护卫秃老李保护，金老太太辗转来到了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饶阳县境内。

吕正操司令员说：“金大当家的，感谢您对我们部队和革命工作的支持，久闻您的大名，今日一见，的确不一般呀！”

金老太太说：“哪里哪里，司令过奖了！小女子乃村女一个，您才是抗日救国的大英雄。再说，犬子秀丰如果不是贵军高雅轩

医生及时出手相救，也没有他和我老太太的今天，说谢字的应该是我呀！”

“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不互相帮衬谁帮衬咱啊。客气话咱不用说啦，看看有什么困难，我们现在虽然不富裕，也会尽量满足地方上的要求。”吕正操司令员诚恳地说。

“既然是一家人，咱就不说两家话，我们不缺装备，好歹我们有一挺机关枪。我看咱们队伍上还没有，我手下的弟兄一般都配长枪短枪各一支，这个咱们队伍也达不到。再说穿戴，我看很多弟兄的冬装都很薄，也是旧的，没有我的兄弟穿的光鲜。司令员有这个话，我也不能让您白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番号，让我们也光明正大地参加革命，别让人总把我们当杆子。我也是苦出身，要不是这年月三年两头发大水，兵荒马乱的不能干正经营生，日本鬼子更不让咱消停，我一个女人家家的，怎么也不会落到这份地步。所以，给我一个番号，我就跟共产党干了！”金老太太向司令员表明了参加革命的决心。

吕正操说：“您想参加八路军打鬼子干革命那是好事啊，我们当然欢迎。可是您想过没有，您作为革命队伍的外围军，可以起到参加八路军不能起到的作用。首先，全家可以倚靠家乡，没必要让大伙饱尝离家之苦；其次，可以利用和方方面面的关系，获取更多情报；再次，永定河两岸敌伪关系复杂，您可以利用手里的队伍，进退有据，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帮助中国革命。”

“好，司令员，我们听您的，共产党我是跟定了，听您的准没错！”

吕正操又说：“还有，‘买卖’还是要做，不过要选择一下对象。一，咱们队伍活动的区域尽量不干，要干就到路北去，那是完全的敌战区；二，注意选择尽量做大买卖，要选大地主大资本家下手，干一回像一回的，一头驴、一头猪的买卖咱尽量不动；第三，对所有抗日部队和抗日工作人员都要掩护照顾。总之，要注意方式方法，因为，你们已经是一支革命的队伍了，我相信，您一定会把您的角色扮演好。”

金老太太说：“我一定按吕司令的指示办，对您交代的工作一定尽力完成，请领导看我今后的行动。”

司令员朗声道：“不光看行动，还等着您胜利的好消息呢！”

金老太太一拱手：“吕司令您就擎好吧！”

冀中根据地一行，极大地鼓舞了金老太太的抗日积极性，从对共产党的朦胧认识，到坚定了她的革命信仰，让她从朴素的江湖义气过渡到内心里接受革命道理，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她的队伍成了外围军中的外围军，在永定河两岸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金老太太在根据地，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和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兑现了自己对吕正操司令员的承诺，不但为抗日部队解决了八十多套冬衣，还掩护过化装成“粮商”的晋察冀军区情报处长张存实同志，参与和支援了抗日部队的军事行动；更在土匪、汉奸、日本特务轮番劝降下，义正辞严地说：“连吕司令员都看得起我老婆子，我是中国人，怎么能投降日本人，干对不起祖宗的事！”她用自己及全家十几口人的生命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大洋马”深入虎穴

“大洋马”是爱称不是贬称，能有这样一个雅号可不容易，起码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要身材高大，二要洋气，三要跑得快。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平南提起“大洋马”就没有不知道的，鬼子汉奸恨得不行，土匪恶霸怕得要命，革命群众和战士待见不得了——他就是赵建华！

赵建华原名杨永立，化名齐哲，河北省任丘县西汜水村人，在北京读书，“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回冀中参加了革命。在一次收编土匪归队的路上，奉组织命令留在大兴宛平一带开展地方工作，足迹遍及大兴全境，从南到北，为党开辟和巩固平南根据地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因为赵建华同志工作能力强，有丰富的对敌经验，根据工作需要，先后参与了二、三、四、五联区的开辟。1944年春天，赵建华同志和平南工委对敌工作部部长徐濞越过北宁路，在杨福增的牵线下，面见采育镇商团头目冯兆文，为部队进入路北创造条件。三个人进入商会的议事厅，分宾主落座，上首是不冷不热表

情复杂的冯兆文，分列两边的是他的八大金刚，一个个面无表情，手都按在腰间斜挎的盒子炮上。静默了有半分钟，冯兆文开了口：“你们八路有种！方圆百里，谁不知道我冯兆文杀人不眨眼，手下的八大金刚个个都是好汉，几百条枪可不是吃素的！”赵建华同志不紧不慢地接道：“久闻冯总大名，也深知您在大兴、廊坊的影响力，我们组织上也对您及商团在保护一方百姓方面作的贡献深有了解。对我们来说，日本人的据点都说拔就拔，南苑、长辛店都想进就进，何况咱们中国人自己把守的地方呢？本来，这些年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相处融洽，今天呢，因为形势的需要，我们需要跨过北宁路，到青云店去，到海子里去，到南苑去，到北平城郊去，为将来的大反攻做一些准备工作。”冯兆文不屑地一笑：“说句话贵党不要不爱听，就你们的几十人马几支破枪，别说打北平，就是打庞各庄都费劲儿，在礼贤你们不是还要看胡二、胡三脸色行事！听说你们打仗子弹袋是空的，拿树枝子糊弄人，别说大话了！”赵建华同志微微一笑：“我们子弹供应不足一点不假，可战士们能一枪解决决不放第二枪。我们每次到礼贤知会胡部不假，不是我们怕他，避免发生冲突的原因您应该理解，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县大队人员虽然不多，但是我们后面有冀中十分区和冀中军区，有晋察冀解放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现在有几千万人口。就说我们这几十号人，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多少年了，他能把我们怎么着？冯总注意过没有，鬼子据点里日本兵越来越少，全靠伪军撑门面，所以，伪军官兵都要给自己留后路。我们这次越过北宁路，特来拜会冯总，一来是有杨福增先生引见，

二来久闻大名，知道您是爱国爱民的绅士，三来怕以后发生误会，结下梁子。希望您行个方便，借条路。”赵建华绵里藏针的一番话，也触动了地头蛇冯兆文，他何曾不知道日本人马上就靠不住了，没必要和八路结梁子。何况八路军拔据点、截军车、炸铁路无所不能，怎么能体面地让共产党来开展工作又不触动自己的利益，才是最关键的。他借喝茶思考着如何答复眼前这个久闻大名的八路军干部。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房间里鸦雀无声，静得可怕。冯兆文突然放下茶碗，爆发出一连串不尴不尬的笑声：“杨福增兄弟不是外人，我们几里地的街坊，不沾亲也带故，几次三番在我耳朵边说贵党贵军的好话。久闻不如一见，两位都是一表人才，要不是我这里庙小，非给你们俩委任个队长干不可。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这个路不借显得我冯某人不够朋友！”说到这里，冯兆文故意顿了顿，然后接着说：“不过，我有几个条件，不知道你们答应不答应？”赵建华接道：“愿闻其详。”“好，第一，部队在我的地盘上有动作，要让小杨提前知会我一声，以免误会；其二，你们在其他地方搞的斗地主分浮财的事不能在我的地面上搞，以免我和商会及街坊们没法交代；这三嘛——你们对付日本人的时候，要给我留足退路，远着点下手，采育这儿希望别放枪。真违反了这几条，别怪我翻脸不认人！”赵建华同志朗然道：“向来知道冯总一言九鼎，今日不虚此行，我们的党和军队有铁的纪律，一定按约法三章办事，也希望您对我们落单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加以保护。谢谢您的香茶。告辞！”

和这一带最大的地方势力达成共识，为部队开辟路北工作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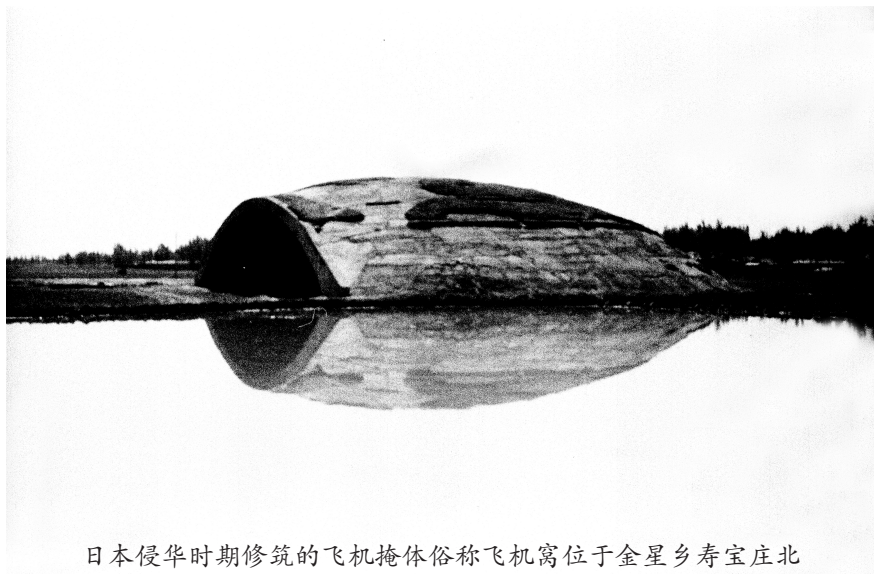
供了保证，对敌斗争延伸到了路北，不久又进入海子里，并取得了化装袭击青云店和旧宫伪警察所胜利，威慑了日本占领军。

赵建华同志“大洋马”这个称呼，有这么一个小故事。194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去海子里广德庄做工作，当走进院子里，看见门外有哨兵，听见屋子里有喝酒划拳的声音，心想：遇到土匪了，平南的土匪心狠手辣，跑已经来不及了，打又打不过，怎么办？见机行事吧，先进门再说。一边想着一边大踏步往里走，一边说：“赶上了赶上了，算我一个！”外面的土匪还没清楚怎么回事，赵建华已经推门进了屋。屋子里的土匪警惕地端起了枪，把枪口对准了他：“你是谁？干什么的？”赵建华见状计上心来，死马当成活马医吧，大大咧咧把枪往桌子上一放，说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来喝酒的！来来来，先满上。”土匪们见来人把枪放在桌子上了，看来也没有恶意，纷纷收起枪，端起了酒碗。赵建华接着说：“我是谁重要吗？一点也不重要！哥儿们，我就是个穷人，是为穷人卖命的！我们的死对头是地主老财，他们为什么富，我们为什么就活该穷？他们认了日本鬼子当爹，日本鬼子和地主老财都是王八蛋，是我们的敌人，咱们哥儿们可是朋友！”一边说，一边喝，和在座的每个土匪都干了一碗，一会儿工夫喝了八大碗。土匪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这个陌生人的来路，就都夸大个子做人豪爽，真是海量。赵建华看看差不多了，拉长音调说：“这酒是真好……哥儿几个，你们喝着，我走啦。我去干一票，回来接着喝，发财弟兄们人人有份。”说着，抄起枪，不慌不忙地走出了院子，拐过街角，飞也似的消失在夜幕中。等

土匪们明白过味儿来，追出去一看，只见远远的一个黑影儿三晃两晃就消失了，真是“大洋马”一样！

据后来广德庄的这个房东说，本来说好和赵建华谈工作，不巧，石泰庄的一股土匪来家里派酒，眼看赵同志进了屋子，心想：这事坏了！谁承想赵建华能全身而退，还蹭了一顿酒，佩服得不得了！

解放后的几十年间，赵建华同志在大兴及平南的革命事迹还广为流传。



日本侵华时期修筑的飞机掩体俗称飞机窝位于金星乡寿宝庄北

玉面书生郑承勤

抗日战争中，最困难时期郑承勤是在宛平县三、四区度过的。他结交了不少爱国绅士，著名的爱国人士夏赞廷就是其中一位。后来，郑承勤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被迫离开石堡堡垒户李文的家，几经辗转，来到了赵家场，找到巴振英。他又找来薛云峰，这个薛云峰不是别人，正是老朋友夏赞廷。原来，地区变质以后，夏赞廷暴露了身份，为安全起见，化名薛云峰，藏身在今大兴北臧村镇赵家场村。老朋友见面，彼此热烈拥抱，亲热在一起。夏赞廷通过关系，让他的亲戚给郑承勤搞到一张“良民证”，安排他到皮各庄完小当日语教员，以此为合法身份开展工作。

1943年末，刘广钰、闫占朋等同志带四十三区队的一部分武装来这一带开辟工作，郑承勤才找到部队，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急切地想要回到部队工作。党组织指示他仍利用这个合法身份掩护开展工作。

一天，宛平三、四区的日本小队长白谷带领清剿队来到了皮各庄小学，见教日语的小伙子气宇轩昂眉清目秀，说着一口流利的日

语，心生好感，打发走了跟班，让保长安排几个好菜，要跟郑承勤好好唠唠嗑。不一会儿，保长从村子里端回来一个食盒，无非是炸花生米、摊鸡子儿、炸排叉、拍黄瓜几个小菜，还有一小盆熬菜。保长点头哈腰地说：“皇军，郑先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时间仓促，没有什么好吃的，您二位将就将就，下次提前安排，我一定亲自去庞各庄镇上好好置办一桌。多担待，多担待！”说着，解下腰间系着的酒葫芦：“这是一篓正宗庞各庄隆兴号烧酒，请二位品尝。”郑承勤鞠躬一躬：“王保长也一起吃吧。多年来承蒙照顾，咱都是皮各庄子弟。”“哪里，哪里，郑先生一表人才，饱读诗书，能够屈尊穷乡僻壤，教书育人，乡亲们心里有数。我还要款待白谷队长的随从，两位慢用。”说着话，王保长躬身退出门外。

这简单几句话，暗含着多重意思：既表明了郑承勤已经在皮各庄教书多年，也证明他的工作在皮各庄是被村民认可的，进而证明郑先生身份可靠。只见白谷用双手擎起酒筵，为郑承勤和自己倒满酒，然后颓然地坐下：“郑先生，看见你让我很高兴，听你说话让我很高兴。要知道，我太孤独了，也太寂寞了，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着饭说日本话了，真可怕！”“太君，平时……”“郑桑，以后叫我白谷君，你的可能不知道，岗楼里全是你们支那人，他们说话我的不懂，就骂人的能听明白。想家，我想家，想和一个说日本话的人聊天，你我可以做朋友吗？”说着话，从兜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了郑承勤。郑承勤接过名片，朗声道：“能和白谷君交朋友，鄙人求之不得。本人才疏学浅，无德无能，只会几句蹩脚的日语，不敢高攀呐。”“哪里话！郑桑是我排遣寂寞

的最好伙伴，有事就来我驻守的镇上找我。”“这样一说，没问题，我在皮各庄小学随时恭候您的光临。”“皮各庄的这个保长王海兴狡猾狡猾的，不可靠，这个人你要注意。”“没觉得王保长不可靠啊，这下面当个小头头可不容易，既要完成上面的派捐派款，村子里的人还不能得罪，是一个苦差事，没有几个人干得了。所以，王保长好人大大的。”“这个你的不懂，慢慢的你会明白。咱们的是朋友，村子里有什么反常情况，尤其是王保长这个人，你要留心。”酒过三巡，白谷摇摇晃晃，晕晕乎乎地在随从的搀扶下回了据点。

自从交了这个“朋友”，对后来开展工作更有利了。郑承勤从白谷那里得到不少情报，对开辟这个地区的工作起了不小作用。

1944年收枪运动后，有一批被日本鬼子收缴的枪存放在长辛店，敌工部获得情报后，打起了这批枪的主意。为了摸清枪的存放情况和镇里的守备情况，准备派人进入长辛店侦察一下。我冀中十分区四十三区队指导员岗彪准备亲自去执行这个任务，他点名郑承勤和他一起去。两个人虽然都已经二十开外，但学生装一上身，倍感精神，活脱脱两个洋学生。他们在长辛店三天，大摇大摆地在街面上晃来晃去，把长辛店的全部情况摸了个底儿掉，为后来的夜袭长辛店打下了基础，书写了平南红色文化一段传奇。

后来，随着八路军武装斗争的展开和基层政权的建立，郑承勤就不再靠皮各庄小学教员的身份掩护了，在党组织批准下回到了部队。

巧送情报斩敌顽

抗日战争时期，在平南广大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党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同日伪军斗智斗勇，取得了辉煌战果。同时，在各地抗日队伍中也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在这里给您说一个抗日英雄吴桐林的故事。

吴桐林是河北霸县岔河集乡人。十五岁参加革命队伍，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机智勇敢，在革命队伍里，长期担任通讯员。他凭借聪明才智多次出色完成任务，受到各级领导的表扬和战友们称赞，成为平南广大地区较为知名的抗日英雄。吴桐林的英雄事迹有很多，今天讲一个巧避日伪军合击、英勇冒死送情报的故事。

那是1942年11月的一天，驻马庄据点的日伪军得到情报：霸县抗日先锋支队在柏林庄村秘密宿营。日伪军头目觉得这是剿灭这支抗日武装的大好机会，于是组织了二百多名鬼子和伪军，打算一举拔掉这个眼中钉。可鬼子们的行动很快被抗日群众发现，并报告给当地的抗日组织领导。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很是着急，如

何将这个信息转告给兄弟部队？他们想到了吴桐林。领导们把日伪军的计划详细说给吴桐林，并让他一定要将这个情报提前送达给霸县抗日先锋支队的领导，以便先锋支队的领导做出应敌决策。吴桐林把领导交代的任务牢记心中，说：请组织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说罢匆匆上路。一路上他连跑带颠，穿壕沟，钻柳林，避开大路专走小道，傍午时到了柏林庄村附近。正当他要进村时，被敌人的暗哨儿发现了，一阵乱枪打过来，打得满地尘土飞扬。吴桐林立即卧倒，并迅速滚到一个小土坑里。敌人的枪弹依旧响个不停。吴桐林心想：任务还没完成，我不能窝在这里，更不能死在这里。可怎么才能避开敌人的眼睛离开呢？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摘下帽子，脱掉棉袄，把棉帽子的护耳张开，在里边填上些枯草，又把棉袄的两只袖子分左右伸开，做了一个死人状。果然，日伪军的枪声停了。吴桐林伏下身子紧贴地皮，爬进了一条小沟，他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前凑着，向着柏林庄方向爬呀爬呀……这寒冬腊月，那河滩里的北风就像刀子，刮得吴桐林浑身如刀割。他上身只有一件半袖薄衫，现在紧贴在冰冻的河床上，身上被寒风吹着，身下被凉土冰着，那个难受真不是一般人承受得了的。可吴桐林不是一般人，他是共产党员，是抗日战士！他在河滩的沟沟坎坎里埋身俯首，小心翼翼地爬了两里多地，终于躲开了日伪军的监视区。他起身闪进村子，在一个保垒户家中见到了霸县抗日支队的领导。他把敌人的兵力部署和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作了汇报。支队领导让他参加了反包围战斗计划讨论。经过讨论，支队决定以“挑帘战术”对付日伪军的围剿。“挑帘战”

是我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创造的一种近战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把敌人引诱到我们设计好的村庄街巷，等敌人三五成群分散开，进到院子或屋子时，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毙敌于门口房前。由于突袭发生在敌人推开房门或掀开门帘之时，故取名“挑帘战。”

却说日伪军们集合起来进到村子里，果然就分散开来，端门的、砸窗的、撕扯门帘子的，一个个凶神恶煞，可他们前脚踏进门，就被那长枪大刀送上了黄泉路。后面的想跑，早被子弹撂倒。就这样，只半袋烟工夫，日伪军就扔下五十多具尸体逃出了柏林庄村。

战斗结束后，上级嘉奖了霸县抗日先锋支队，特别表扬了吴桐林。后来，吴桐林又多次完成通讯员任务，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不幸的是，在1944年2月的一次战斗中，吴桐林英勇牺牲。让我们记住他吧，这位永定河畔的抗日英雄！

英雄喋血诸葛营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平南大兴为革命牺牲了数百名革命烈士，孙恕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孙恕同志是土生土长的大兴人，出生于黄村镇前辛庄村，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区干部靳宗民的引领下走上了革命队伍，在斗争实践中，成长迅速。1944年，刚刚二十三岁的他就担任了前辛庄抗联会主任，在他的带动、宣传、组织下，村里成立了农会、长工会、武委会和妇联会，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势力把孙恕同志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多次到村里和亲戚家搜捕他。有一回遭遇几十个地主还乡团的围捕，多亏他发现得早，躲进了柴禾垛，只听见一个匪徒恶狠狠地说：“孙恕这个穷小子，净瞎折腾，别碰上我，看见我就枪毙了他。”斗争形势一天天吃紧，他只得离开家到永定河西继续革命工作，不久入党，当了区秘书，后来当上了四区区长。

宛平县四区沿永定河东岸四十多里地长，南到保安庄，北到狼垡，与敌占区相连，斗争错综复杂，时刻伴随着危险。1948年10月4日凌晨，在这里坚持斗争的区委书记白振生、区长孙恕、武装

部长边彭年、武工队长张云华结束了工作，从留民庄来到诸葛营村，住在村西北角赵书田家，通知了保长，派了村里一个小同志赵德华在村东口站岗放哨。没想到被敌人知道了消息，庞各庄伪大队长贾子芬带着一百多人，分南北两路包围了村子，封锁了赵书田家。村里有一个基本群众叫赵德会，恰巧赶着牲口轧豆子，看见伪团丁端着枪，鬼鬼祟祟，东张西望，叫过妹妹赵景真：“赶快告诉同志们，讨伐队来了，快跑。”小女孩赶紧跑进北房东间，见三个叔叔正搂着枪睡觉呢，赶紧把他们扒拉醒，告诉他们外面的情况。三个久经考验的老战士虽然因为劳累睡得正香，可一听有情况马上睁开警惕的眼睛，张云华镇定地说：“别慌，要尽快知道外面的情况，村子里房挨房，村外有苇塘，有树行子和沙岗子，只要知道敌人兵力部署，别和敌人打了照面，奔大堤奔地里都行。最好上堤，实在不行就从这个村转移到那个村，往南过前管营往留土庄跑，一近敌咱们就开战，且战且退，等待附近战友支援。”赵书田的儿媳李玉华自告奋勇：“你们别着急，我上房去观察观察敌情。”她从房上下来对战士们介绍看到的情况：“村南苇塘、村北沙岗子、树林子里都有敌人，村西南小庙里架着机关枪，只能往西去了。”

书记白振生因为工作的原因出去了，剩下的三个人麻利地一个接着一个跳过西墙头进了西院赵书堂家，出门沿墙根奔永定河大堤跑去。这里离堤坡只有一里地，却没有隐蔽的地方，相当开阔，没跑出几十米就被发现了，南北的敌人一起开火。边彭年在前面，孙恕在中间，张云华压后，三个人边打边撤，交替掩护给围拢上来的敌人以有效打击。他们都是神枪手，敌人一冒头脑袋就开瓢，贾子芬眼看着一百多人对三个土八路无可奈何，悬出重赏：

“弟兄们，这几个共军都是短家伙，杀伤力有限，他们都是大干部，捉一个活的奖励二十个大洋，打死一个十个大洋，打残一个五个大洋。冲啊，逮着一个喝酒吃肉人人有份呀！”还甭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真有不要命的爬出隐蔽的地方，向勇士们的撤退路上冲来，如果有长枪或者足够的弹药，这一群乌合之众也不能奈几个人如何，当时的条件相当困难，纵然是配给的弹药足够用，也压制不了穷凶极恶的匪徒。突然，一颗罪恶的子弹打中了孙恕的大腿窝，他挣扎着跑了一段终于坚持不住倒了下去，张云华发现孙区长中弹，弯下腰要背他，他执意不肯，把自己的枪和包文件的包袱交给他命令道：“文件重要，你快跑，我掩护！”“老孙，我怎么能放下你自己走？今天，咱们仨要跑一起跑，要死一起死！”“云华，咱们一起工作时间不长，有你这句话，我死也可以瞑目了，也不枉咱们战友一场，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已经准备好献身了，命可以给他们，枪可不成，你把枪和我肩上的文件袋拿走，交给组织，我命令你快走！我自己只留两颗手榴弹！”

“抓活的，他跑不了了！”几十个伪乡丁呐喊着围了上来，一个个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成扇形向身负重伤的孙恕围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中国共产党万岁！”随着两声巨响，几十个敌人成了陪葬……

孙恕同志牺牲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保护了党的文件，掩护了自己的战友，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了养育了自己的永定河畔。

张营长神枪毙顽敌

张广仁，个儿高高的，四方脸，脸膛黑黑，身挎一把盒子枪，枪把系了一缕红缨穗，人称“黑大个子”。因为他十八九岁参加了八路军，身经百战，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有拔枪击落飞鸟之神功，又被人称赞为击鸟神枪手。

他曾经在八路军第一支队司令部担任警卫员，多次在危急时刻救得首长脱离险境，保证司令部首长成功指挥每一次战役。后来升任冀中五分区营长。

这一年秋天，团长交给张广仁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彻底拔掉小黑堡伪警所。小黑堡伪警所是抗日根据地的死对头。头目张士瑞是个十恶不赦的顽敌，经常带队四下抢夺，搜刮百姓，奸淫良家妇女，暗地里百姓骂他“张早死”。团长说，老百姓盼的，就是我们八路军要做的。为了让百姓的愿望早早实现，我们必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张广仁一拍盒子枪说：“团长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团长说：“张士瑞老奸巨猾，不能大意，一定要智取。”

团长说得没错，要想彻底消灭张士瑞的伪警所并非易事。

张士瑞这个顽敌狡猾得很。他知道自己民愤极大，心里十分惶恐，害怕八路军有一天会收拾他，所以行动十分诡秘。1938年9月18日，八路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朱占魁就曾率领部队突袭小黑堡据点。张士瑞属兔子的，一闻到枪声，就带着残兵仓皇而逃，逃向了榆堡据点。他小命逃过，心里虽有几分庆幸，可也万分后怕，时常摸摸后脑勺，生怕哪一天脑袋会搬家。所以，每到夜间，他都要加岗哨，还抓来八九个村民，逼迫为他敲锣打更。他蛮横地训斥更夫们：无事喊平安，有事不得隐瞒，要及时报告。不然，按八路论处。其实，这正暴露出他内心的极度恐惧，害怕遭到八路军的再次突袭。

夜里，更夫们在据点护河外巡逻，隔一段时间敲敲锣，喊一喊：平安无事喽！为防止更夫们谎报敌情，张士瑞还特意在岗楼上安置了监督哨，监视更夫们的一举一动。

不过，这些天来，据点内外确实显得很安静，站岗的哨兵心里也不再慌慌，夜里更夫们锣敲得更响，“平安无事”喊得更爽亮。

再说据点里有位名叫田三宝的伪军，因为看望病重的老娘超假，遭到日寇和张士瑞的捆绑毒打。这天，田三宝接到噩耗，病重的老母去世了。田三宝告假回家为老母送葬。张士瑞骂骂咧咧：“娘个屁，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这个时候死。”田三宝挨骂也不敢回声，只是毕恭毕敬说：“为娘送葬，立马就回。”他挨毒打真是挨怕了。

田三宝回到家，在老娘灵前一阵儿哭嚎。就在这时，院子里

走进来一位大个子，身后跟着两位壮汉。大个子说：“田三宝，你还哭，你娘病重，据点的张士瑞都不让你多几天尽孝，还有脸哭？”

田三宝一抬头，见眼前站着个黑脸大汉，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问：“你是，是……”

大高个子说：“我是八路军29团2营营长张广仁。”

“张广仁？”田三宝一听，来人是八路军赫赫有名的营长张广仁，吓得浑身筛糠，站都站不起来了，战战兢兢地问：“张八路，饶命，当伪军可不是我愿意的，是他们抓的我。”

张广仁见田三宝吓得直哆嗦，便说：“你不用害怕，我今天来不是来要你的命。”

“那……那你来干啥？”

张广仁拍拍盒子枪说：“我们来帮你报仇，帮助乡亲们报仇。”

田三宝问：“你们要我做啥？”

张广仁说：“你加入伪军干坏事，为日本鬼子助孽，罪大恶极，八路军的盒子枪本不该饶恕你。不过，看在你也是苦出身，被迫所为，现在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田三宝说：“我也是中国人，谁愿为日本鬼子卖命？”

“那就好。”说罢，张广仁把田三宝叫到内屋，如此交代一番。田三宝说：“我一定按照八路的交代去办，立功赎罪。”

为娘送完葬，田三宝按期回到据点。张士瑞皮笑肉不笑地说：“看来，我的皮鞭子还是管用，抽打得你再也不敢超假啦。”田三宝战战兢兢地说：“不敢啦，不敢啦。”

时过三天，轮田三宝夜里站岗放哨。张士瑞不放心，特意上了岗楼：“你小子给我盯紧喽，不能让更夫们眯眼偷懒，要来来回回巡逻打更，有情况及时报告。”田三宝点头哈腰：“一定，一定！”张士瑞说：“你小子也不能偷懒，不然，我手里的皮鞭子不饶人。”

当天夜里，正当张士瑞顽敌们死睡时，岗楼上的田三宝晃了三下提灯。原在巡更的更夫们喊了几声平安无事喽，就溜之大吉了。换上来的更夫个个是身穿便衣的八路军战士。他们腰里藏着盒子枪，手里提着锣，敲几声，喊几声：平安无事喽！走到护河桥旁时，田三宝赶忙下岗楼放下吊桥。穿便衣的八路军战士立马拔枪冲进了据点，张广仁带领一营的战士随后冲了进去。一场漂亮的突袭战，打得日伪军死的死，降的降。

顽敌张士瑞被突然闯入的八路军打蒙了，难道八路从天而降？不管咋说，保命要紧。他还想像上次那样仓皇而逃。可是，晚了一步，大高个子营长张广仁出现在他面前。张士瑞举起一把日本军刀，高喊着朝张广仁劈过来。张广仁不躲不闪，抬手一枪，子弹正打中他的军刀，咣当一声，军刀落地。张士瑞见大势已去，瘫在地上求饶：“看在都是中国人的面上，饶我一命。”

张广仁冷笑一声：“饶你一命？你甘当日本鬼子的走狗，欺压中国人时，你想过有今天吗？你祸害百姓，无恶不作时，想过有今天吗？”

张士瑞求饶：“再也不敢啦，饶我一条命吧，咱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放我一条生路吧！”

张广仁又冷笑一声：“国之仇，是最大的仇！民之恨，是最大的恨！”

张士瑞人虽瘫在地上，脑子里却还在想着如何逃命，两只小眼滴溜乱转，嘴里仍在求饶：“看在同姓张的份儿上，手下留情。”

张广仁见张士瑞临死还在耍滑头，心中一笑，说：“留你性命，要看老天长眼不。我放你跑出一百步，我一枪击不中你，就算老天瞎眼饶了你。若击中你，是你十恶不赦，罪有应得。”

张士瑞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生机，如同丧家之犬，爬起来就跑。张广仁喊着他的脚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当数到一百声时，他抬起盒子枪，那颗冲出枪膛的子弹，发出呼啸之声，愤怒地朝张士瑞直射过去，只听张士瑞丧家犬似的惨叫一声，脑壳开瓢，扑倒在地，去见了阎王。

八路军二营拔掉了小黑堡敌人据点，击毙了顽敌张士瑞，百姓欢呼雀跃，神枪营长张广仁的故事更传遍永定河畔。

饮弹四英雄

1946年深秋的一天，一位共产党员从陕西延安宝塔山下，千里迢迢，绕敌据点，躲岗楼，风尘仆仆，朝北平大兴县走来。他名叫方波。

方波原籍石家庄市东焦村，自小喜好读书，家中虽不富裕，父母看他是个读书有出息的好苗子，勒紧腰带供他上学堂。方波学习勤奋，不辜负父母希望，直念到高师毕业。高师毕业后的方波受党和进步人士的影响，投身到人民的解放事业，来到延安，成长为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干部。

从延安到大兴，方波是根据党的需要，面临危险赴任，来肩负更重的担子。

自从蒋介石公开撕毁国共停战协议后，国民党军队疯狂反扑，当时，大兴四周有国民党94军、16军、交总、青年远征军、工兵4团，还有保安团、壮丁队、还乡团等反动武装，四面受敌，强敌压境，大兴这块土地处于敌人占领绝对优势的敌占区或游击区状态，敌我斗争十分残酷。

面临这样危险的情景，方波来到了大兴。

面对新的工作困境，方波敢于迎难而上，不畏艰辛。县领导见他是从延安来的新同志，想照顾他一下，别人下乡深入村庄做“政治攻势”，把他留在后方，从事较为安全的后勤工作。方波主动请缨说：“我不是来请求照顾的，我是来工作的。政治宣传那么需要人，我应该到一线去。”多次请缨后，县领导十分感动，说：“真不愧是从延安来的文化人。”

方波担任县委宣传部长后，奋力投入到“反蚕食，教育民众，顽强不屈，坚持武装”的斗争中。

这个时期，由于敌人来势凶猛，气焰嚣张，有的村干部遭残杀。见此情景，有的村干部有畏难情绪，打了退堂鼓，躲避起来，不愿开展工作。有的产生悲观情绪，认为敌众我寡对战争怀有迟疑态度。面对村干部们的各种不良情绪，方波一次又一次下村做村干部们的思想工作，为村干部们打气，鼓励大家振作精神，坚定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信心。

一天晚上，方波带领几位县干部，正在村子里秘密召开村干部会，一位村民急急地跑来报告：敌人一个连朝村里围剿来了。方波当即宣布散会，带领县干部和参会的八位村干部串胡同，走小巷，转移到永定河畔，脱离了危险。事后，县干部们说，多亏了方波日常平易近人，视百姓为父母，才得到村民及时报告，转危为安。方波却说：“这得益于我们党的政策大得人心啊。”

转年春天，作为县委宣传部长的方波接到新的任务，带领一支工作组到二区，和二区区委书记陈健、武委会干事王维森、区

委宣传委员李钧秘密驻在王小寨村开展工作。

这天黄昏，工作了一天的四个人聊起家常。

方波说：“我老家是石家庄东焦村，是读书使我懂得了只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才能解放劳苦大众。延安是我的成长之地，坚定了我革命到底的决心。”

区委书记陈健说：“我原籍河北省藁城，出身贫苦，父母靠扛活打短工为生。我为躲避贫苦，参加革命，后来才懂得，只有解放大多数劳苦群众，自己一家才能彻底翻身。”

区委宣传委员李钧抢过话头：“说起来，我们是老乡呢，我家是河北无极县。家乡有句老话：‘无极，无极，参加革命最积极。打倒蒋家王朝，穷苦人才会得田地。’”

武委会干事王维森平日不爱说话，这会儿禁不住说：“我就是大兴县人，老家是庞各庄乡加录堡村。身为本乡本土人，我该为打击蒋匪军出大力。”

方波说：“我们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是打败蒋匪军，有缘结为战友和同志，我们现在是好兄弟，将来也是。等到全国解放了，我们哥儿四个就结为四门好亲戚。”

正说着，出门放哨的堡垒户杨大妈闯进屋说：“敌人来了，快躲进地道。”随后，四个人进西屋，揭开柜盖，一个个跳进柜子下的地道里。四个人刚刚进入地道，敌人就冲进了院子。

“老婆子，你把县干部藏在哪儿了？”一个歪戴着帽子的敌人问。

杨大妈说：“我一个穷老婆子，门都没出过，哪认识什么县

干部，更甭提藏人了。”

敌人见杨大妈不说，威胁道：“有人告诉我们了，县干部就藏在你家，快把人交出来，饶你不死。”

“我真不认识什么县干部。”杨大妈咬定说。

“死老婆子，你不说是吧，给我搜，搜出人來，连你一块毙了。”

一个排的敌人进屋翻箱倒柜，胡乱地搜起来。最后，发现了西屋柜子下的地道。

“老东西，你还不说，这是什么？”敌人一脚将杨大妈踹倒在地。走过去朝地道里喊：“八路，快出来，出来给你们一条生路。”

方波在地道里悄声鼓励大家，就是牺牲，也不能当敌人的俘虏。

陈健说：“我们革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我们军队歼灭了那么多蒋匪军，就是牺牲也值得了。”

就在这时，他们听到敌人在上面踹杨大妈的喊叫声：“再不出来，就打死这个老婆子。”

堡垒户杨大妈怕方波他们出来落到敌人手里，拦住敌人高声喊：“我家地道里没人，那么浅哪儿藏得住人，不信你们下去看看。”

“你个老不死的，还跟我们演戏，我毙了你！”敌人说着朝着杨大妈开了枪，立时杨大妈倒在了血泊中。

知道杨大妈牺牲了，地道里方波咬着牙说：“杨大妈就是我们的榜样，不能让敌人捉住我们。若为人民捐躯，我第一个来。”

陈健说：“敌人盼着我们出洞，好从我们嘴里得到更多的情报，我们不能让敌人阴谋得逞。”

李钧说：“我们天天给村干部们讲革命，到了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当孬种。什么叫革命到底，就是在牺牲的紧要关头，不眨眼，不退缩。”

王维森说：“我是武委会干事，早就盼着上战场，早早先杀掉几个敌人。可惜了，我没有奔赴拼杀的战场，就是牺牲了，战场的战友也会为我们多多报仇。”

方波说：“我们个个是好样的，就是为革命牺牲，也是好战友、好兄弟。”

敌人又在朝地道里喊话：“八路，快出来，不然，手榴弹进去一个个炸死你们。”

听到喊声，方波说：“咱就是死，也不能死在敌人的手榴弹里。”说完他用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朝自己脑袋开了枪。其余三个人见方波饮弹牺牲，也纷纷用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地道里相继传出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枪声。

敌人在外面听到地道里的枪声吓得直哆嗦，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一时蒙了的敌人心想：难道共产党人真是铁打的吗？难道他们宁肯选择自杀也不让我们抓住吗？敌人乍着胆子下到地道里，发现里面直挺挺地躺着四具尸体，吓得吱呀乱叫着跑上来。

方波等人英勇就义了，他们为革命不怕牺牲的事迹，在大兴安广为传颂。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们的精神犹如一轮冉冉升高的红日，永不泯灭。

女中豪杰佟景茂

位于大兴区清源公园内的烈士纪念广场上，最引人注目的无疑就是高 781 厘米的烈士雕塑像。这组雕像以大兴区 6 位烈士代表为原型，其中于右边站立、短发、目光炯炯的唯一女同志，就是以妇女主任和抗联主任佟景茂为原型的。

佟景茂，1904 年出生在大兴县大辛庄乡东郑河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贫困夺去了她父亲和一个弟弟的生命，她和母亲及另两个弟弟相依为命，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苦日子。十七岁时嫁给太平庄邓连科为妻，谁料好日子没过几年，丈夫又遭土匪绑架，她变卖家产赎回来的丈夫，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不久就去世了。从此她只能一个人拉扯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

两个家庭的不幸遭遇，在她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创伤，但生活的磨难却培养了她倔强不屈的性格，她痛恨那个动荡与黑暗的旧社会。

1943 年郑浩然同志（1946 年曾任四区区委书记）到太平庄开辟工作，很快就物色上了这个有反抗精神的中年妇女，向她宣

传革命道理。在郑浩然的培养下，第二年她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村里第一任妇女主任和抗联主任。

她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工作，起早贪黑地走街串户，宣传革命思想。村里的许多姐妹都在她的带动下剪发、放足，同男人一样下地干活，参加社会活动。在区委的帮助下，村中建立了武委会和民兵组织，她率领姐妹们站岗放哨，锄奸反特，发动群众，搞得轰轰烈烈。

她不仅积极地参加本村的各种活动，还率领群众支援附近村里的对敌斗争。1945 年秋后，东麻各庄地主主张某拒不执行减租减息。佟景茂带领几十个妇女、民兵，找他们进行说理斗争。张某仗势欺人，关上大门，让看家护院的人荷枪实弹，站在房顶上向远处开枪示威。佟景茂赤手空拳，走在最前面，她拍着胸脯毫无惧色冲房上大喊：“有胆量往这儿打，甭说打伤了，划破了肉皮儿也饶不了你。”张某被佟景茂的气势镇住了，哪有胆量开枪，只能灰溜溜地服输了。

佟景茂家是秘密联络点，她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区县干部和地下工作者。为了便于隐蔽，她还在西套间挖了个秘密地洞，与后院和西邻居相通，洞口处摆上一个坐柜。

1947 年麦秋的一天，区武委会主任杨景田正带人在她家研究工作，突然有人来报告：“敌人讨伐队进村了！”佟景茂急忙打开洞口，掩护同志们钻进地洞。敌人在村里到处搜查没找到杨景田他们，就强迫老百姓到处挖坑，结果佟景茂家房后地洞的出口被发现了。敌人怕地道中有埋伏，只敢站在房顶上，向洞里开枪，

还威逼着老百姓下去一探虚实。其实，杨景田他们就隐蔽在离洞口八九尺远的地方，探情况的老乡一下来，就发现了他们。但他没有声张，上去之后对讨伐队说：“里边没人。”敌人折腾到天傍黑，始终也不敢下地道。

第二天天不亮，敌人又突袭了佟景茂家。把她吊起来打，并用粪便汤子灌，逼她说出谁是共产党员。佟景茂咬紧牙关，一言不发。无计可施的敌人最后只得把她和武委会干部邓广茂、邓连奎带到榆堡据点，继续用棍子打、皮带抽、通条烫，并扬言：“再不说就枪毙了你们。”但凶恶的敌人始终没从他们嘴里撬出一个字来。后来，通过组织和村里人的秘密营救，他们才被保释。

她就是这样不怕担风险，舍生忘死地掩护革命同志。而为了革命工作，她宁愿抛家舍业，把最小的儿子广信寄养在东邦河娘家。

1948年5月的一天夜里，她只身来到娘家看望幼子。消息传到了榆堡保安队，5月6日上午，保安队队长周梦增带着六七十人，包围了村子。他们把全村老百姓赶到一条胡同里，逐一辨认，没有找到佟景茂，却发现了小广信。敌人如获至宝，想顺蔓摸瓜，连哄带吓唬，但面对一个幼童，能问出什么答案呢？敌人又把佟景茂的弟媳妇拖进院里，剥下她的衣服，用干枣树枝子在她脸上、胸脯上乱抽乱打。尖利的枣针扎进肉里，刮得鲜血淋漓，逼她把佟景茂交出来。但她忍着剧痛，坚持一口咬定：“不知道！”

其实佟景茂就掩藏在夹壁墙里，敌人的凶狠残暴，她虽看不见，却听得真真切切。她不忍心连累亲人和众乡亲，毅然决然地

走了出来，宣称：“我是佟景茂，不关他们的事！”敌人蜂拥而上，连推带搽地将她带到街中，机灵的广信乘机躲藏起来。

保安队队长周梦增奸笑了两声说：“为共产党卖命，不会有好下场，今天就送你回老家。”

她镇静地回答：“我不过是比你们早走几天，你们也活不长了。”

敌人连开数枪，罪恶的子弹穿进了她的头颅和胸膛。为了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能够翻身得解放，佟景茂从容就义，她的高贵品格、革命气节与她的英名永存！

宁死不屈耿玉亭

解放战争时期，一天，大兴县领导找到交通队队长耿玉亭，向他布置一项新任务。县领导说：“玉亭同志，疯狂反扑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大兴县的青云店和采育两个区。县委曾派一名同志，任采育区区长开辟工作，不幸被地方武装杀害。经认真考虑，决定派你去路北接任区长。”

“坚决服从党的决定，再难也要完成任务。”耿玉亭毫不犹豫地说。

是啊，耿玉亭对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再艰难嘴里从未吐出半个“不”字。

早在1940年，分区党委决定调耿玉亭到任（丘）河（间）大队任大队长，他率领县大队配合冀中三十团一营伏击大城、会罗、束城的敌人。在敌我人员悬殊的情况下，凭借有利地形，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扔下一堆死尸落荒而逃。1941年深秋的一天，耿玉亭带领队伍趁夜潜伏在小王各庄高粱帐里。直到太阳高升，一群伪军由远及近。待敌人走到眼前时，耿玉亭大喊一声“打！”

战士们甩出手榴弹，猛烈射击，当即打死打伤十几个伪军……屡屡打胜仗，耿玉亭的故事在永定河畔传为佳话。

可是，这次接受的新任务却与以往不同，是在白色恐怖中，钻到敌人窝里开辟工作。

耿玉亭上任区长后的一天，带领田载耕、李国璋从团成出发，摸夜行程50多里，进入采育区罗庄村，决定隐蔽在李国璋家开展工作。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李国璋有家亲戚，暗中做了汉奸。那天，汉奸亲戚使出骗术，将李国璋骗到偏僻之处，软硬兼施，逼他供出了耿玉亭、田载耕，他成为了可耻的叛徒。

天麻麻亮，大兴县国民党保安三大队大队长冯兆文派中队长蔡德元带领七八十人，将李国璋家院子团团包围。耿玉亭、田载耕顽强抵抗，打死几个敌人，二人身负重伤被捕。

被捕后，冯兆文这个保安大队头子，对耿玉亭软硬兼施：“只要你招了，高官厚禄由你享受。”

耿玉亭怒斥：“共产党人从来不怕死，怎能与你们这群败贼同流合污！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是杀是刚随你！”

冯兆文恶狠狠地说：“你小子不识抬举，有你好果子吃。”

耿玉亭冷笑一声说：“你们最终是要走向灭亡的。”

夜，黑沉沉。身处牢房的耿玉亭难以入睡，他回想起了自己从一个苦孩子一步步成长为革命战士的战斗历程。

耿玉亭，曾用名耿金根，河北省束鹿县小章庄人。小小年纪就加入了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他自小练就了一身好武功，

在多次战斗中，表现英勇。那次攻打日军碉堡，他只身冒着枪林弹雨，把手榴弹准确投到碉堡中，把敌人机枪手炸飞，打开了攻击的通道。后来他被提拔为连长、营长、大城县大队长。这时，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耿玉亭。

耿玉亭的爱人名叫邓清，是大城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在一次主持妇女抗日救国会中被日伪军包围，被捕牺牲。

耿玉亭和邓清结婚才不到二年，孩子出生才几个月。爱人牺牲，幼儿失去亲娘，他将仇恨化为力量。半年后，他被组织安排去延安抗大学习。抗大毕业归队后，耿玉亭向组织请假，回家探望亲人。才知当武委会主任的二弟，被日寇抓走，再没有音信。三弟参加了抗日队伍，受伤后，家中养伤。家里好长时间不知他的消息，不知道是死是活。惦念儿子的母亲，双眼哭瞎。看家中这番情形，耿玉亭对父母说：“儿子让你们操心了。”

父母深明大义，说：“金根，你是做大事的人，在外边打仗，多多小心就是。”

一个月假期，他仅住了六天，便奔赴新岗位。临行前老父亲送他至村头，他向老父亲深深鞠了一躬：“爹，您多多保重！”

现在想起来，这深深一躬，许是与父亲的永别。爹啊，娘！儿死后，要把我埋在永定河畔高岗上，儿要看革命胜利的红旗永飘扬！

身处牢房，也是与敌人斗争的战场，他经受着最严酷的考验。

敌人见诱降不成，开始对他动用酷刑。皮鞭抽，坐老虎凳，烙铁烙，灌辣椒水。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耿玉亭痛骂敌人：“你

们是畜生，畜生不如。别看你们猖狂一时，总有一天会遭报应。”

酷刑用过，冯兆文又来劝降：“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若反悔还来得及。你在牢房受皮肉之苦，你的同党谁又能代替，人若挨毙，一切就完了。”

耿玉亭说：“咱干革命，早就把死扔到了脑后，怕死就不当共产党。”

冯兆文说：“脑袋都要掉了，还这么嘴硬？”

耿玉亭哈哈大笑：“我笑你这个曾经的手下败将，也有脸面在我面前逞威风？”

原来冯兆文那个执行“清剿”任务的一队伪军，曾遭到耿玉亭率领的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被打得抱头鼠窜，狼狈不堪。就在那一夜，耿玉亭带领部队又出其不意端掉了冯兆文的伪军据点。

被揭了短的冯兆文暴跳如雷，手指着耿玉亭：“你死到临头，脑袋落地，还这么张狂。”

耿玉亭说：“我们共产党人，什么时候在你们面前低头屈膝？”

冯兆文狂叫：“我就不信，你的骨头是铁打的。”

他下令把耿玉亭捆绑一树桩上，拿来几十根劈得又薄又长的竹签，往他手指甲每钉一根，问一声：“说不说？”耿玉亭嘴唇咬出鲜血：“共产党员什么也不会说！”十指被钉上根根竹签，他一次次晕死。但是，这个铮铮铁骨的硬汉，醒来后仍然和战友田载耕相互鼓励，顽强不屈。

一个月之后，在敌人的监押下，遍体鳞伤的耿玉亭与战友田载耕，身穿白色衬衫、灰色军裤，昂首挺胸，坚毅地走向采育镇

凤河西大桥西岸刑场。看着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群众，面对敌人的枪口，他们高声呼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大义凛然，壮烈牺牲。

这一年耿玉亭年仅34岁。生命虽短暂，但他的一生，是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的一生。

耿玉亭，事迹永载，精神永存！



田载耕烈士墓

英勇机智的杨凤珍

大兴有个西麻各庄，西麻各庄有个八路秘密堡垒户——杨凤珍家。

战争岁月，敌我斗争十分残酷，担任我党秘密堡垒户，死亡的危险会时时降临身边。

我党选择秘密堡垒户，标准严格，一般具备三个条件：地理条件、政治条件、家庭条件。杨凤珍的家地处村边，距离永定河不太远，出门就是青纱帐。家是贫苦人家，祖辈靠扛活为生，懂得共产党八路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再有，作为庄稼人，老实本分厚道，做事可靠稳妥。

话说这一天，村里来了一个小炉匠，挑着担子，边走边吆喝铜锅铜缸，还卖针头线脑。走到杨凤珍家门前，不动窝了，老是吆喝。杨凤珍走出门，问有没有黑线，家里的破衣裳需要缝补。小炉匠说：有哇，说罢就掏出了三缕黑线。杨凤珍没有挑挑拣拣，随手就拿过了一缕，付了钱，转身进门。小炉匠说：“大婶，我渴了，想讨口水喝。”杨凤珍说：家有水，随便喝。喝了水，小炉匠却不走，看着杨凤珍说：“午后，我走街串巷卖针头线脑累了，

就到您这儿吃口热乎饭，给您饭钱，您看行吗？”

“行，不给钱也没事，你这整天走街串巷的也不容易。”杨凤珍是个热心肠人，见小炉匠一脸诚意，满口答应下来。

一来二去，小炉匠就跟杨凤珍家熟了，认定杨凤珍是个靠得住的人。这天傍晚，小炉匠又来了，亮明身份说：“我是八路军的侦察员，有一份重要情报需要您递交到四十三区队手里。”杨凤珍说：“我早看出来了，你这个小炉匠不是一般人。我家是穷苦人家，知道八路军的好。这情报我一定送到，你放心吧。”

小炉匠从衣裳里掏出一封鸡毛信，递给了杨凤珍，千叮咛万嘱咐：“这封鸡毛信千万不能落入敌人手里。”

杨凤珍点点头，说：“放心吧，人在信在，一定完成任务。”

完成了这封鸡毛信的任务，也是对杨凤珍的考验，从此她家就成为了我党的秘密堡垒户。

一天半夜，月亮把自己瘦成了镰刀形，斜挂在杨凤珍家院子的上空。村子里静悄悄的，借着月光，三位战士轻手轻脚地抬着一位伤员，停在杨凤珍家门外，轻敲了几声窗棂。杨凤珍问谁？得知是自己人，杨凤珍起身打开屋门，把三个人迎进来。

进屋杨凤珍发现担架上躺着一个二十来岁的伤员：“这是？”

一位战士说：“大嫂，他是为抢夺敌人一挺机枪中弹的，您要好好照顾他，保证他的安全。”说完，留下几块钱，三位战士便消失在夜色里。

杨凤珍把这个伤员背进地洞里。宰了家里仅有的两只鸡，天天给伤员熬鸡汤喝。最初，小伤员病重，不能自己进食，杨凤珍就像喂自己孩子似的，先把鸡肉一口一口嚼碎，再把小伤病员抱

在怀里，嘴对嘴喂到伤员嘴里，再用小勺把鸡汤一口口往他嗓子眼里送。还时常给小伤员洗衣、换药、用盐水擦洗伤口……忙到深夜，困得两眼睁不开，就靠着地道壁打个盹。她想到，小伤员总呆在地道里，会阴湿受寒，再说多多晒太阳能杀菌。杨凤珍就时时把小伤员背到地道外，晒太阳。这位小伤员渐渐恢复了元气。

家里藏有伤病员的事，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那天，来了几个便衣特务，逼迫杨凤珍交出伤病员。杨凤珍站在院子里说：“我家连自己一家人都养不活，还哪能养活这个员那个员。不信，你们搜查好啦。”特务屋里屋外搜查个遍，也没有见到伤病员的影子，只好灰溜溜走了。

原来，杨凤珍多了个心眼，早就料到秘密会传出去，就把小伤病员通过地道转移到了永定河边的土洞里，天天通过地道给小伤病员送水送饭。小伤病员伤痊愈了，在河边流着眼泪给杨凤珍磕了三个响头，叫了三声“娘”，悄悄归队了。

1946年，国民党军队疯狂反扑，还乡团反攻倒算，许多村干部和堡垒户被杀害。整个大兴地区一时出现了“无村不戴孝，处处有哭声”的局面。

面对敌人疯狂的反扑报复，杨凤珍没有退却，一如既往地坚持做我方的秘密堡垒户。

这年秋天，大白天里，杨凤珍正在门前缝补衣服，忽然闯进三个人，其中一个杨凤珍认识，是曾带人在她家地道里开过会的县干部，

“杨大婶，敌人正在追捕我们，我们得在您家躲一躲。”来人说话音未落，街上便传来敌人的喊叫声：“快追，不能让八

路跑喽！”杨凤珍一看，钻地道已经来不及，就让三个人钻进东厢房里，隐蔽起来。然后急中生智，在东厢房门框上挂了红布条。又端出一盆水，往里面撒了一些红粉，一搅合。

敌人追进院子，凶恶地问她把八路藏在哪儿了，快交出来。这时已经坐在门口缝补衣服的杨凤珍不慌不忙地说：“啥东路西路的，我在为我家‘月子人’守门，不准许人随便进，进了月子门，怕会招灾的。”

敌人不信，望望门框上挂的红布条，一把扯下来：“瞒得了天，瞒得了地，还瞒得了我们。”杨凤珍把手里的针线一扔，进屋端出来那盆红汤汤的水，要往他们身上泼。刚刚接的月子水，脏，谁沾上谁倒霉。敌人一看红汤汤的月子水，不禁往后躲了躲，都怕沾到自己身上。其中一个敌人不信邪硬要往屋里闯，被另一个敌人一把拽住，说：“要真沾上这水也就死得快点，咱这整天脑袋别在腰带上，说掉就掉，还是避避吧，你瞧那血呼啦的。”要闯进屋的敌人听同伴这么一说站住了，不知是联想到了自己不久死后的惨样还是什么，一挥手骂骂咧咧地走了。就这样杨凤珍靠自己的机智，保住了三位县干部的生命。

后来，杨凤珍多次做秘密堡垒户工作，引起敌人怀疑，几次遭到敌人传讯，遭受毒打，她都没有向敌人吐一个字。敌人抓不到证据，只得放了她。

回到家的杨凤珍带领儿女搬到了永定河南岸，继续为我党做秘密工作。她的“残酷岁月不屈服，坚持做秘密堡垒户”，的事迹教育着后来人。

神勇敌工杨福增

平南工委敌工部的战士个个身怀绝技，都能独当一面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杨堤村的杨福增在开辟“路北”的工作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当初赵建华深入虎穴，面见采育商会会长冯兆文，就是在杨福增的引见并事前做了大量工作的前提下，完成了和“冯部”的“互不侵犯协议”。

敌工部全称平南县委对敌工作部，主要任务就是侦察了解敌人的最新情况，深入敌后完成对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开辟新区，使我部队和地区工作能够不断扩大影响和活动的区域。

杨福增是采育镇杨堤村人，读过几年私塾，能说会道，一表人才，教过几年书，也做过几年买卖，经常往来于北平、张家口、包头、归绥，开阔了眼界，也结识了我党地下工作者。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弟弟及儿女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后来，他通过鲍辛庄村教书的合法身份，向学生和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先后介绍了几十个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4年12月2日，敌工部提前得到了情报：这天有一队日

伪军要从万庄到采育，四十三区队一个连找到杨福增，准备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设伏。杨福增把设伏地点选在了东北台村和凤河营之间，准备利用冬季干涸的河床打敌人一个伏击。部队的指挥员听取了他的意见，做了精密的部署，就等着小鬼子送上门来。

好事多磨。鬼子进了西北台就没有出来，等到过了晌午，鬼子还没露头，战士们有点沉不住气了。只见杨福增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掏出一个大包子和一个酒葫芦：“我去村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顺带看看有没有咱用得着的情报。”四十三区队的王连长说：

“杨福增同志，临出发领导有指示，让我们一定要保证您的安全，说我们这次行动战果大小无所谓，你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别冒险。”杨福增说：“同志您放心，这一带我熟悉，我知道怎么应付，您瞧好吧！”说罢，边走边啃着包子，酒葫芦在胳膊肘下晃来晃去，街里的岗哨竟没有一个盘问他的，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街中的小卖铺：“掌柜的，给我赊二斤青云店烧刀子。”掌柜斜眼看了来人一下，气不打一处来：“青云店烧刀子，就是采育的烧锅也没有了，还赊，你拿着现钱也没有。”杨福增一愣：“什么日子酒这么俏，刚过晌午这酒就没啦，哥们儿不是跟钱有够吧！”掌柜的哭丧着脸说：“照这么干真干不下去了，多半缸酒都让皇军给赊走了，还饶上了四十六个瓷缸子，外带十来斤花生豆。您说我找谁说理去？”“该着我倒霉，轮到我进门，合着热乎屁都没了！”说着话，杨福增已经跨步到了门外，这光景手里只剩下一个酒葫芦了，只见他脚步踉踉跄跄，活脱脱一个醉鬼，嘴里念念有词，顺利出了村。过河回到了部队汇报：“敌人正在村里吃饭，

因为喝酒还要等些工夫，这次出来的鬼子加伪军大概有五十人左右，按照冀中军分区及工委的有关指示，我们要做好争取伪军的工作，所以，我想这么办……”王连长说：“这个主意好，我听您的。”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四十三区队的指战员们屏住呼吸，警惕地注视着村口的动静。也许是敌人预知了今天就是他们的末日，所以，这一队鬼子吃得格外饱，喝得格外香，出发得也格外晚。日本兵照旧横端着枪走在后面，像赶牲口一样地吆喝着东倒西歪的伪军，一步步地走入我们的包围圈。就在队伍走到河中心的当口，杨福增一顿一挫的语调说话了：“对面的伪军弟兄们听好了，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消灭这些日本人，你们要是不想死，就赶紧趴下，离那些畜生远远的。真扎到你们主子堆里，枪子儿不长眼睛！”鬼子兵一个个支棱着耳朵发呆的工夫，身边的伪军早就趴下来，不顾身下的湿泥和薄冰，连滚带爬四散而去。与此同时，我四十三区队的指战员各种武器一齐开火，呆若木鸡的日本兵一个个都成了活靶子，转眼间死的死，伤的伤，没有了战斗力。伪军一个个撅着屁股雨点般磕头。杨福增在一片灌木丛后又开始了喊话：“伪军官兵们，日本侵略者是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了。这些你们应该也明白，看看你们一个据点里还有几个日本兵，他们都被抽调到其他战场了。就连日本国自己也保不住，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能互相伤害。咱们都本乡本土的，老少爷儿们吃这口饭也各有各的难处。都这日子口啦，要给自己留条后路，长个活动心眼。以后，不许祸害乡亲们，碰上为我们八路军工作的人员，

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真不得不开仗了，枪口要抬高一寸。你们表现好与不好，我心里都有一笔账，有数！乡里乡亲的，谁也别过分，如果我们不枪下留情，你们现在就跟河里的小鬼子是一个下场了。好，你们想办法回去交差，我们打扫战场。”

这一仗，消灭日本兵一个小队的同时，还教育了伪军，为今后路北地区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为黎明而战的华黎

华黎原名张青柳，又名赵得胜，河北省安平县彭家营人，1918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冀中平原上燃起了抗日烽火。共产党、八路军开进了彭家营村。1938年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张撰凯非常关心张青柳的成长，经常向他宣传抗日救国和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在党组织和八路军的教育影响下，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担任了彭家营村抗联会主任，并于1939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上级调他到安平县当交通员，因他精明能干，又提升为交通大队长，后来又任三区组委、区委书记。1943年，到冀中十分区一个区担任区长和区委书记等职务。

华黎胆大心细、机智勇敢，战斗在抗日斗争的第一线。1942年春他当交通员时，上级党组织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把一份党的秘密文件送到满子村地下党组织。行至中途，正遇一股敌人出来扫荡，他机智地跳进了交通沟，想甩开敌人。不料却被几个匪

徒发现，在后边边喊边追：“站住！不然老子要开枪了。”他急中生智，从口袋里抓出几张票子，向背后一撒，趁敌人低头抢钱之机，他安全脱险，跑进了村，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华黎担任区委的领导工作后，工作更加艰巨。他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在日伪岗楼林立的严酷形势下，经常夜里去敌占区开辟工作、执行任务。为了不惊动敌人，他有时把棉鞋脱了，脚上只穿一双布袜子，在地上行走。白天，他经常穿一件破棉袄，头上扎条旧毛巾，或戴顶破毡帽头，化装成拾柴捡粪的农民，在敌人的心脏地区坚持活动。他领导当地人民挖地道，坚壁清野，建立民兵组织，与日伪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斗争最艰难的时刻，他从未退却和动摇，始终对抗日斗争充满胜利的信心。他经常对同志们说：“日本鬼子快要完蛋了，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就在抗战胜利的前夜，为了迎接中华民族的黎明，他把自己的姓名改为华黎。

华黎一心扑在工作上，成年累月不回一趟家。抗战胜利时，他家中既有年迈的父母，又有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孩子。组织上批准他回家探亲，他却说：“在哪儿工作，哪儿就是我的家。这里刚刚解放，需要做的事情很多，等工作安定了，再回去也不迟。”有一次，他去定县开会，离家很近了，同志们劝他回家看看，他谢绝了。散会后，马上回到工作岗位，只是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知道你们盼我回去看看，我也想念你们，但我离不开涿良宛县的人民，这里更需要我。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我一定回去好好看看你们。”

1946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地主还乡团疯狂地向人民反扑，并以重兵向解放区推进，庞各庄、榆垓相继失守，白色恐怖笼罩了天空。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一场大搏斗又开始了。华黎等区县干部一直在榆垓、南各庄一带坚持对敌斗争。

1947年5月4日，华黎和杨景田等几个区县干部来到东宋各庄，向群众宣传对国民党要抗粮不交，粉碎敌人的猖狂进攻。5月5日早饭后，盘踞在榆垓据点的国民党保安队一百多人，在队长带领下，到南各庄一带抓人、抢粮、破坏地道，傍午时分向东宋各庄村开来。

华黎他们听到消息以后，迅速隐蔽好党的文件，掩护同志钻了地道，最后他和杨景田才钻进了刘家的洞口。在地道里弯腰走了几十米，发现前边不通了。过了一会儿，就听见上边咕咚咕咚的砸地声。华黎手握双枪，心想：一旦暴露，就与敌人拼命。

杨景田背着一支马三八，用刺刀在洞壁上旋了一个猫儿洞，把身子贴在里面。刚要给华黎再旋一个时，已经来不及了，地道被砸开了一个大窟窿。敌人在洞口喊了几句，见里边没动静就逼着本村农民冯天勇下到洞里，冯在地道里摸黑走了十几步，华一把拉着冯说：“出去告诉敌人说里边没人。”冯退了出去，说：“洞里什么也没看见。”敌人仍不死心，又让一名保安队员姓韩的下去搜查。韩拿着手电筒照着往里搜索。华黎判断是敌人，举枪就打。该敌中弹后，也向华黎开了一枪，华肩部受伤。这时敌人用碌碡砸夯似的从地上往下砸，正巧，一碌碡砸在华黎的头顶上方，土块哗啦塌落下来，把华黎埋了起来。敌人把他从土里刨了出来，

问他地道里还有谁，他说：“就爷爷一个，要不是钻了死胡同，还不致落到你们手里。”敌人从砸塌的地方往地道里看了看，果然到头了，也就信以为真。

他们把华黎的手和脚都捆上了，平放在担架上。然后，又连同担架一起用8号铅丝绑了起来。逼着八个村民抬着受伤的华黎，并押着冯天勇奔了榆垡据点。到了榆垡据点后，敌人边骂边用烙铁烫冯天勇。华黎向敌人喊道：“是我不让他说的，有事找我，与他无关。”

华黎被当作“要犯”，从榆垡据点解往国民党宛平县政府所在地长辛店，关进大牢。敌人对他软硬兼施，既严刑拷打，又用高官厚禄拉拢诱惑，他始终坚贞不屈，横眉冷对，一言不发。

宛平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纪惠之和县参议长崔木斋，都对他毫无办法，于是他们向华黎下了毒手。1948年5月，他们派县党部负责人和警察局长，带着几十个县警备队员，又把华黎押送回榆垡。

5月23日，正是农历四月十五庙会，又是大集的日子，到这里赶集上庙的人很多，都被敌人驱赶到榆垡东南边的大空场里。

上午十点，华黎被四五十个荷枪实弹的敌人从榆垡据点的牢房里押了出来。华黎昂首挺胸，脚下蹚着沉重的脚镣；他身上穿的依旧是被捕时那身旧灰布棉裤棉袄；他面容苍白，消瘦，但两只大眼依然炯炯有神。

当走到十字路口时，姓谷的警备队长上前狞笑着问他：“你现在还有什么说的吗？”华黎停住了脚步，昂头挺胸，目视群众，

高声说道：“乡亲们，父老兄弟们，干革命就会有牺牲，共产党八路军是杀不完的，人民是杀不完的！不要为我难过，黑暗就要过去，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杜姓刽子手向警备队长献媚说：“队长，就在这儿把他砍了吧，看他的骨头有多硬。”华黎扭过头来，冷笑着轻蔑地说：“嘿嘿，我看你们的日子倒真是不长了，会有人起来砍你们的脑袋的。”

到了刑场，敌人让他跪下，他说：“共产党员没有跪下的习惯！要跪下的应该是你们！”

上千的群众，满腔怒火，有的不忍抬头，有的在抽泣，有的握紧了拳头。

这时，敌人开始宣读华黎的所谓“罪状”。华黎听得气炸了肺，他几次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没把“罪状”念完，就把华黎推搡到一块麦地里，用枪管戳着他的后背说：“跪下，就在这儿送你回老家！”

华黎扭过头来，命令敌人：“走！到那边沙岗子上，这是庄稼地，别给老百姓添麻烦！”说着，向沙岗子上走去。

华黎高呼着“新中国万岁”，英勇就义。

华黎的鲜血洒在大兴的土地上，他的英名和革命精神永远活在大兴人民心中！

后 记

历时一年，《红色平南—大兴革命斗争故事》一书终于付梓，让人几分欣喜，几分慰藉。

平南是指平南地区，泛指北平以南，平汉铁路以东、永定河以北、北宁铁路以西的广大地区，大兴包含其中。这一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时期均属于游击区，是敌我政权争夺的重点地区，斗争异常残酷。

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故事，是大兴革命历史全景式的反映。我们在编撰这些革命斗争故事时，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受到深深地震撼。这一段历史不应该被忘记。记录昨天，缅怀先辈，为的是珍惜今天、激励今人，为的是引领明天、昭示后人。

2019年，大兴区史志办公室牵头，由大兴区文化馆组织实施大兴革命斗争故事的搜集整理工作。我们在考察、采集、整理、编辑等整个过程中，得到了健在的老革命、烈士后代、亲属和知情人士的热情帮助，得到了相关专家、学者的指导。同时，在编撰过程中，我们搜索和借鉴了许多史料和文献。河北省安次区、固安县、永清县等有关人士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今后，我们将继续为挖掘、保护、宣传和传承本地区红色资源、红色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希望得到相关人士的大力支持。

编者

2019年11月